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 今古奇觀總目錄： —

- (1) 今古奇觀序..... 孫楷第
- (2) 原序..... 姑蘇笑花主人
- (3) 校讀後記..... 汪乃剛
- (4) 目錄..... 四十回
- (5) 正書..... 四十回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 今古奇觀序

孫楷第

一

元明以來的通俗小說，若溯其來源，固然可以上推到唐五代的說經與講唱世間故事，（如唱經文及變文一類的文字，其體例與後來詞話有因果關係是極顯明的，）但若略去中古不論，逕從近古說起，則其直接出於宋人之說話，最初白話小說產生由於書會中人話本之編排，這是沒有疑義的。宋人說話色目，據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和吳自牧夢梁錄所載，約分四種：（一）小說，（二）說經，（三）講史，（四）合生商謎。說經即唐人之說經，合生即元人之說題目；此二者與現在的小說距離較遠，可以不論。最重要的，是講史與小說。講史講通鑑漢唐歷代書史；小說講兒女神怪公案以及奇聞佳話。此二者的差別：一個因為講

國家大事，所須的時間甚長，其所用以講演之本分量較多；一個因為講列朝軼聞瑣事，所須之時間稍短，其所用以講演之本分量亦較少。（這種差別當然不是兩個極端，不過因內容之不同，其影響於時間及篇幅者大致可以這麼說。）所以，在宋元當時，話本之屬於講史者是長的，屬於小說者是短的。到了後來，因作者之才思橫溢，講奇聞雜事而篇幅直同於講史，便有如講史之小說長篇，如金瓶梅西遊記亦有講求體例，擬宋人而不失舊軌，便有保存原來形式的之小說短文，如馮夢龍凌濛初李笠翁等自作的單篇小說。這兩派雖然所描寫的對象是一樣的，而其體例却大不相同。所以，我們現在研究小說史，應當知道：宋人小說話本一概是短的，其話本長短繫於所說之事，所以，只有性質的分類，不必在小說名稱上計長論短。明以降的小說有長的也有短的。長的是變古，短的是正宗。短篇小說之名，是對於變古的長篇而立的。我們現在所說的短篇小說，在宋時則只云小說。

以說話之性質而論，小說容易見長，講史則久而生厭。這在宋時情形已經如此。所以都城紀勝記瓦舍衆伎說：『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

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這裏提破二字，不知作何解，大概就是道破的意思。）

夢梁錄記講史者王六大夫，說他『諸史俱通，記問淵源甚廣，但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捏合。』捏合就是編造，明人尙有此語。如吳承恩的西遊記第三十二回說豬八戒巡山自己編了一段話，自言自語，計劃着回去騙孫行者去。『此間編造停當，哄那弼馬溫去。』下文云：『那獸子捏合了，拖着鋸，竟回本路。』可見捏合即是編造。小說者能將列朝故事頃刻間編得妥貼，有頭有尾，但是過往官人駐足片時，或者坐聽幾次，便可得其究竟，滿意而歸。下回來了再聽新的。人情厭故喜新，這種說法，當然比長篇大論絮聒不休的講史更容易動人。所以博洽的王六大夫對於他的同行也不免要嫉妬起來。小說與講史，從吸引聽衆的能力方面講，已經如此。若再以編造而論，則小說易成，講史便難一些。因此，我想宋時的小說話本一定比講史多得多。這雖然沒有實在證據，就現在的目錄書看起來，也可得其梗概。例如也是園日著錄的宋人詞話十六種，除了宣和遺事是後來拼湊的書以外，其餘都是短篇或短篇總集。晁璠寶文堂日知錄著錄的小說六十多種，現在看起來都是單篇。

小說，長篇只有三國水滸平妖傳三種（水滸平妖傳性質在小說與講史之間）永樂大典收平話數十種，雖然不知名目，以意推測，內中大多數當是小說，所以有數十種之多。現在人看見的小說多半是長篇，而長篇知名的不過一二十種。論者對於小說遂益堅其鄙視態度，以為可觀的不過寥寥幾種。其實，縱觀古今通俗小說的領域，短篇不知比長篇多多少倍；細察現存諸通俗小說，以種數而論，短篇也不知比長篇多多少倍。囿於局部的見聞，遽謂中國通俗小說種數無多，可觀者少，正所謂『以蠡測海』，不能知海之大也。

二

自宋以來的小說話本與仿造的小說，想起來一定很多。可惜因作者不自愛惜與世人不加以愛惜的緣故，都散亡殆盡了。現在所存的本子，元朝的只有繆荃孫傳刻的京本通俗小說殘本。此書只存卷十至卷十六共七卷，原書若干卷不得而知。明朝中葉的只有嘉靖時洪楹清平山堂刻的小說十五種，萬曆時熊龍峯刻的小說四種，今俱在日本。此二書皆不分

卷第，大概是隨得隨印，現存的恐怕也是一部分。這都是塵蟬之餘，偶然保存的，以此研究宋元明短篇小說，自然不夠。幸而明末兩個文人出了五部大書：一位是馮夢龍，先後編輯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種，每種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一位是凌濛初，先後編拍案驚奇二種，每種也是四十篇，共八十篇。這五部書所收的二百篇短篇小說，現在看起來，真是中國短篇小說的寶庫。而此次亞東圖書館依着適之先生意思所印的今古奇觀，也正是從這五部書出的精選本。在介紹今古奇觀之前，理應把這凌馮二公印的五部書介紹一下。以下略述五書原委及所包含的成分：

馮夢龍第一次纂輯古今小說四十篇在泰昌天啟間，別題『喻世明言』。今有足本在日本內閣文庫。後來因為板片缺殘，書肆以原書二十一篇加入通言一篇，恒言二篇，合二十四篇為一書。去古今小說之稱，逕題『喻世明言』。此二十四篇本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說殘本，今亦存日本內閣文庫。第二次輯警世通言四十篇，在天啟四年。今通行三桂堂本，缺四卷，只三十六篇（日本蓬左文庫及倉石武四郎氏俱有四十卷足本）。第三次輯醒世恒言四

十篇，在天啟七年。今有葉敬池刊足本在日本內閣文庫，有通行衍慶堂本，刪去一篇，只二十九篇。這三部書合起來世人統稱為『三言』。在現在，名頭是很煥赫的。三言並不是馮夢龍一人寫就的書，內中包含不少的宋元明舊本。綠天館主人古今小說序說：『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說甚富。因賈人之請，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種，畀爲一刻。』這分明說這書是選刻之本。現在考起來，三書之中京本通俗小說現存及已知之九篇，全數收入。馬隅卿先生疑全部京本通俗小說即在三言裏頭，這話也許不錯。清平山堂本小說十五種中，收了三種。熊龍峯刊小說四種，收了一種。此外有三種見於晁璉寶文堂目及錢曾也是園目著錄的。有十三種見於寶文堂目著錄的。有七種他書曾經徵引的。現在能夠知道的，便有三分之一是舊本（詳鄙作三言二拍考）。其餘的雖然不詳，恐怕還有不少的舊本在內。馮氏在明季是有數的大名士，他自己填詞製曲，又改定了許多別人的曲子。在他所纂輯的這三部小說總集中，大概有原本，有改訂本（我們相信，他的改本一定比舊本好），也有自著本。總之，宋元明三朝的重要著作以及馮氏一人的著作，都在這三部書裏頭了。

凌濛初拍案驚奇初刻四十篇，成于天啓七年（與恒言同時）今未有原本，通行本只三十六卷。二刻四十篇成於崇禎五年，今日本內閣文庫藏明本只存三十九篇。二書近人稱爲二拍，與三言並舉。因爲凌氏自序有『取古今來雜碎事可新聽睹佐談諧者演而暢之』（初刻序）及『偶戲取古今所聞可紀者演而成說』之語。世人都知道凌氏二拍是自著的別集，不是選輯的總集，不過，這是概括的說法。其實，凌氏二書中，也有舊本或改訂本，不盡爲自著。舉二例：如初刻三十三卷之包龍圖智賺合同文一篇，寶文堂目著錄，清平山堂刊本作合同文字記，以凌本勘之，文字頗有不同，卽是重訂之本。又二刻二十九卷之擷草藥巧諧真偶篇結尾說這一回書乃京師老郎傳留，原名靈狐三束草，此篇所演爲天順間事，見廣艷異編，因此可以知道：這是明時北京流傳的話本。二拍所收，雖然大多數是凌氏自著，但亦保存了一部分舊文。這也是顯然的。凌濛初與馮夢龍同時，也是好風雅嗜聲歌之人，他自己能作傳奇，所刻的書，至今爲人寶貴。他這兩部短篇小說集，於短期創成，文筆瑕瑜互見，不能如馮夢龍之精到，但其中亦不少佳作，在吾國短篇小說中，無論如何，是應當佔重要地位的。



馮夢龍三言，凌濛初二拍，包羅古今名著及個人作品，蔚然巨觀，我們現在研究或欣賞中國短篇小說，有這種馮藉，是最幸的事，對於凌馮二公是應當感激的。不過，原書五部有二百卷之多，未免太浩瀚了。這不但流通不易，即閱者苟非有閒之人，亦苦無時間去一一徧讀，所以抱甕老人之古今奇觀便應運而生。從原書二百卷中選菁拔萃得了四十篇，輯成一書，使一般人都容易欣賞，三言二拍的作風趣味，這是極合乎社會的須要的。因為有這種須要，所以自明以來，古今奇觀成了民間最普遍的讀物。二十年前或者是現在，大凡能識字讀書之人，很少有不會看過古今奇觀的，也正如沒有幾個人不會看過三國水滸紅樓夢或聊齋一樣。這可以想見他在民間的勢力了。

古今奇觀或者不是原來的名字，最初似名「古今奇觀」因為姑蘇笑花主人的序分明說：「抱甕老人選刻四十種，名為古今奇觀。」以馮夢龍所選的小說最初只名「古今小

說』例之似乎古今奇觀實是本書舊題但現在的本子沒有一個不題作古今奇觀的這不知是何時何人所改，今只好姑仍其舊。姑蘇的抱甕老人和笑花主人均不知真名姓，因序文中『皇明』字樣，可以知道是明末人無疑，但也不能知其書成年月。凌濛初序二刻拍案驚奇在崇禎五年壬申的冬天，此三言二拍的選本，自然更在其後。所以推想抱甕老人古今奇觀的選刻，應當在崇禎癸酉後甲申前十二年之間。

古今奇觀所收小說四十篇，十幾年前無人能確知其來歷。最近幾年間，因為大家對小說研究發生趣味，馮氏凌氏的著書，先後被國內外學者闡明發見，古今奇觀的諸篇出處才能一一明白。據吾國馬隅卿先生日本鹽谷節山先生考證，此書收古今小說八篇，收通言十篇，收恒言十一篇，收初刻拍案驚奇七篇，收二刻拍案驚奇三篇。另外一篇不知出處。二君並有表說明。今為求讀者便利起見，參考二家之作，另為表如左：

古今奇觀

(喻世明言)  
古今小說

警世通言

醒世恆言

初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

今古奇觀 孫序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吳保安棄家 贈友	看財奴刁買 冤家主	轉運漢巧遇 洞庭紅	灌園叟晚逢 仙女	賣油郎獨占 花魁	李謫仙醉草 赫書	杜十娘怒沉 百寶箱	裴晉公義還 原配	滕大尹鬼斷 家私	兩縣令競義 婚孤女	三孝兼讓產 立高名
吳保安棄 家(8)							裴晉公義還 原配(9)	滕大尹鬼斷 家私(10)		
					李謫仙醉草 赫書(9)	杜十娘怒沉 百寶箱(32)				
			灌園叟晚逢 仙女(4)	賣油郎獨占 花魁(3)					兩縣令競義 婚孤女(1)	三孝兼讓產 立高名(2)
	訴窮漢暫掌 別人錢(35)	轉運漢巧遇 洞庭紅(1)								

22	21	20	19	8	17	16	15	14	13	12
交 鍾 秀 才 一 朝	報 恩 老 門 生 三 世	成 莊 子 休 鼓 盆 大 道	謝 俞 伯 牙 捧 琴 知 音	貴 劉 元 普 雙 生 子	新 蘇 小 妹 三 難 郎	遇 李 沂 公 窮 邸 俠 客	傲 盧 太 學 詩 酒 公 侯	破 宋 金 郎 團 圓 鏡 筵	出 沈 小 霞 相 會 師 表	全 羊 角 哀 捨 命 交
朝 鍾 秀 才 一 交 泰 (17)	世 老 門 生 三 報 恩 (18)	盆 莊 子 休 鼓 成 大 道 (2)	琴 俞 伯 牙 捧 謝 知 音 (1)		難 蘇 小 妹 三 新 郎 (11)	邸 李 沂 公 窮 遇 俠 客 (30)	酒 盧 太 學 詩 傲 王 侯 (29)	圓 宋 小 官 團 破 鏡 筵 (22)	會 沈 小 霞 相 出 師 表 (40)	命 羊 角 哀 捨 全 交 (7)
				劉 李 克 讓 竟 達 空 函 元 普 雙 生 貴 子 (20)						

今古奇觀 孫序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唐解元玩世 出奇	金玉奴棒打 薄情郎	呂大郎還金 完骨肉	念親恩孝女 藏兒	懷私怨狠僕 告主	喬太守亂點 鴛鴦譜	錢秀才錯占 鳳凰儂	蔡小姐忍辱 報仇	徐老僕義憤 成家	陳御史巧勘 金釵鈿	蔣興哥重會 珍珠衫
	金玉奴棒打 薄情郎 (27)								陳御史巧勘 金釵鈿 (2)	蔣興哥重會 珍珠衫 (1)
唐解元出 奇玩世 (26)		呂大郎還 金完骨肉 (5)								
					喬太守亂 點鴛鴦譜 (8)	錢秀才錯 占鳳凰儂 (7)	蔡瑞虹忍 辱報仇 (36)	徐老僕義 憤成家 (35)		
			?	惡船家計賺假屍銀 狠僕人誤投真命狀 (11)						
			?							

40	39	38	37	36	35	34
遲多財白丁 橫帶	提金 誇妙術丹客	黃柑子 趙縣君喬送	芙蓉屏 崔俊臣巧合	朝天 十三郎五歲	長恨 王嬌鸞百年	接木 女秀才移花
					年長恨 王嬌鸞百 (31)	
錢多處白丁橫帶 運退時刺史百梢 (22)	丹客半黍九選 富翁千金一笑 (8)		顯阿秀喜捨檀 崔俊臣巧會芙蓉屏 物 (27)			
		吳宣教乾價白鑽 趙縣君喬送黃柑 (14)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歲朝天 (5)		同窗友認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17)

【註】 號碼旁加括弧的，示三言二拍的原書卷數。

從右表所列的諸篇出處看起來，今古奇觀對於諸書的選擇，可得三點：（一）選三言最多，共二十九篇，佔三集全數四分之一。（二）三言中的宋元舊本都沒有收入。（三）選二拍較少，初拍七篇，二拍僅三篇，連不知出處之一篇算上（今初二拍篇皆不全），也只十

一篇，不過兩集全數八分之一。書沒有凡例，不能知其選擇標準與去取之故，現在姑就姑蘇笑花主人的序推測一下。（作序的笑花主人與作書的抱甕老人或者竟是一人也難說。）序文對於書名奇觀二字，是這樣的解釋：

夫蜃樓海市，燄山火井，觀非不奇；然非耳目經見之事，未免爲疑冰之蟲。故夫天下之至奇，未有不出於庸常者也。仁義禮智謂之常心，忠孝節烈謂之常行，善惡果報謂之常理，聖賢豪傑謂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脩，常理不多顯，常人不多見，則相與驚而道之。聞者或悲或嘆，或喜或愕，其美者知勸，而不善者亦有所慚慙悚愧，以共成風化之美。則夫動人以至奇者，乃訓人以至常者也……

他解釋奇字之義，簡單的說，就是奇而不失於正。所謂奇觀者，並不是神鬼變化之事，乃是忠孝節義善惡果報的眼前事實。這些事實情節傳出去，感動了一般的人，或者羨慕，或者警惕，於其善者知勸，惡者生戒。這便是奇觀照此說來，他對於小說見解，於文字情節之外顯然糝雜着用以闡揚風教的意味。所以在這書中，宋元的靈怪小說，一概被刪掉了。有幾篇小說，本

來文字是平平無奇的，却因為認為可以風世的緣故，也用了以事存之例，牽就着收了進去。例如：卷一之三孝廉，卷二之兩縣令，卷四之裴晉公，卷十二之羊角哀，卷十九之俞伯牙，以至於卷二十之莊子休，雖然是三言中有的，但因為情節太簡，與古今社會風尚不同，無從着筆的緣故，寫來甚是平平，雖以馮夢龍之修訂，也僅僅夠得上簡明二字。在當初馮氏纂輯時，已不免道學氣，秀才氣，於風世之外，兼帶着幾許詩料的意味。現在重行選入，實在是拾馮氏之糟粕。這樣的衡文，使我們覺得未免太寬，而所以寬了之故，是貪戀着事實人物，因而忽略了文字的緣故。其實，就專站在風世方面講，此書選擇亦有遺漏。例如：恒言卷九之陳多壽生死夫妻篇，叙一舊式女子，定婚後丈夫患了嚴重的惡疾，情願出嫁過去伺候丈夫的病，絲毫沒有委曲。這在舊禮教上看固然難得，而敘述傳神亦恰到好處。這為什麼不收錄呢？

以上說今古奇觀選文以文字牽就事實之失。其實，今古奇觀的編者，並未確守他的勸戒的律。除了上面所舉的幾篇以外，其餘大多數是無關風教，而且好幾篇寫的是風月兒女之事，由道學先生看來，是壞人心術，近於誨淫之嫌的。舉幾篇著名的，如占花魁，如珍珠衫，如



亂點鴛鴦譜。這三篇以文論誠然是雋逸清新，以事論卻並無關於風教，就是抱甕老人選此文時，也決不是要使聞之者足戒，只是愛其文章之美而已。本來文章自文章，道德自道德。陸放翁詩：『文章知與道相妨。』其實，道妨文章，文章並不妨道。儘管道德是好的，而寫出來的文章壞不可言退一步講，好的道德，也得用好的文章形容出來。而作文時並不會想到道德，欣賞的人也只醺醉於文章之中，並不管他道德是壞的是好的。即如今古奇觀中的宋金郎團圓破氈笠、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兩篇，一個是男子薄情，一個是女兒守志，寫來真是情文並茂，使讀者神往。但這只是因為文章好，與勸戒二字毫不相干。所以，衡文的人，決不可將勸戒風世等道德字眼存在胸中，只當論文。因為今古奇觀的編輯者，於文章之外，還不免有點勸戒風世之見，所以偶然保存不甚好的幾篇小說在集中，也因為今古奇觀的編輯者，終於為文章的魔力所誘惑，並不會厲行他的衡文規矩。所以今古奇觀仍不失為好的選本。除了幾篇無甚價值的以外，其餘所收的，大致還是三言二拍中比較好的，有的竟可以說真是三言二拍中的精萃。

爲甚麼三言中的宋元舊本，今古奇觀一概不收呢？這可以有兩種推測：一種，是編者所取的是常言恒情，宋元舊本，多半是靈怪一派，或者糝雜些靈怪的小說，所以一概不收。如果是這樣，我覺得編者有點腐氣，誤解了聖人之『不語』而用之於衡文。因爲神話中也有文學，作小說的人並不妨說神說鬼。宋元人的靈怪小說，多半是古樸雄渾的，棄之未免可惜。況且其中也不盡是神鬼之事，如十五貫，如范鯁兒，如拘相公，都不含有神道與鬼氣，在文筆與結構上講，都是繕完細密的漂亮文字，何以也不收呢？這未免說不通。一種的推測，是作者專收本朝的作品。看他的序文從宋孝皇說到元朝的施羅二公，又從施羅說到『皇明』，『勿論廊廟鴻編，即稗官野史，卓然夔絕千古』，似乎側重在皇明一面。三言雖出馮氏纂輯，然其中自有明注著宋人或者看來好像是宋元人的，便一概不收。替他想也許是這個意思。如果真是這個意思，這是本書的體例問題，我們不必多加批評了。（其實，三言本是總集，本書命名並未揭皇明字樣，這也不必。）

今古奇觀所收的三言，比二拍的比例數多一倍；這也不足驚異。因爲，凌馮二公雖然同

是明末的大名士，然而，以小說言，二拍的文章，的確不如三言之精。

如上所說的，今古奇觀除了不收宋元舊本與書中偶然收了幾篇『具臣』（序中語）自今看來，未免是遺憾外，統觀全書，去取眼光大致不錯，雖然宋元人著作沒有，明人好的短篇小說差不多都網羅在內，所以仍不失為好的短篇小說總集。他給予我們的便利，是應當感謝的。或者有人這樣說：今古奇觀盛行而三言二拍日晦，其功罪是參半的。殊不知以三言二拍的浩瀚，即使沒有今古奇觀，也不易流通下去。在我們未得三言二拍全書以前，幸而有今古奇觀一書，可以窺見明人短篇小說的作風。所以，與其說他有罪，無寧說他有保存舊文之功。我們所不滿的，是此書編者，應當在每篇題目下，一一注出他的出處，如九宮大成南北曲譜注雍熙樂府百種曲之例，這樣，即使我們永遠見不到三言二拍原書，也知道某篇某篇是三言二拍的佚文，豈不甚好？但這又是體例問題，與此書的內容沒有關係了。

#### 四

最後，我對於亞東圖書館諸位先生說幾句話。年來他們之校勘流通中國小說，實在以極大之犧牲，得最大的成績。他們費了多少時間，搜求許許多多本子，來校勘一部小說，實在是值得佩服的。以前汪原放先生校勘紅樓夢西遊記如此，現在汪乃剛先生校勘今古奇觀亦如此，乃至其他小說亦莫不如此。姑且舉兩個例：我近來偶然翻西遊原旨，覺得此書改原文甚多，拿『亞東本』的西遊記一對，果然不同，讀他們的校記，知道他們用的底本是新說本，而校以他本，因此，我才知道新說本之善。又如紅樓夢，他們第一次用的是乾隆辛亥本，後來發見了壬子本，便毅然把原板毀掉，易以壬子本。這種精神，真是學者不欺的精神，豈是人所能的？中國的考證校讐之學，首推清儒，但是他們的考證校勘，只限於四部書。像朱彝尊之用極細密方法考太真外傳，黃蕘圃繆荃孫之流通古小說（並非校勘），只是憑一時高興，絕無而僅有的。他們的意思大概是：只有四部書可念，並且不應當念錯的書；小說戲曲最好不念，無法拘束天下人不念時，也只好請他念錯的。這種觀念，現在看起來，當然是錯誤。我們覺得山海經之於西遊記，十五國風之於六十家宋詞，百種元曲，唐宋諸家小文之於今古

奇觀，並沒有高下的分別。（此吾師錢玄同先生語，而余用之。）因此，考證西遊記也和考證山海經一樣的沒有高下的分別。校勘西遊記等書，也該和校勘山海經等書一樣的用功，一樣的不該教人念錯誤的書。說到這種地方，就不能不推重近二十幾年間諸位老先生，諸位先生們糾正之功了。自從王靜安胡適之周豫材先後考元曲及明清小說等書，而後中國有了小說戲曲的史學及考證學；自從董綬經馬隅卿周越然等相率收藏明清的戲曲小說，而後中國小說戲曲有了板本目錄等考訂之學。自從原放等用力校勘紅樓夢等書，而後中國小說有了校勘之學；使天下人不至於念錯的小說，給中國文學界開了許多新路，這是很好。至於我個人，雖然承適之先生等的好意讓我作序，可是，慚愧的很，我實在沒有學。不但不淹通，而且非一曲之士；不但沒有古學，亦復沒有俗學。不過舞文弄筆之「姑蘇笑花主人」而已。爲了尊重適之先生和胡鑑初先生等的意思，在匆忙之中勉勉強強作了這篇序。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孫楷第書。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卷一）

演東漢許武事。武舉孝廉後，欲令二弟晏普成名，乃析產以薄產予二弟。弟等皆無怨言，鄉里稱善，悉得舉孝廉。出恒言卷二。事見後漢書一〇六許荆傳。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卷二）

演五代時南唐德化縣令鍾離義與德安令高原爭恤一石氏孤女，分任婚嫁之事。出恒言卷一。事見宋李元綱厚德錄（稗海本卷一），又趙善璪自警編乙引東軒集，事亦同。

隸大尹鬼斷家私（卷三）

演明永樂間北京順天府香河知縣滕某斷倪氏兄弟分產一案，以倪翁畫像為關目，頗恢詭。出古今小說卷十。明人編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傳下載此事。

裴晉公義還原配（卷四）

演裴度義行，出古今小說卷九。晉公還配事出玉堂閒話，此即本之為小說。晉公所還姬字黃娥，失姓，此竟云「黃小娥」。黃娥婿唐璧之名，亦屬虛造。晉公勳業赫然，即細行小

德亦有足稱，如此事出唐人記載，自是實事，人話還帶事，亦見王定保撫言，後世盛傳演爲戲曲，知其佐君邦治，由於修養有素，非偶然也。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卷五）

演明萬曆間紹興李生與妓女杜十娘事，出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事，明人盛傳，宋幼清九籀集有傳，今未見。情史卷十四亦載十娘此事，云浙人好事者爲作負情儂傳，今在朝鮮刊本文苑檀橋中，所記甚詳。以李生之愚，而十娘誤事之，江濤淪沒，同屈子之冤，較之李益薄情，尤增憤慨。小說據實敷衍，差足動人，後人本小說爲百寶箱傳奇，爲團圓之說，甚覺無謂耳。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卷六）

演李白事，出通言卷九。太白以才名，供奉明皇，高力士至迫爲斲養之役，固是實情。而番書事不見書史，甚屬不經，直市井里巷之言。考嚇蠻書一語，元曲屢用之，西廂記卽有『下燕表文嚇蠻書信』之語。明人俗書，如國色天香等亦多載李白嚇蠻書，詞極鄙俚。

可笑。或出元以來說書人妄撰，亦未可知。猶龍好奇，誤收此篇，且亦因其淺陋，未加潤飾，文字殊無足觀。今古奇觀重收，亦未能免俗也。

賣油郎獨占花魁（卷七）

演南宋人秦重與妓女莘瑤琴姻緣，出恒言卷三。此篇叙秦重瑤琴結合始末，以及家人父子，悲歡離合，青樓市井狀況，無不曲折自然，臻於絕妙。寫秦重瑤琴及鴛母性格，尤栩栩欲活。至於詞鋒口吻，按腔諧聲，更極文章之能事。如劉四媽說美娘一段，可謂天地間至文。以四媽縱橫之才，使之折衝樽俎之間，抵掌華屋之下，何事不成？天地之大，孰謂風塵中無人才哉？至於開篇二字之經（幫襯），真乃從甘苦中得來，不惜脫口說出。今之任誕公子，風流年少，雖可任擇所歡，不必用其意於青樓，而於此道要固不可不涵詠而深味之也。書云宋時事，情史五史鳳條附錄引云小說有賣油郎，即此本。或是宋傳來話本，亦未可知。然篇中每插入掛枝兒小曲，掛枝兒明末時曲，非宋所有。蓋經夢龍重修，非復舊觀，而此篇文字之勝，固當屬之馮氏。清李元玉有占花魁傳奇，亦譜此事，而意境殊



添此本

灌園叟晚逢仙女（卷八）

演栽花翁秋先事，出恒言卷四。此篇寫花之丰神與秋公之性格趣味均甚好。結構謹嚴，文筆亦至瀟灑。云宋事，今未知所本。入話崔玄微事，見唐谷神子博異記。

轉運漢巧遇洞庭紅（卷九）

演蘇州人文實於荒島得龜殼致富事。出初拍卷一，原題：「轉運漢巧遇洞庭紅，波斯奴指破鼉龍殼。」明周玄暉涇林續記載閩人蘇和事同，即此所本。周書但云龜殼，胡商買之，小說逕指爲波斯胡者，蓋因唐人小說盛傳波斯胡之故。文即本事敷演，稍可觀。入話金老失銀事，見夷堅志。

看財奴刁買冤家主（卷十）

演宋時曹州周榮祖家貧，以子與人。而其人即因拾周氏藏鏹致富者；死後，子歸宗，物歸故主。出初拍卷三十五原題：「訴窮漢暫掌別人錢，看財奴刁買冤家主。」此篇正傳及

入話張善友事全取元鄭庭玉冤家債主看錢奴兩劇第略其詞曲，取科白聯綴之文字情節，盡出抄襲，不得日以創作。學者試勘之，可知小說戲曲體裁之異。

吳保安棄家贖友（卷十一）

演唐玄宗時吳保安贖友郭仲翔於蠻陬事。出古今小說卷八，保安字永固，魏州人，新唐書有傳（卷一九一忠義傳）。太平廣記一百六十六有傳保安長文，注云『出紀聞』。小說全本此，直同譯作，篇中載保安致仲翔書，多刪節，失原書之韻。又仲翔致吳書亦適美可誦。小說已載吳前書，於郭書乃一字不取何耶？

羊角哀舍命全交（卷十二）

演春秋時羊（陽）角哀左伯桃生死交情事，出古今小說卷七，文選五十五劉孝標廣絕交論：『庶羊左之徽烈，』李善注引烈士傳陽角哀左伯桃事，至角哀入樹中死而止，不及伯桃自殺事。但云『聞楚王賢，往尋之，』亦不言何王。後漢書五十九中屠剛傳李賢注引烈士傳，則原委畢具，文云：『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爲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七字據

文選補，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乃并衣糧與角哀。乃并衣糧七字據文選補。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冢相近。今日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據後漢書所引，楚王乃楚平王。小說謂春秋時楚元王。考楚自熊通僭號以迄負芻覆滅，無所謂楚元王者。蓋據誤書而失於不考。然即後漢書引烈士傳文觀之，亦有可疑者。按春秋時雖亦有將軍之稱，但尚非官名。此所謂荆將軍者，不知何指。烈士傳隋志云：劉向所作，據章宗源所考，乃有孔融事，此非偽託劉向，即有後人增補之文。然傳言平王，荆將軍必非荆軻甚明。小說云春秋時楚元王，而羊左所與戰之鬼為荆軻，豈不知軻為戰國時人邪？按羊左事甚有名，六朝人已用其事，小說據以敷演，亦謂風義足稱，然文意殊平，亦無足以動人之處。

演明嘉靖時沈鍊父子事，出古今小說卷四十。文中所言皆實錄。鍊性伉直，嘗於席上折嚴世蕃，因劾嚴嵩，謫佃保安，縛草爲人象，李林甫、秦檜、嚴嵩令子弟射之，俺答入寇，破應州四十餘堡。嵩黨楊順反，上首功。鍊遺書切責之，且爲文祭死事者，順與路楷因陷鍊至死。並見明史鍊傳（卷二百九）。錦衣衛陸炳驕貴而喜接士大夫，又素善鍊。小說謂鍊謫保安，由炳周全之力，殆亦事實。至沈襄妾聞氏，明江進之曾爲作傳，馮夢龍情史四，智囊補闡智部亦具載其事。唯鍊友賈石及濟寧馮主事，事今無考。然作者言本朝事，見聞較切，亦必實有其事。文於鍊之慷慨忠烈，南方之強，以及聞氏之志節機警，並出力描寫，形容得出。而所載詩文瑣事，皆可爲談故之助。有正史及青霞集所不及載者，則此雖小說稗官，亦儘有史料價值，固不徒供欣賞之用者。文出馮氏之手，亦無可疑。

宋金郎團圓破氈笠（卷十四）

演明正德間崑山人宋金郎夫妻團圓事，出通言二十二，原題作『宋小官團圓破氈笠』。事見明劉仲達鴻書情史一金三妻條亦載之。唯鴻書情史引皆作金姓，此云名金郎不

同。此篇敘事敷陳，甚調習有法度，文亦淡而不厭，其周旋映帶，恰到好處。寫宋妻宜春夫婦情感，尤悱惻動人，在白話小說中洵屬上品。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卷十五）

演明嘉靖時盧柟事。出恒言卷二十九。柟字次梗，大名濬縣人。家素封，輸貲爲國學生，博聞強記，落筆數千言。明史附謝榛傳（卷二八七）集有蠓蠓集。柟才高驕傲，以事忤縣令，值柟所役夫被擄，翌日爲墻壓死，令即指以殺人罪，論死繫獄，破其家。事具詳柟集及王世貞所爲傳。明史本傳亦同。小說所演，皆係實情。柟詩名徧海內，坐此繫獄累年，貴人畏事，無肯爲之言者。獨謝榛走京師，泣訴諸貴人之前，平湖陸光祖適選爲濬令，因榛言毅然平反，其獄出之囚中。（褚人穫堅瓠八集卷四記光祖名語云：但當問其枉不枉，不當問其富不富。果不枉，夷齊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同小說。）小說敘此案，於光祖甚悉，獨無一語及謝榛，不知何故。豈以光祖爲名臣，且曾官南京，事所習知，榛爲山東人，乃略之歟？此篇與沈小霞篇同記本朝名人之事，一記奇節，一述才子厄運，並爲鴻文，柟負

才無所遇，卒抑鬱而死。猶龍拈此爲題，豈亦失意之際，姑藉此抒其不平之氣耶？開首「衛河東岸浮邱」（山名在濬縣）高」一律引梅詩，今在集中。

### 李沂公窮邸遇俠客（卷十六）

演唐天寶時李勉救一賊囚，其人後爲官，反欲加害，有俠客知而殺之。出恒言卷三十太平廣記卷一九五引原化記（今佚）載此事，賊囚畿尉，俱無名姓。此謂畿尉爲李沂公，姑舉名人姓名實之。至賊囚名房德，則尤無妨捏造也。廣記所引事亦簡單，經作者敷衍配置人物，居然可觀。謂房德所劫者爲富室王元寶，按元寶乃唐朝有名富家，嘗對玄宗之間，自謂家所蓄絹帛，盡裝南山之樹，仍用之不盡。此點綴用之，固無不可，亦可知作者熟於唐事也。

### 蘇小妹三難新郎（卷十七）

演宋蘇軾妹與壻秦少游問難事，出通言卷十一。按少游非東坡妹壻。所載佛印所寄一百三十聯對，小妹往復迴環讀之，成頂針體之長詩一首及少游小妹東坡三詩，均見東

坡問答錄，在陳繼儒所刊寶顏堂秘笈中。詩甚淺俚，必妄人所爲。此收之亦殊無謂。

劉元普雙生貴子（卷十八）

演劉元普行陰德延嗣事，云宋真仁時事。出初拍卷二十，原題：『李克讓竟達空函，劉元普雙生貴子。』太平廣記卷一一七引陰德傳有劉元溥（不作普）嫁婢蘭蓀事，與此同。元溥名弘敬，本唐長慶時人，而此云宋真宗時。又陰德傳所載，元溥以嫁婢厚德，『延壽二十五載，富及三代子孫。』即元溥先所遇相士，亦只云更二三年，大期將至，而後不驗。是元溥自有子，僅以陰德延壽而已。此雙生貴子之說，不知何據。按元人曲有施仁義劉弘嫁婢，今不存。小說或據劇本演之，亦未可知也。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卷十九）

演伯牙鍾子期事，云伯牙姓俞。出通言卷一。伯牙鼓琴，鍾子期知其所寫。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見呂氏春秋。古話傳留，事至簡短，此演爲小說，亦苦無以見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卷二十）

演莊周事。出通言卷二。按莊周夢爲蝴蝶，見本書齊物論篇；小說即云莊子爲蝴蝶精，妻死鼓盆而歌及嘆骷髏事，見本書至樂篇；小說即演出田氏掘墳及楚王孫來弔事。此真俳優市井之言，令人失笑。掘墳又見明人四大癡曲色集。

### 老門生三世報恩（卷二十一）

演明正統間鮮于同事。出通言卷十八。按馮夢龍序三報恩傳奇云：『余向作老門生小說，政謂少不足矜而老未可慢，爲目前短算者開一眼孔。』即此本。此篇結構文筆均至精嚴，於老成人及少年氣質亦充分寫出，而通篇所洗發者在示人宜扶植老成，重視者尊，少年人不足自矜，乃極有意義文字，非他篇徒演故實者比也。篇中述朝廷重資格之弊，謂進士官到處得便宜，科貢官時時受抑制，以爲不中進士，再做不得官。文中『鮮于先輩』即深知此情而誓不出貢者。讀者如稍知猶龍先生爲如何人，必能理解斯言而冥然與之相會也。

### 鈍秀才一朝交泰（卷二十二）



演明天順間馬德稱事。出通言卷十七。記馬生始否終泰，文頗勁鍊。今不知所本。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卷二十三）

演襄陽賈人子蔣興哥與妻三巧兒離合事。出古今小說卷一。記興哥夫婦悲歡離合，以及蕩子情婦偷期，市媪撮合之狀，莫不盡態極妍，淋漓盡致。又所記雖皆男女情事，而正情邪情，判然自別，蔣絕其妻而不怒，猶孔明之揮淚；妻見絕而無怨，即李嚴之涕零。皆置身處地，體察得之，洵哉物格知至之功，不愧爲世間之至文矣。按情史卷十六珍珠衫條，即載此事，於蔣云楚中賈人，陳大郎則曰新安人，皆無姓名。云小說有珍珠衫記，姓名皆未的，當即此本。情史又云：『或曰新安人以念婦故，再往楚中，道遭劫。及至，不見婦，愁忿病劇，不能歸。乃召其妻。妻至，會夫已物故。楚人所置後室，即新安人妻也。』云云。此篇所演，即取或人之一說。蓋一爲紀事，一爲傳奇，體裁不同，去取自異也。情史又載九籀生評論語，『若此則天道太近，世無非理人矣。』據此知情史所據，乃宋幼清九籀集之文。古今小說所據，乃另一話本也。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卷二十四）

演巡按御史陳濂，斷江西人魯廉憲子學曾冤獄事。出古今小說卷二。此事傳聞異詞，許公異政錄以爲許進事，男爲萊州閻瀾女爲柳鸞英（曲海提要卷十四引）湖海搜奇所載同。此小說以御史爲陳濂，男曰魯學會，女爲顧氏女，人物不同。唯許進陳濂皆實有其人。（進正德時人，濂成化時人。）今傳明人釵鈿記傳奇，則又改易人名，以斷案者爲李若水，則屬之宋人。戲曲捏合，固不足深究，而元關漢卿緋衣夢雜劇，譜錢可所斷案，關目亦相仿佛。古今人情事變相去不遠，似明時實有其事。入話金孝事，見元楊瑀山居新話。（通行本包公案載王朝棟夏昌時二案亦同。此書各條皆雜抄爲之，不足據。）

徐老僕義憤成家（卷二十五）

演明嘉靖時嚴州徐氏義僕阿寄事。出恒言卷三十五。小說寫徐老僕之忠實幹練，甚覺古樸可愛。阿寄明史有傳（二九七卷孝義）明田汝成有阿寄傳，浙江通志，嚴州府志亦並爲立傳。戲曲則有萬倍利傳奇。知貧賤有德，終勝貪污者流，世人於此等人亦不忍

聽其埋沒也。

蔡小姐忍辱報仇（卷二十六）

演明宣德時淮安蔡指揮女忍辱復仇事。出恒言卷三十六，小姐原題作瑞虹。明祝允明九朝野記卷四載此事，云朱生吳縣商人，於湖湘間得蔡女，賊懼罪自沈於水，而朱携女歸終老。小說演此事，增其節目，又以朱源爲官人，遇女於京師，復仇後，女亦自殺，舖張生色，不得不爾。蔡小姐身世可憫，寫其堅苦卓絕，直與伍員乞市，勾踐沼吳，同其艱貞。所擬絕命遺書亦復琅琅可誦。

錢秀才錯占鳳凰儔（卷二十七）

演蘇州吳江縣顏生錢生婚姻替代事。出恒言卷七情史二吳江錢生條載此事，乃萬曆初年事。附記云：『小說有錯占鳳凰儔。』當即此本。寫僮夫拙劣，甚覺可笑。戲曲則明沈環有望湖亭傳奇。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卷二十八）

濱杭州劉裴二姓婚姻錯迕云宋景祐間事出恆言卷八而事實嘉靖時崑山民事見笑史情史二崑山民條轉載之附記云『小說載此事病者爲劉璞』云云則亦先有此本。笑史謂姑（小說劉氏女）已有孕，父母久而知之；此云當時發覺笑史謂葉御史判此案，聽男女之私者爲夫婦，判云：『嫁女得媳，娶婦得婿。顛之倒之，左右一義。』是但令私者相配，並未如小說所判，更以孫潤之未婚妻斷償，使改適裴九之子，不涉他方，甚合情理。小說但力求其顛倒，以情節錯雜爲奇，不知如此抵償，實屬亂命；在文字方面言，亦近兒戲也。至其寫小兒女私事以及嬌態直情，不能自掩，歷歷如在耳目。作者於此，洵爲能手。此事與錯占鳳凰儔，明時盛傳。沈璟亦有四異記傳奇演之，後來尙有雙玉串傳奇也。

### 懷私怨狠僕告主（卷二十九）

濱永嘉王生冤獄，云本朝成化間事。出初拍卷十一，原題：『惡船家計賺假屍銀，狠僕人誤投真命狀。』實則事本宋人小說，見洪邁夷堅志補卷五湖州薑客條。注云吳子南說。王生爲黠僕冤陷下獄，不勝拷掠而死。明年，薑客來，事得雪。小說云薑客來時，王固未死。

亦稗官家講求關目常習。

念親恩孝女藏兒（卷三十）

演元時東平人劉從善女調護其庶弟事。全本元武臣天賜老生兒雜劇。今所傳馮猶龍小說三言皆有足本；唯凌氏二拍均不全。此必初二拍中之文，幸保存于此。以凌氏冤家主合同文小說皆襲元曲例之，此篇亦必凌氏所作，當爲初二拍佚文也。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卷三十一）

演常州呂氏兄弟宛若善惡報應事，不明言時代，當是明事。出通言卷五。今不知其出處。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卷三十二）

演南宋臨安人莫生與妻丐戶金氏離合事。出古今小說卷二十七。按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三載此事，團頭及其婿太學生某，皆無姓名。救女者之淮西漕使姓許，婿授無爲軍司戶，皆同。小說云許名德厚，稱其有德，婿名莫胥，言莫須有耳。（田志餘皆錄舊聞，而不注出處。疑出宋人記載，俟再考之。）此記莫生薄倖，與宋金郎篇異曲同工。寫

丐者無賴狀況，尤爲寫生妙手。至棒打事，志餘無之。此係增出。然婚期打塔本宋以來舊俗；此殆謂打時加重以示罰，未必故意安排，以打爲快耳。

唐解元玩世出奇（卷三十三）

演唐伯虎易服爲傭，賺華家婢事。出通言卷二十六，原題：『玩世出奇』作『出奇玩世』。此事傳說不一，明人記載，如涇林雜記以爲伯虎事，華氏婢名桂華；王行父耳談則以爲陳元超事，而婢名秋香。清焦循劇說引朱季美桐下聽然則謂寅在華鴻山家飲，華有小姬，隔簾窺之，寅因作嬌女篇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之。後人遂有傭書配秋香之謠。

（卷三）俞樾茶香室叢抄引清黃蛟起西神叢語，則謂無錫人俞見安事（卷十七）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又以爲江陰吉道人事，辨唐寅之誣，而不言所據（卷四）。按情史五既引涇林雜記所載唐寅事；又引耳談所載陳元超事；云事絕相類，他書亦有以秋香事混作唐子畏者。是當時所傳，本有唐寅與陳元超二說，因並存之。孟稱舜花前一笑雜劇，與卓珂月花舫緣劇並以屬之伯虎，與小說同，不爲無本。小說云婢秋香，所據蓋即情

史所謂他書者也。子畏才氣橫溢，領解後偶註吏議，即絕意仕進，明史稱其放浪不羈，爲世所指目。『傳說者增益而附麗之，往往出名教外。』蓋即此等。然其事固任誕可喜，或者因爲子畏惜而撫他人事當之。實則寅雖落拓不羈，而愛惜名節，固不屑俯同流俗，觀其先識宸濠之奸，潔身引去，志節凜然，斷非輕薄蕩子所得藉口。即實有此事，亦不以細行妨其大德也。

女秀才移花接木（卷三十四）

演成都女子聞俊卿與同學杜子中魏撰之姻緣，俊卿爲男裝，與杜魏皆相得，未知姻緣所在，私以射鳥卜之，謂拾得箭者當爲婿。杜先得之，以示魏，箭遂留魏處。後魏杜識爲女子，皆欲求婚，而杜實先得，女遂歸杜。而爲魏娶景氏女，即俊卿男裝出行時，於路所聘者。出二拍卷十七，原題：『同窗友認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此篇所演是明時事，今未詳其出處。入話田洙薛濤聯句事，見李昌祺剪燈餘話卷二。

王嬌鸞百年長恨（卷三十五）

演明天順間臨安衛王指揮女嬌鸞，與周司子廷章通好，廷章負義，嬌鸞賦絕命詞自縊而死。出通言卷三十四。情史卷十六周廷章條記此事情節全同。小說周詩『怕出佳人分外香』一絕，嬌鸞詩『妾身一點玉無瑕』一律及『多情果有相憐意，好倩冰人片語傳』之句，具載情史中。唯女最後致周之古風一篇，小說不載。小說所載長恨歌，情史不錄爲異。女詩與公牘封投吳江，因傳於世，似當時實有其事也。入話倡女之鬼藉張客報怨事，見夷堅丁志卷十五張客奇遇條。

### 十三郎五歲朝天（卷三十六）

演宋神宗時王韶子幼慧事。出二拍卷五，原題『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歲朝天』。宋岳珂程史卷一載此事，小說全本之。『南陔』本王案自號，而小說以『南陔』爲案小字，後取名王案，至爲謬誤。又程史記案此事，云時方能言，此逕云五歲，亦揣測之詞。案字輔道，好學，工詞章，登第至校書郎，忽感心疾，好道流，言丹砂神仙事。徽宗時爲林靈素所譖，下大理獄棄市。宋史三百二十八附父王韶傳。程史云案第十三而宋史云韶子十



人，不知所取行第之故。詔以文人知兵，當神宗奮發有爲之時，熙河之役，策敵制勝，爲宋名將。案名父之子，詞章知名，早慧如此，乃膺狂易之疾，遭時昏昧，致不得良死，亦可惜之事。此篇後半兼叙真珠姬事，見夷堅志補卷八真珠族姬條，亦實事。按宋徽宗改公主爲帝姬，此宗室之女，故稱族姬。小說本夷堅志，乃謂宗王女名真珠姬，誤矣。

崔俊臣巧會芙蓉屏（卷三十七）

演元至正間，崔英與妻王氏遭難離合事，以芙蓉屏爲關目。出初拍卷二十七，原題：『顧阿秀喜捨檀那物，崔俊臣巧會芙蓉屏。』明李昌祺剪燈餘話卷四有芙蓉屏記一文，卽小說所本。

趙縣君喬送黃柑子（卷三十八）

演宣教郎吳約被騙事。出二拍卷十四，原題：『趙縣君喬送黃柑，吳宣教乾償白銀。』與夷堅志補卷一李將仕條所載全同，但易姓爲李，易將仕散官爲宣教耳。騙局甚巧，小說本之，加以粧點，亦至瑣細。

誇妙術丹客提金（卷三十九）

演松江富翁喜黃白術，爲人騙取財物事。出初拍卷十八，原題：「丹客半黍九還，富翁千金一笑。」按：明士象晉剪桐載筆有丹客記一文，載堪輿熊見龍所言某縉紳事，云縉紳嗜爐火，延一道士於家園中，爲鍊金。以三百金爲母。一日，道士忽自去。一故人子來訪，携其妻至，云遭難破家，今遣戍，請暫棲。紳居之園中，乘間與婦通。而故人子亦自去，留一簡帖，則道士書述相騙始末，來者其子爲取母金。其故人子姓名，乃得之紳自言。婦則妓也。小說所演，卽取此事，但於情節有改換，省去故人子一段，遂以婦爲丹客携來之妾，且於提去母金之外，更因女色詐取多財爲稍異耳。象晉與濛初同時，此小說所記丹客事，必與象晉所記爲同一傳聞，特一紀事，一演義，致有不同耳。

逞多財白丁橫帶（卷四十）

演唐末郭七郎納贖爲官破家流落事。出初拍卷二十二，原題：「錢多處白丁橫帶，運退時刺史當梢。」太平廣記四百九十九雜錄類郭使君條引尉遲樞南楚新聞與小說全

同。郭氏子一，紈袴浮浪子弟，輸錢當道，以白丁而得橫州刺史。可爲朝政紊亂之徵。然使無寇亂及風雨之災，或如今日無丁憂之例，則亦橫金紆紫，儼然爲人上矣。持此爲戒，其效甚微。濛初取此事爲小說，不知何意，或亦明季喪亂，有倖得官而垂翅者，因藉此以寄其慨耶。

右釋題四十篇，乃余二年前小說提要舊稿。嗣因短篇總集不能盡讀原書，所收諸篇除他書偶載及臆中者外，大抵內容文字不詳，遂決意只以總集著錄，集中各篇不復別出。值適之先生屬余序此書，遂取三言二拍釋題原文見收於今古奇觀者，要刪付之鑑初。覺區區小道，究曾用心，雖余書例不再收，藉此刊布，或可供學者討論之資。且附本書以行，亦便讀者。鑑初風雅，當不惜此棗梨。緣時間倉促，仍其舊文，不遑改作，遂與序文異體，出語自爲歧異，亦以自便，無何等理由也。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楷第記。

# 今古奇觀原序

小說者，正史之餘也。莊列所載化人，偃僕丈人，昔事不列於史；穆天子，四公傳，吳越春秋，皆小說之類也。開元遺事，紅線，無雙香丸，隱娘諸傳，睽車，夷堅各志，名爲小說，而其文雅馴，閻閣罕能道之。優人黃繙綽，敬新磨等搬演雜劇，隱諷時事，事屬烏有，雖通於俗，其本不傳。

至有宋孝皇以天下養太上，命侍從訪民間奇事，日進一回，謂之『說話人』，而通俗演義一種，乃始盛行。然事多鄙俚，加以忌諱，讀史嚼蠟，殊不足觀。元施羅二公大鬯斯道，水滸三國，奇奇正正，河漢無極。論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廂傳奇，號四大書，厥觀偉矣！

迄於皇明，文治聿新，作者競爽，勿論廊廟鴻編，即稗官野史，卓然夙絕千古。說書一家，亦有專門。然金瓶書麗，貽譏於誨淫；西遊西洋，逞臆於畫鬼，無關風化，奚取連篇墨慾齋增補平妖，窮工極變，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滸三國之間。至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極摹人情世態之

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可謂欽異拔新，洞心駭目，而曲終奏雅，歸於厚俗。即空觀主人壺矢代興，爰有拍案驚奇兩刻，頗費蒐獲，足供譚塵。合之共二百種，卷帙浩繁，觀覽難周；且羅輯取盈，安得事事皆奇僻？如印纍纍，綬若若，雖公選之世，寧無一二具臣充位？余擬拔其尤百回，重加繡梓，以成巨覽。而抱甕老人先得我心，選刻四十卷，名爲今古奇觀。

夫蜃樓海市，燄山火井，觀非不奇；然非耳目經見之事，未免爲疑冰之蟲。故夫天下之真奇者，未有不出於庸常者也。仁義禮智謂之常心，忠孝節烈謂之常行，善惡果報謂之常理，聖賢豪傑謂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顯，常人不多見，則相與驚而道之。聞者或悲或歎，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勸，而不善者亦有所慚慙悚惕，以共成風化之美。則夫動人以至奇者，乃訓人以至常者也。吾安知閭閻之務，不通於廊廟；稗秕之語，不符於正史？若作吞刀吐火，冬雷夏冰例觀，是引人雲霧，全無是處。吾以望之善讀小說者！

姑蘇笑花主人漫題。

# 校讀後記

## 一

我們這部今古奇觀在民國十一年就準備翻印了，爲了訪求善本，費了很多時間，一直到民國十五年，好不容易纔得到了一個同文堂的本版本。這個本子在我們所有的版本當中，我們認爲是一個比較各本都好的本子，我們才用他來做了一些關於標點，分段，校讀的整理工作，然後開始付排。但是，這書排成，不知不覺的又六七年過去了，何以遲到現在才能出版呢？這也有個原故。第一是因爲同文本雖是一個很難得的較好的版本；可是也還不無有些令人不能滿意的地方，我們爲慎重起見，在正書排成之後，還想能夠訪得一個十分完善的本子來再做一番校讀的工夫，然而幾年來竟沒有得到一個比同文本更好的本子了。

年前，胡適之先生忽然在北平訪得一部崇文堂的木版本，我們高興極了，馬上又借來仔細的校讀了一遍，雖然有些地方有些字比較的好，其實和我們認為比各本都好的同文本却也無甚大出入，於是我們才放了心；但終於採取了崇文本裏一些確實比同文本見長的地方又重新校改過了，這才完成了我們現在這個本子。第二是胡先生的事情太忙了實在抽不出工夫來替這書寫一篇如我們所希望的長序，但想不到最近胡先生因為赴美講學，打從上海經過在行色匆匆中，竟能為我們介紹研究小說掌故的專家孫楷第先生來替代他完成這個工作，方才使我們這個本子有了與世人相見的機會。這豈不是我們應該特別向胡先生和孫先生致謝的嗎？

我們現在要把我們所擔任的這一部分工作的經過來在後面說一說，好把我們無時不記掛在心的一件事就此作一結束。

古今奇觀是從明清流行到現在的一部很通俗的短篇小說集，版本極多我們經過長時間所搜得的一共有五種本子：

(1) 上海廣雅書局石印本。有序序文與其他各本係出一人手筆，但署名爲『姑蘇松禪老人題』與別本署名爲笑花主人者不同。每回之前有插圖一幅，占半頁。每版十七行，每行卅二字。中縫上部爲『全圖足本古今奇觀』中部爲『第幾回』及回目下部有『上海廣雅書局藏版』字樣。有光紙印，全書八冊。

(2) 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與廣雅本似是一個本子。內封面前半頁有『繪圖古今奇觀』六字，後半頁爲『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版印行』序文與廣雅本是完全一樣的，但序末署名爲『姑蘇笑花主人漫題』與廣雅本有這一點不同。每版十八行，每行四十字。報紙印，一厚冊。

(3) 上海大同書局石印本。內封面前半頁爲『圖繪古今奇觀』後半頁爲『光緒戊子仲秋月上海大同書局石印』。有笑花主人序。每回之前有插圖一



頁，分前後兩幅。每版十八行，每行卅六字。連史紙印。四週花邊，印得很考究。一函共十二冊。

(4) 同文堂木版本。內封面有『墨憨齋先生手定』、『繡像今古奇觀』字樣，有笑花主人序。目錄頁之前有『姑蘇抱甕老人輯，笑花主人閱』十二字。但回目第七卷爲『逞多財白丁橫帶』，第廿三卷爲『誇妙術丹客提金』，第卅九卷爲『賣油郎獨占花魁』，第四十卷爲『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次序既與別本不同，正文亦復前後倒置。有插圖廿頁。圖爲圓徑三寸四分之圓形，外有綠線，每回之上都有五分大小字的回目。插圖頁的中縫爲『像』字，上部爲書名。每版十二行，每行廿七字。計十二冊。

(5) 崇文堂木版本。內封面有『嘉慶十七年新鐫』、『墨憨齋手定』、『繡像今古奇觀』、『崇文堂藏版』等等字樣。序文與同文本同，目錄頁之前也有『姑蘇抱甕老人輯，笑花主人閱』十二字。插圖也是廿頁，但圖樣與別本不同。

筆法亦較工細，每圖占半頁，分上下兩幅，中有粗細兩線爲界，四週有邊，也用粗細兩線。中縫上部爲書名，中部爲『幾回』篇名，獨居下部，與別本不同。正文每版十一行，每行廿三字，計八册。

上面五種本子，要算同文本版本最好了。我們用的底本便是同文本版本，而用幾本來互校成功的。我們且把各本的內容大略舉出一些例子來看看。

(一) 廣雅本是一個不可靠的本子，且看下面的例：

(1) 許武手捧酒卮，親自勸酒。『衆人都道：』『長文公與二哥三哥接風之酒，老漢輩安敢僭先？』——本書頁一三，行八。

(2) ……四句之外，喪了夫人，『又無兒子』，止有八歲親女月香，和一個養娘隨任。——本書頁二二，行四。

(3) 看了這點小孩子，『好生痛他；又看了梅氏小小年紀，』好生憐他；時常想一會，悶一會，惱一會，又懊悔一會。——本書頁四九，行六。

(4)……只因善述與我爭取家私，發許多說話，「誠恐日後長大成人，說話」  
一發多了，今日分析他母子出外居住。——本書頁五六，行七。

凡在「」這個符號內的文字，都是廣雅本脫了的。單這兩三回中，脫漏的地方便如此之多，  
這個本子不是根本就要不得嗎？我們自然決計不用他，把他丟過一邊。

(二)商務本大同本和同文本比較起來，自然是同文本好得多。再看下面的例：

(1)陳德甫道：「他辛辛苦苦養這小的與員外爲兒，專等員外與他些恩養錢，  
回家做盤纏，怎這等耍他？」員外道：「立過文書，不怕他不肯了。他若有說話，便  
是翻悔之人，教他罰一千貫還我，領了這兒去。」是正理。」陳德甫道：「員外  
怎如此鬥人耍？你只是與他些恩養錢去是正理。」員外道：「陳德甫，看你面上，  
與他一貫鈔。」陳德甫道：「這等一個孩兒，與他一貫鈔忒少。」員外道：「一  
貫鈔」許多寶字哩！我富人使一貫鈔似挑著一條筋，你是窮人，怎倒看得這樣  
容易？你且與他去。他是讀書人，見兒子落了好處，敢不要錢也不見得。」陳德甫

道『那有這事！不要錢不賣兒子了。』再三說不聽，只得拿了一貫鈔與周秀才。

（大同本和同文本）——本書頁二七九行五。

文中有「」符號裏面的字句，都爲商務本所無，必是脫漏了。依上例看來，若無陳德甫『與他一貫錢忒少』句，則員外『怎倒看得這樣容易』似無根據。所以我們說，商務本并不佳。

（2）皇恩新荷喜相隨，誰料天年已莫「追」休爲李君傷殞逝，「四齡已可傲

顏回。」（同文本）——本書頁五〇七行九。

商務本不知是根據那一個本子，竟把『追』誤作『違』，與『回』字不叶韻，故把『四齡已可傲顏回』改爲『雲天高誼可相依』。這麼一來，『違』與『依』固然押韻了，但沒有想到『回』爲『灰韻』，『追』爲『支韻』，『十灰』古通『四支』，並且『雲天高誼可相依』的意思並不比『四齡已可傲顏回』好。因爲『四齡已可傲顏回』是劉元普雙生貴子一回中說到李遜之死的；李遜三十六歲死，比顏回還多活了四歲，故說『四齡已可傲顏回』，意亦可通，可以不改。

(3) 劉媽媽道：「環子也忘戴了。」(養娘道：「不是忘戴，」因「右」耳上環眼生了疖瘡，戴不得，還貼着膏藥哩。」(同文本)——本書頁八〇六，行九。劉媽媽道：「環子也忘戴了。」因「在」耳上環眼生了疖瘡，戴不得，還貼着膏藥哩。」(大同本)

商務本有「養娘道」三字而沒有「不是忘戴」一句。大同本並「養娘道」三字也沒有。這是劉媽媽與養娘一問一答的對話，有「養娘道」三字較明白。「不是忘戴」一句是頂着劉媽媽的問話而來的，有這一句並不嫌多。「在」字當是「右」字之誤。

(4) 「耐耐這賊禿常時蒿惱我家，」到是我看家的一個耗「兒，」除非那禿驢死了，方絕其患。(大同本和同文本)——本書頁八七九，行九。

「耐耐這賊禿驢死了，方絕後患，」到是我看家的一個耗「鬼，」除非那禿驢死了，方絕其患。(商務本)

商務本更不成文了！大同本「兒」作「鬼，」也疑心是錯了。

看了上面的幾個例子，商務本當然不及大同本好，大同本又不及同文本好。

(三)再來把同文本與崇文本作一比較：

(1)說到「傷」心處，有時毛髮倒豎，拍案大叫；有時悲歌長嘆，涕淚交流。(同文本)——本書頁三三四，行八。

「傷」字崇文本作「間」不解。

(2)尙書母子號痛，感謝「恩人」直至今日，纔曉得空函認義之事，十分稱嘆不止。(同文本)——本書頁五三五，行七。

「恩人」崇文本作「衆人」。「空函認義」是劉元普的故事，「感謝恩人」自然是感謝劉元普，與衆人何干當誤。

(3)當下劉元普又說起長公子求親之事，張老夫人欣然允諾，裴夫人起身說道：「奴受爹爹厚恩，未報萬一，今舅舅鄭樞密生一表「妹」，名曰素娟，正與次弟同庚。奴家願爲作伐，成其配偶。」(同文本)——本書頁五三五，行一〇。

『表妹』崇文本作『表姊』這是裴夫人自己說的話，而且着重在『如今才生』不是以前生的，素娟當然是他的『表妹』，怎好說是『表姊』呢？

(4) 茶罷，夫人分付忙排夜飯，就請小姐出來相見。阿秀初時不肯，被母親逼了兩三次，想至『父親』有賴婚之意，萬一如此，今宵便是永訣，若得親夫一面，死亦甘心。(同文本)——本書頁六六〇，行二。

『父親』崇文本作『父母』但依前文看來，魯公子之來，是孟夫人教老園公老歐去請他來的，足見是父親有意賴婚，而母親並未附和。當然是同文本不錯。

(5) 卻說老歐傳命之時，其實不曾洩漏，是魯學會不『合』借衣，惹出意外的奸計。當夜來的是假公子，三日後來的是真公子。(崇文本)——本書頁六七二，行一。

『合』同文本作『曾』當誤。『不合借衣』是不該借衣的意思。不『曾』借衣，怎會惹出意外的奸計呢？意思完全反了，簡直要不得。

(6) 杭州「目今荒歉」前次糶客販去，尙賺了錢，今在出處販去，怕不有一兩個對合？(同文本)——本書頁七〇八，行二。

「目今荒歉」崇文本作「早今慌歉」顯係排板的錯誤。

(7) 徐寬又把這事「說知」母親倍覺傷感……(同文本)——本書頁七一七行四。

「說知」崇文本作「覺向課」不知何解。

(8) 打發了中人「轎夫」急解纜開船，揚着滿帆而去。(同文本)——本書頁七三五，行六。

「轎夫」崇文本作「滿天」實在錯的要不得。

(9) 大尹結末喚錢青上來……問道：「你是秀才，讀孔孟之書，達周公之禮，如何替人去拜望迎親同謀吐騙，有乖行止。」錢青道：「此原非生員所願。」只爲顏俊是生員表兄，生員家貧，又館穀於他家，被表兄再四央求，勉強應承，只道



一時權宜，玉成其事。」（崇文本）——本書頁七八八，行四

「願」同文本作「作」，不及「願」字好。因為代表兄顏俊迎親的確是錢青，只能說不是他所願，不能說不是他所作。

（10）兩番渡湖，不讓傳書柳毅；三宵隔被，何慚秉燭「雲長」。（崇文本）——  
本書頁七九〇，行七。

「雲長」同文本作「高風」，沒有柳毅雲長都是兩個人名對得好。

（11）漂母尚知憐「餓士」，親妻忍得棄貧儒。（崇文本）——本書頁九〇〇，行九。

「餓士」同文本作「餓死」，與「貧儒」對得不工。

（12）王忠年六十餘……夫人周氏，原係繼妻。周氏有「嫡姐」嫁曹家，寡居而貧，夫人接他相伴甥女嬌鸞，舉家呼為曹姨。（崇文本）——本書頁九七四，行七。

「嫡姐」同文本作「嫡姑」。何以上面說「嫡姑」而後面又說「相伴甥女」？「舉家呼為曹姨」？「嫡姑」當是「嫡姐」之誤無疑。

這不過是大略舉了幾個例子。總之用兩本互校的結果，崇文本比同文本好的地方固然不少，但不及同文本的地方更多。我們自來就說，各本都有他的長處，也都有他的短處，非用幾本互校的辦法，取其所長，捨其所短，不可如單以一種本子來照樣翻印，那是很危險的，所以我們不得不用同文本作底本，而以各本互校來完成。我們現在這個本子。

此外還有一兩處係顯然的錯誤，依照我們的意思，非校改不可，且把他寫在下面，讓大家注意：

(1) 第五回(頁九七，行一)中有一段說：

公子叫十娘且住片時，『我去喚個小轎，抬你往柳遇春寓所去，再作道理。』

此處『遇春』各本都作『榮卿』，崇文本作『遇卿』；但以前都作『遇春』，何以這裏有的作『榮卿』，有的又作『遇卿』呢？也許是『遇春』、『榮卿』、『遇卿』的聲音相彷彿，才有這前後不一致的痕跡罷？所以我們決意大胆的把他改作『遇春』，以歸一律。

(2) 第十七回(頁四九一，行四)中有佛印禪師寄蘇東坡的一首長歌，每兩字一連，

共一百卅對子計二百六十字：

『野野 鳥鳥 啼啼 時時 有有 思思 春春 氣氣 桃桃 花花  
發發 滿滿 枝枝 鶯鶯 雀雀 相相 呼呼 喚喚 巖巖 畔畔 花  
花 紅紅 似似 錦錦 屏屏 堪堪 看看 山山 秀秀 麗麗 山山  
前前 煙煙 霧霧 起起 清清 浮浮 浪浪 促促 潺潺 浚浚 水  
水 景景 幽幽 深深 處處 好好 追追 游游 傍傍 水水 花花  
似似 雪雪 梨梨 花花 光光 皎皎 潔潔 玲玲 瓏瓏 似似 墜  
墜 銀銀 花花 折折 最最 好好 柔柔 茸茸 溪溪 畔畔 草草  
青青 雙雙 蝴蝶 蝶蝶 飛飛 來來 到到 落落 花花 林林 裏  
裏 烏鳥 啼啼 叫叫 不不 休休 爲爲 憶憶 春春 光光 好好  
楊楊 柳柳 枝枝 〔頭頭〕 春春 色色 秀秀 時時 常常 共共  
飲飲 春春 濃濃 酒酒 似似 醉醉 閒閒 行行 春春 色色 裏

裏 相相 逢逢 競競 憶憶 游游 山山 水水 心心 息息 悠悠  
歸歸 去去 來來 休休 役役

東坡看了兩三遍，一時念將不出，只是沈吟。小妹取過，一覽了然，便道：「哥哥，此歌有何難解？待妹子念與你聽。」即時誦云：

「野鳥啼，野鳥啼時時有思。有思春氣桃花發，春氣桃花發滿枝。滿枝鶯雀相呼喚，鶯雀相呼喚巖畔。巖畔花紅似錦屏，花紅似錦屏堪看。堪看山，山秀麗，秀麗山前煙霧起。山前煙霧起清浮，清浮浪促潺湲水。浪促潺湲水景幽，景幽深處好，深處好追游。追游傍水花，傍水花似雪。似雪梨花光皎潔。梨花光皎潔玲瓏，玲瓏似墜銀花折。似墜銀花折最好，最好柔茸溪畔草。柔茸溪畔草青青，雙雙蝴蝶飛來到。蝴蝶飛來到落花，落花林裏鳥啼叫。林裏鳥啼叫不休，不休爲憶春光好。爲憶春光好楊柳，楊柳枝「頭」春色秀。枝「頭」春色秀時常共飲，時常共飲春濃酒。春濃酒似醉，似醉間行春色裏。間行春色裏相逢，相逢競憶游山水。競憶游山

水心息，心息悠悠歸去來，歸去來休休役役。」

上文說一百卅對子，二百六十字，各本都不錯；但後面連綴成文時，廣雅本和商務本都少了「頭頭」一對，只二百五十八字。原文如下：

「……楊柳枝枝春色秀，春色秀時常共飲，……」

大同本和同文本少了「頭頭」一對之外，又少了一「山」字，而多了「前」「煙」二字，只二百五十九字。原文如下：

「……堪看山「前」「煙」秀麗，秀麗山前煙霧起。山前煙霧起清浮，……楊

柳枝枝春色秀，春色秀時常共飲，……」

崇文本少了「頭頭」一對和一「山」字外，又少了「深」「處」「好」「傍」「水」「花」六字，而多了「前」「煙」「閒」「行」四字，只二百五十五字。原文如下：

「……堪看秀麗山「前」「煙」秀麗山前煙霧起。山前煙霧起清浮，……景

幽深處好追游。追游傍水花似雪，……楊柳枝枝春色秀，春色秀時常共飲，……」

春濃酒似醉「間行」似醉間行春色裏；間行春色裏相逢……」  
照上面看來，各本都有錯誤。依我們的校正，則一百卅對與後文二百六十字相符，一字不多，一字也不少了，不知讀者以為如何？

### 三

前面所說的是底本的擇定和校讀的經過。現在還有一事也應該說一說的，就是書中有些一般人所謂穢褻的地方，經過我們大家鄭重考慮之後，認為這種顧慮却不是全無道理，所以我們決意把他刪節了。

### 四

我們覺得我們對於這個工作已經是用了不少的精力，然而結果總還不能說是「盡善盡美」；不過我們這種謹慎將事的態度，自問總算可告無罪於往古的著者以及現在的

讀者了。

最後，我們還有所希望於表同情於我們這個工作的諸君的，就是我們這書現在雖然已經出版了，但心中還是常常懷疑着，關於校對，標點，分段，不免仍有錯誤的地方罷？如蒙讀者諸君隨時指正，不勝感謝！

汪乃剛。一九三三，六，廿八日。

# 今古奇觀目錄

- 第一回 三孝廉讓座立高名……………一
- 第二回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一九
- 第三回 滕大尹鬼斷私家……………四二
- 第四回 裴晉公義還原配……………七一
- 第五回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八七
- 第六回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一一三
- 第七回 買油郎獨占花魁……………一三五
- 第八回 灌園叟晚逢仙女……………一九五
- 第九回 轉運漢巧遇洞庭紅……………二二九



- 第十回 看財奴刁買冤家主……………二六一
- 第十一回 吳保安棄家贖友……………二八九
- 第十二回 羊角哀捨命全交……………三〇七
- 第十三回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三一七
- 第十四回 宋金郎團圓破氈笠……………三六三
- 第十五回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三九三
- 第十六回 李濟公窮邸遇俠客……………四三五
- 第十七回 蘇小妹三難新郎……………四七七
- 第十八回 劉元普雙生貴子……………四九七
- 第十九回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五三七
- 第二十回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五五五
- 第二十一回 老門生三世報恩……………五七一

② 第二十二回	鈍秀才一朝交泰	五八七
一 第二十三回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六〇五
一 第二十四回	陳細史巧勘金釵鈿	六五一
二 第二十五回	徐老僕義憤成家	六八七
三 第二十六回	蔡小姐忍辱報仇	七一九
✓ 第二十七回	錢秀才錯占鳳凰儔	七五九
二 第二十八回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七九三
一 第二十九回	懷私怨狠僕告主	八二七
二 第三十回	念親恩孝女藏兒	八五五
一 第三十一回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八七七
一 第三十二回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八九七
一 第三十三回	唐解元玩世出奇	九一五

- レ 第三十四回 女秀才移花接木……………九三一
- レ 第三十五回 王嬌鸞百年長恨……………九七一
- レ 第三十六回 十三郎五歲朝天……………九九九
- 一 第三十七回 崔俊臣巧會芙蓉屏……………一〇二七
- レ 第三十八回 趙縣君喬送黃柑子……………一〇五三
- 一 第三十九回 誇妙術丹客提金……………一〇八五
- 一 第四十回 逞錢多白丁橫帶……………一一〇九

# 第一回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紫荆枝下還家日，花萼樓中合被時。

同氣從來兄與弟，千秋羞詠豆萁詩。

這首詩爲勸人兄弟和順而作，用著三個故事。看官聽在下一一分剖。

第一句說『紫荆枝下還家日』。

昔時有田氏兄弟三人，從小同居合爨。長的娶妻叫田大嫂，次的娶妻叫田二嫂，妯娌和睦，並無閒言；惟第三的年小，隨著哥嫂過日，後來長大，娶妻叫田三嫂。

那田三嫂爲人不賢，恃着自己有些妝奩，看見夫家一鍋裏煮飯，一桌上喫食，不用私錢，不動私秤，便私房要吃些東西，也不方便，日夜在丈夫面前攛掇：『公室錢庫田產都是伯伯們掌管，一出一入，你全不知道；他是亮裏，你是暗裏；用一說十，用十說百，那裏曉得？目今雖說同居，到底有個散場。若是家道消乏下來，只苦得你年幼的。依我說，不如早早分析，將財產三

分撥開，各人自去營運，不好麼？」

田三一時被妻言所惑，認爲有理，央親戚對哥哥說，要分析而居。田大、田二初時不肯；被田三夫妻內外連連催逼，只得依允，將所有房屋錢穀之類，三分撥開，分毫不多，分毫不少。只有庭前一棵大紫荊樹，積祖傳下，極其茂盛。既要析居，這樹歸著那一個？可惜正在開花之際，也說不得了。田大至公無私，議將此樹斫倒，將粗本分爲三截，每人各得一截；其餘零枝碎葉，論秤分開。商議已妥，只待來日動手。

次日天明，田大喚了兩個兄弟同去砍樹。到得樹邊看時，枝枯葉萎，全無生氣。田大把手一推，其樹應手而倒，根芽俱露。田大住手，向樹大哭。兩個兄弟道：「此樹值得甚麼，兄長何必如此痛惜？」田大道：「吾非哭此樹也；想我兄弟三人，產於一姓，同爺合母，比這樹枝枝葉葉，連根而生，分開不得根生本，本生枝，枝生葉，所以榮盛。昨日議將此樹分爲三截，那樹不忍活活分離，一夜自家枯死。我兄弟三人，若分離了，亦如此樹枯死，豈有榮盛之日？吾所以悲哀耳。」

田二，田三，聞哥哥所言，至情感動，——可以人而不如樹乎？遂相抱做一堆，痛哭不已。大家不忍分析，情願依舊同居合爨。

三房妻子聽得堂前哭聲出來看時，方知其故。大嫂，二嫂，各各歡喜；惟三嫂不願，口出怨言。田三要將妻逐出，兩個哥哥再三勸住。三嫂羞慚還房，自縊而死。此乃『自作孽，不可活』。這話關過不提。

再說田大可惜那棵紫荊樹，再來看時，其樹無人整理，自然端正，枝枯再活，花萎重新，比前更加爛熳。田大喚兩個兄弟來看，各人嗟訝不已。自此，田氏累世同居，有詩爲證：

（紫荊花下說三田，人合人離花亦然。同氣連枝原不解，家中莫聽婦人言。）

第二句說『花萼樓中合被時』。

那花萼樓在陝西長安城中，大唐玄宗皇帝所建。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他原是唐家宗室。因爲韋氏亂政，武三思專權，明皇起兵誅之，遂即帝位，有五個兄弟，皆封王爵，時號『五王』。明皇友愛甚篤，起一座大樓，取詩經『棠棣』之義，名曰『花萼』。時時召五王登樓歡

宴；又製成大幔，名爲『五王帳』。帳中長枕大被，明皇和五王時常同寢其中。有詩爲證：

羯鼓頻敲玉笛催，朱樓宴罷夕陽微。宮人秉燭通宵坐，不信君王夜不歸。

第四句說『千秋羞詠豆萁詩』

後漢魏王曹操長子曹丕篡漢稱帝，有弟曹植，字子建，聰明絕世，操生平極所寵愛，幾遍欲立爲嗣而不果。曹丕銜其舊恨，欲尋事故殺之；一日，召子建問曰：『先帝每誇汝詩才敏捷，朕未曾面試。今限汝七步之內，成詩一首。如若不成，當坐汝欺誑之罪。』子建未及七步，其詩已成，中寓規諷之意。詩曰：

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見詩感泣，遂釋前恨。後人有詩爲證：

從來寵貴起猜疑，七步詩成亦可危。堪歎釜萁仇未已，六朝骨肉盡誅夷。

說話的，爲何今日講這兩三個故事？只爲自家要說那三孝廉讓產立高名這段話文，不比曹丕忌刻，也沒子建風流，勝如紫荊花下三田，花萼樓中諸李，隨你<sub>不</sub>和順的弟兄，聽著在

下講這節故事，都要學好起來。正是：

要知天下事，須讀古人書。

這故事出在東漢明帝年間。那時天下乂安，萬民樂業，朝有梧鳳之鳴，野無谷駒之歎。原來漢朝取士之法，不比今時。他不以科目取士，惟憑州郡選舉。雖則有博學宏詞，賢良方正等科，惟以孝廉爲重。孝者，孝弟；廉者，廉潔。孝則忠君，廉則愛民。但是舉了孝廉，便得出身做官。若依了今日的事勢，州縣考箇童生，還有幾千封薦書，若是舉孝廉時，不知多少分上鑽刺，依舊是富貴子弟鑽去了，孤寒的便有曾子之孝，伯夷之廉，休想揚名顯姓。

只是漢朝法度甚妙：但是舉過某人孝廉，其人若果然有才德，不拘資格，驟然升擢，連舉主俱紀錄受賞；若所舉不得其人，後日或貪財壞法，輕則罪黜，重則抄沒，連舉主一同受罪。那薦人的與所薦之人休戚相關，不敢胡亂，所以公道大明，朝班清肅，不在話下。



且說會稽郡陽羨縣，有一人，姓許，名武，字長文，十五歲上，父母雙亡，雖然遺下些田產童僕，奈門戶單微，無人幫助，更兼有兩箇兄弟，一名許晏，年方九歲；一名許普，年方七歲。一都則幼小無知，終日趕著哥哥啼哭。

那許武日則躬率童僕耕田種圃，夜則挑燈讀書；但是耕種時，二弟雖未勝耰鋤，必使從旁觀看；但是讀書時，把兩箇小兄弟坐於案旁，將句讀親口傳授，細細講解，教以禮讓之節，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輒跪於家廟之前，痛自督責，說自己德行不足，不能化誨，願父母有靈，啟牖二弟，涕泣不已。直待兄弟號泣請罪，方纔起身，並不以疾言厲色相加也。室中只用鋪陳一副，兄弟三人同睡。

如此數年，二弟俱已長成家事，亦漸豐盛。有人勸許武娶妻。許武答道：『若娶妻，便當與二弟別居，篤夫婦之愛，而忘手足之情，吾不忍也。』由是晝則同耕，夜則同讀，食必同器，宿必同床。鄉里傳出箇大名，都稱爲『孝弟許武』。又傳出幾句口號道：

『陽羨許季長耕讀晝夜忙，教誨二弟俱成行，不是長兄是父娘。』

時州牧郡守俱聞其名交章薦舉朝廷徵爲議郎下詔會稽郡太守奉旨檄下刻日勸駕許武迫於君命料難推回分付兩箇兄弟在家躬耕力學一如我在家之時不可懈惰廢業有負先人遺訓又囑付奴僕俱要小心安分聽兩箇家主役使早起夜眠共扶家業囑付已畢收拾行裝不用官府車輛自己僱了脚力登車只帶一箇童兒望長安進發不一日到京朝見受職。

長安城中聞得孝弟許武之名爭來拜訪識荆此時望重朝班名聞四野朝中大臣探聽得許武尙未婚娶多欲以女妻之者許武心下想道：『我兄弟三人年皆強壯皆未有妻我若先娶殊非爲兄之道况我家世耕讀僥倖備員朝署便與縉紳大家爲婚那女子自恃家門未免驕貴之氣不惟壞了我儒素門風異日我兩箇兄弟娶了貧賤人家女子妯娌之間怎生相處從來兄弟不睦多因婦人而起我不可不防其漸也』腹中雖如此躊躇却是說不出的話只得權辭以對說家中已定下糟糠之婦不敢停妻再娶恐被宋弘所笑衆人聞之愈加敬重况許武精於經術朝廷有大政事公卿不能決往往來請教他他引古證今議論悉中窾要但

是許武所議，衆人皆以爲確不可易，公卿倚之爲重。不數年間，累遷至御史大夫之職。忽一日，思想二弟在家，力學多年，不見州郡薦舉，誠恐怠荒失業，意欲回家省視，遂上疏。其略云：

「臣以菲才，遭逢聖代，致位通顯，未謀報稱，敢圖暇逸。古語有云：『人生百行，孝弟爲先。』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先父母早背，域兆未修。臣弟二人，學業未立。臣三十未娶，五倫之中，乃缺其二。願賜臣假，暫歸鄉里。倘念臣犬馬之力，尙可鞭笞，奔馳有日。」

天子覽奏，准給假暫歸，命乘傳衣錦還鄉，復賜黃金二十斤，爲婚禮之費。許武謝恩辭朝，百官於郊外送行。正是：

報道錦衣歸故里，爭誇白屋出公卿。

許武既歸，省視先塋已畢，便乃納還官誥，只推有病，不願爲官。過了些時，從容召二弟至前，詢其學業之進退。許晏、許普，應答如流，理明詞暢。許武心中大喜，再稽查田宅之數，比前恢廓數倍，皆二弟勤儉之所積也。

武於是遍訪里中良家女子，先與兩箇兄弟定親，自己方纔娶妻，續又與二弟婚配。約莫數月，忽然對二弟說道：『吾聞兄弟有析居之義；今吾與汝皆已娶婦，田產不薄，理宜各立門戶。』二弟唯唯惟命。乃擇日治酒，遍召里中父老。三爵已過，乃告以析居之事。因悉召僮僕至前，將所有家財，一一分割。首取廣宅自予，說道：『吾位爲貴臣，門宜榮戟，體面不可不肅；汝輩力田耕作，得竹廬茅舍足矣。』又閱田地之籍，凡良田悉歸之己，將饒薄者量給二弟。說道：『我賓客衆盛，交游日廣，非此不足以供吾用；汝輩數口之家，但能力作，只此可無凍餒，吾不欲汝多財以損德也。』又悉取奴僕之壯健伶俐者，說道：『吾出入跟隨，非此不足以給使令；汝輩合力耕作，正須此愚蠢者作伴，老弱饋食足矣，不須多人，費汝衣食也。』

衆父老一向知許武是箇孝弟之人，這番分財，定然辭多就少；不想他般般件件，自占便宜，兩箇小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之五，全無謙讓之心，大有欺凌之意。衆人心中甚是不平。有幾箇剛直老人，氣忿不過，竟自去了。有箇心直口快的，便想要開口說句公道話與兩箇小兄弟做喬主張；其中又有箇老成的，背地裏捏手捏腳，教他莫說，就此罷了。

那教他莫說的，也有些見識。他道：「富貴的人與貧賤的人不是一般肚腸。許武已做了顯官，比不得當初了。常言道：『疏不間親。』你我終是外人，怎管得他家事？就是好言相勸，料未必聽從，枉費了唇舌，到挑撥他兄弟不和。倘或做兄弟的肯讓哥哥，十分之美，你我又嘔這閒氣則甚？若做兄弟的心上不甘，必然爭論，等他爭論時節，我們替他做箇主張，却不是好？」正是：

事非干己休多管，話不投機莫強言。

原來許晏許普，自從蒙哥哥教誨，知書達禮，全以孝弟爲重；見哥哥如此分析，以爲理之當然，絕無幾微不平的意思。

許武分撥已定，衆人皆散。許武居中住了正房；其左右小房，許晏許普各住一邊，每日率領家奴下田耕種，暇則讀書，時時將疑義叩問哥哥，以此爲常。妯娌之間，也學他兄弟三人，一般和順。從此里中父老，人人薄許武之所爲，都可憐他兩箇兄弟，私下議論道：「許武是箇假孝廉，許晏許普纔是箇真孝廉。他思念父母面上，一體同氣，聽其教誨，唯唯諾諾，並不違拗，豈

不是孝，他又重義輕財，任分多分少，全不爭論，豈不是廉？起初里中傳箇好名，叫做「孝弟許武」。如今抹落了「武」字，改做「孝弟許家」。把許晏、許普，弄出一箇大名來。那漢朝清議極重，又傳出幾句口號，道是：

「假孝廉，做官員；真孝廉，出口錢。假孝廉，據高軒；真孝廉，守茅簷。假孝廉，富田園；真孝廉，執鋤鎌。真爲玉，假爲瓦。瓦登厦，玉拋野。不宜真，只宜假。」

那時明帝即位，下詔求賢，令有司訪問篤行有學之士，登門禮聘，傳驛至京。詔書到會稽郡，郡守分諭各縣。縣令平昔已知許晏、許普，讓產不爭之事，又值父老公舉他，真孝真廉行過其兄，就把二人申報本郡郡守和州牧，皆素聞其名，一同舉薦。縣令親到其門，下車投謁，手捧玄纁束帛，備陳天子求賢之意。許晏、許普，謙讓不已。

許武道：「幼學壯行，君子本分之事，吾弟不可固辭。」二人只得應詔，別了哥嫂，乘傳到於長安，朝見天子。拜舞已畢，天子金口玉言問道：「卿是許武之弟乎？」晏普叩頭應是。天子又道：「聞卿家有孝弟之名，卿之廉讓，有過于兄，朕心嘉悅。」晏普叩頭道：「聖運龍興，闢門

訪落，此乃帝王盛典。郡縣不以臣晏普爲不肖，有濶聖聰。臣幼失怙恃，承兄武教訓，兢兢自守，耕耘誦讀之外，別無他長。臣等不能及兄武之萬一。天子聞對，嘉其謙德，即日俱拜爲內史。不五年間，皆至九卿之位。居官雖不如乃兄赫赫之名，然滿朝稱爲廉讓。

忽一日，許武致家書於二弟。二弟拆開看之，書曰：

「匹夫而膺辟召，仕宦而至九卿，此亦人生之極榮也。二疏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既無出類拔萃之才，宜急流勇退，以避賢路。」

晏普得書，即日同上疏辭官。天子不許。疏三上，天子問宰相宋均道：「許晏、許普，壯年入仕，備位九卿，朕待之不薄，而屢屢求退，何也？」宋均奏道：「晏普兄弟三人，天性孝友。今許武久居林下，而晏普並駕天衢，其心或有未安。」天子道：「朕并召許武，使兄弟三人同朝輔政，何如？」宋均道：「臣察晏普之意，出於至誠，陛下不若姑從所請，以遂其高。異日更下詔徵之，或訪先朝故事，就近與一大郡，以展其未盡之才，因便便道歸省，則陛下好賢之誠，與晏普友愛之意，兩得之矣。」

天子准奏，即拜許晏爲丹陽郡太守，許普爲吳郡太守，各賜黃金二十斤，寬假三月，以盡兄弟之情。許晏、許普謝恩辭朝，公卿俱出郭到十里長亭相餞而別。

晏普二人星夜回到陽羨，拜見了哥哥，將朝廷所賜黃金，盡數獻出。許武道：『這是聖上恩賜，吾何敢當！』教二弟各自收去。

次日，許武備下三牲祭禮，率領二弟，到父母墳塋拜奠了畢，隨即設宴，遍召里中父老。許氏三兄弟都做了大官，雖然他不以富貴驕人，自然聲勢赫奕。聞他呼喚，那箇敢不來？況且加箇『請』字，那時衆父老來得愈加整齊。

許武手捧酒卮，親自勸酒。衆人都道：『長文公與二哥三哥接風之酒，老漢輩安敢僭先？』此時風俗淳厚，鄉黨序齒，許武出仕已久，還叫一句『長文公』。那兩箇兄弟又下一輩了，雖是九卿之貴，鄉尊故舊，依舊稱『哥』。

許武道：『下官此席，專屈諸鄉親下降，有句肺腑之言奉告，必須滿飲三盃，方敢奉聞。』衆人被勸，依次飲訖。許武教兩箇兄弟，次第把盞，各敬一盃。衆人飲罷，齊聲道：『老漢輩承賢』



昆玉厚愛，借花獻佛，也要奉敬。」許武等三人亦各飲訖，衆人道：「適纔長文公所諭金玉之言，老漢輩拱聽已久，願得示下。」許武疊兩箇指頭，說將出來，言無數句，使聽者毛骨聳然。正是：

斥鷃不知大鵬，河伯不知海若。聖賢一段苦心，庸人豈能測度？

許武當時未曾開談，先流下淚來。嚇得衆人驚惶無措。兩箇兄弟慌忙跪下，問道：「哥哥何故悲傷？」許武道：「我的心事，藏之數年，今日不得不言。」指著晏普道：「只因爲你兩箇名譽未成，使我作違心之事，冒不韙之名，有玷於祖宗，貽笑於鄉里，所以流淚。」遂取出一卷冊籍，把與衆人觀看。原來是田里屋宅及歷年收斂米粟布帛之數。衆人還未曉其意。

許武又道：「我當初教育兩箇兄弟，原要他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不想我虛名早著，遂先顯達。二弟在家，躬耕力學，不得州郡徵辟。我欲效古人祁大夫內舉不避親，誠恐不知二弟之學行者，說他因兄而得官，誤了終身名節。我故倡爲析居之義，將大宅良田，強奴健婢，悉據爲己有。度吾弟素敦愛敬，決不爭競吾暫冒貪饕之迹，吾弟方有廉讓之名。果蒙鄉里公評，榮膺

徵聘今位列公卿官方無玷吾志已遂矣。這些田房奴婢，都是公共之物，我豈可一人獨享。這幾年以來，所收米穀布帛，分毫不敢妄用，盡數開載在那冊籍上。今日交付二弟，表爲兄的向來心迹，也教衆鄉尊得知。」

衆父老到此方知許武先年析產一片苦心，自愧見識低微，不能窺測齊聲稱歎不已。只有許晏許普，哭倒在地道：「做兄弟的蒙哥哥教訓成人，僥倖得有今日，誰知哥哥如此用心，是弟輩不肖，不能自致青雲之上，有累兄長。今日若非兄長自說弟輩都在夢中，兄長盛德從古未有。只是弟輩不肖之罪，萬分難贖。這些小家財，原是兄長苦掙來的，合該兄長管業，弟輩衣食自足，不消兄長掛念。」許武道：「做哥的力田有年，頗知生殖；況且宦情已淡，便當老於耨鋤，以終天年。二弟年富力強，方司民社，宜資莊產，以終廉節。」晏普又道：「哥哥爲弟輩而自污，弟輩既得名又欲得利，是天下第一等貪夫了；不惟玷辱了祖宗，亦且玷辱了哥哥。萬望哥哥收回冊籍，聊減弟輩萬一之罪！」

衆父老見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讓，你不收，我不受，一齊向前勸道：「賢昆玉所言，都則一

般道理。長文公若獨得了這田產，不見得向來成全兩位這一段苦心；兩位若徑受了，又負了令兄長文公這一段美意。依老漢輩愚見，宜作三股均分，無厚無薄，這纔見兄友弟恭，各盡其道。』他三箇兀自你推我讓。那父老中有前番那幾箇剛直的，挺身向前，厲聲說道：『吾等適纔處分，其得中正之道；若再推遜，便是矯情沽譽了。把這冊籍來，待老漢與你分割。』

許武兄弟三人，便不敢多言，只得聽他主張。當時將田產配搭三股分開，各自管業。中間大宅仍舊許武居住；左右屋宇窄狹，以所在粟帛之數補償。晏普他日自行改造。其童婢亦皆分派。衆父老都稱爲公平。許武等三人施禮作謝，邀入正席飲酒，盡歡而散。

許武心中終以前番析產之事爲歉，欲將所得良田之半立爲義莊，以贍鄉里。許晏、許普聞知，亦各出己產相助。里中人人歎服，又傳出幾句口號來，道是：

『真孝廉，惟許武。誰繼之？晏與普。弟不爭，兄不取。作義莊，贍鄉里。嗚呼，孝廉誰可比！』

晏普感兄之義，又將朝廷所賜黃金，大市牛酒，日日邀里中父老與哥哥會飲。如七三月，

假期已滿，晏普不忍與哥哥分別，各要納還官誥。許武再三勸諭，責以大義，二人只得聽從，各携妻小赴任。

却說里中父老將許武一門孝弟之事，備細申聞郡縣。郡縣爲之奏聞。聖旨命有司旌表其門，稱其里爲「孝弟里」。後來三公九卿交章薦許武德行絕倫，不宜逸之田野，累詔起用。許武只不奉詔，有人問其緣故。許武道：「兩弟在朝，居位之時，吾曾諷以知足知止，我若今日復出應詔，是自食其言了。况這聞朝廷之上，是非相激，勢利相傾，恐非縉紳之福，不如躬耕樂道之爲愈耳。」人皆服其高見。

再說晏普到任，守其乃兄之教，各以清節自勵，大有政聲。後聞其兄高致不肯出山，兄弟相約，各將印綬納還，奔回田里，日奉其兄，爲山水之游，盡老百年而終。許武子孫昌茂，累代衣冠不絕，至今稱爲「孝弟許家」。云。後人作歌歎道：

『今人兄弟多分產，古人兄弟亦分產。古人分產成弟名，今人分產但鬻爭。』

『古人自污爲孝弟，今人自污爭微利。孝弟名高身並榮，微利相爭家共傾。』

『安得盡居孝弟里，却把鬪牆人愧死！』

## 第二回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也須陰陽兩相扶。

時人不解蒼天意，枉使身心著意圖。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春。哥哥名喚王春。弟兄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春的叫做瓊真。瓊英許配本郡一箇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真許配本郡蕭別駕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

瓊英方年十歲，母親先喪，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託與其弟，囑付道：『我並無子嗣，止有此女，你把做嫡女看成，待其長成，好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盡數與之。有潘家原聘財禮，置下田莊，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莫負吾言！』囑罷氣絕。殯葬事畢，王春將姪女瓊英接回家中，與女兒瓊真作伴。

忽一年元旦，潘華和蕭雅不約而同到王春家來拜年。那潘華生得粉臉朱唇，如美女。

般，人都稱爲『玉孩童』。蕭雅一臉麻子，眼脰齒齷，好似飛天夜叉模樣。一美一醜，相形起來，那標致的越覺美玉增輝，那醜陋的越覺泥塗無色。況且潘華衣服炫麗，有心賣富，脫一通換一通。那蕭雅是老實人家，不以穿著爲事。常言道：『佛是金裝，人是衣裝。』世人眼孔淺的多，只有皮相，沒有骨相。王家若男若女，若大若小，那一箇不欣羨潘小官人美貌如潘安再世，暗地顛唇簸嘴，批點那飛天夜叉之醜。王奉自己也看不過，心上好不快活。

不一日，蕭別駕卒於任所，蕭雅奔喪扶柩而回。他雖是箇世家，累代清官，家無餘積，自別駕死後，日漸消索。潘百萬是箇暴富，家事日盛一日。王奉忽起一箇不良之心，想道：『蕭家甚貧，女婿又醜，潘家又富，女婿又標致，何不把瓊英瓊真暗地兌轉？誰人知道？也不教親生女兒在窮漢家受苦。』主意已定，到臨嫁之時，將瓊真充做姪女，嫁與潘家，哥哥所遺衣飾莊田之類，都把他去，却將瓊英反爲己女，嫁與那飛天夜叉爲配。自己薄薄備些妝奩嫁送。瓊英但憑叔叔做主，敢怒而不敢言。

誰知嫁後，那潘華自恃家富，不習詩書，不務生理，專一闕賭爲事。父親累訓不從，氣憤而

亡。潘華益無顧忌，日逐與無賴小人酒食遊戲，不上十年，把百萬家資敗得罄盡，寸土俱無。丈人屢次周給他，如炭中沃雪，全然不濟，結末迫於凍餒，瞞著丈人，要引渾家去投靠人家爲奴。

王奉聞知此信，將女兒瓊真接回家中養老，不許女婿上門。潘華流落他鄉，不知下落。那蕭雅勤苦攻書，後來一舉成名，直做到尙書地位。瓊英封一品夫人。有詩爲證：

目前貧富非爲准，久後窮通未可知。顛倒任君瞞昧做，鬼神昭鑒定無私。

看官，你道爲何說這王奉嫁女這一事？止爲世人只顧眼前，不思日後，只要損人利己，豈知人有百算，天只有一算。你心下想得滑碌碌的一條路，天未必隨你走哩，還是平日行善爲高。

今日說一段話本，正與王奉相反，喚做『兩縣令競義婚孤女』。這樁故事，出在梁唐晉漢周五代之季。其時周太祖郭威在位，改元廣順；雖居正統之尊，未就混一之勢，四方割據稱雄者還有幾處，共是五國三鎮：那五國周郭威，南漢劉晟，北漢劉晏，南唐李昇，蜀孟知祥。那三



鎮吳越錢鏐，湖南周行逢，荆南高季昌。

單說南唐李氏有國，轄下江州地方。內中單表江州德化縣一箇知縣，姓石名璧，原是撫州臨川縣人氏，流寓建康，四旬之外，喪了夫人，又無兒子，止有八歲親女月香，和一箇養娘隨任。那官人爲官清正，單喫德化縣中一口水；又且聽訟明決，雪冤理滯，果然政簡刑清，民安盜息。退堂之暇，就抱月香坐於膝上，教他識字，又或時養娘和他下棋蹴鞠，百般頑耍，他從旁教導，只爲無娘之女，一分愛惜。

一日，養娘和月香在庭中蹴那小小毬兒爲戲。養娘一脚踢起，去勢重了些，那毬擊地而起，連跳幾跳，的溜溜滾去，滾入一箇地穴裏。那地穴約有二三尺深，原是埋缸貯水的所在。養娘手短，攬他不著，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毬兒。石璧道：『且住。』問女兒月香道：『你有甚計較，使毬兒自走出來麼？』月香想了一想，便道：『有計了。』卽叫養娘去提過一桶水來，傾在穴內，那毬便浮在水面；再傾一桶，穴中水滿，其毬隨水而出。石璧本是要試女孩兒的聰明，

見其取水出甌，智意過人，不勝之喜。

閒話休。那官人在任不上二年，誰知命裏官星不現，飛禍相侵！一夜倉中失火，急去救時，已燒損官糧千餘石。那時米貴一石值一貫五百。亂離之際，軍糧最重。南唐法度，凡官府破耗軍糧至三百石者，卽行處斬；只爲石壁是箇清官，又且火災天數，非關本官私弊。上官都替他分解保奏。唐主怒猶未息，將本官削職，要他賠償，估價共該一千五百餘兩，把家私變賣，未盡其半。石壁被本府軟監，追逼不過，鬱成一病，數日而死，遺下女兒和養娘二口，少不得著落牙婆官賣，取價償官。這等苦楚，正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

却說本縣有箇百姓，叫做賈昌，昔年被人誣陷，坐假人命事，問成死罪在獄。虧石知縣到任，審出冤情，將他釋放。賈昌銜保家活命之恩，無從報効，一向在外爲商。近日方回，正值石知縣身死，卽往撫尸慟哭，備辦衣衾棺木，與他殯殮合家挂孝，買地營葬；又聞得所欠官糧尙多，

欲待替他賠補了，又怕錢糧干係，不敢開端惹禍；見說小姐和養娘發出，着牙婆官賣，慌忙帶了銀子，到李牙婆家，問他多少身價。李牙婆取出硃批的官票來看，養娘十六歲，只判得三十兩；月香十歲，到判了五十兩。却是爲何？月香雖然年小，容貌美秀可愛，養娘不過粗使之婢，故此判價不等。

賈昌並無吝色，身邊取出銀包，兌足了八十兩紋銀，交付牙婆，又謝他五兩銀子，卽時領取二人回家。李牙婆把兩箇身價交納官庫，地方呈明石知縣家財人口，變賣都盡，上官只得在別項挪移賠補，不在話下。

却說月香自從父親死後，沒一刻不啼啼哭哭。今日又不認得賈昌是什麼人，買他歸去，必然落於下賤，一路痛哭不已。養娘道：『小姐，你今番到人家去，不比在老爺身邊，只管啼哭，必遭打罵。』

月香聽說，愈覺恚傷。誰知賈昌一片仁義之心，領到家中，與老婆相見，對老婆說：『此乃

恩人石相公的小姐那一箇就是伏侍小姐的養娘。我當初若沒有恩人，此身死於縲紲。今日見他小姐，如見恩人之面。你可另收拾一間香房，教他兩個住下，好茶好飯供待他，不可怠慢。後來倘有親族來訪，那時送還，也盡我一點報効之心；不然之時，待他長成，就本縣擇箇門當戶對的人家，一夫一婦，嫁他出去，恩人墳墓，也有箇親人看覷。那箇養娘，依舊教他伏侍小姐。等他兩箇作伴，做些女工，不要他在外答應。」

月香生成伶俐，見賈昌如此分付老婆，慌忙上前萬福道：「奴家賣身在此，爲奴爲婢，理之當然；蒙恩人抬舉，此乃再生之恩，乞受奴一拜，收爲義女。」說罷，卽忙下跪。慌得那賈昌連忙也跪在地下，忙教老婆扶起，道：「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這螻蟻之命，都出老相公所賜，就是這位養娘，小人也不敢怠慢，何況小姐？小人怎敢妄自尊大！暫時屈在寒家，權當賓客相待。望小姐勿責怠慢，小人夫妻有幸。」月香再三稱謝。賈昌又分付家中男女，都稱爲「石小姐。」那小姐稱賈昌夫婦，但呼賈公賈婆，不在話下。

原來賈昌的老婆素性不甚賢慧，初時看上月香生得清秀乖巧，自己無男無女，有心要

收他做箇螟蛉女兒，心下甚是歡喜；聽說賓客相待，尤有三分不耐煩了，却滅不得石知縣的恩，沒奈何依著丈夫言語，勉強奉承。後來賈昌在外爲商，每得好綢好絹，先儘上好的寄與石小姐做衣服穿，比及回家先問石小姐安否，老婆心下漸漸不平。又過些時，把馬腳露出來了；但是賈昌在家，朝饔夕飧，也還成箇規矩，口中假意奉承幾句；但背了賈昌時，茶不茶，飯不飯，另是一樣光景了。養娘常叫出外邊雜差雜使，不容他一刻空閒。又每日間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鍼指還他。倘手遲脚慢，便去捉雞罵狗，口裏好不乾淨哩！正是：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

養娘受氣不過，稟知小姐，欲待等賈公回家告訴他一番。月香斷然不肯，說道：『當初他用錢買我，原不指望他擡舉；今日賈婆雖有不到之處，却與賈公無干。你若說他，把賈公這段美情都沒了。我與你命薄之人，只索忍耐爲上。』

忽一日，賈公做客回家，止撞着養娘在外汲水，面龐比前甚是黑瘦了。賈公道：『養娘，我只教你伏侍小姐，誰要你汲水？且放著水桶，另教人來擔罷。』養娘放了水桶，動了箇感傷之

念，不覺滴下幾點淚來。賈公要盤問時，他把手拭淚，忙忙的奔進去了。賈公心中甚疑，見了老婆，問道：『石小姐和養娘沒有甚事麼？』老婆回言沒有。初歸之際，事體多頭，也就開過一邊。又過了幾日，賈公偶然到近處人家走動回來，不見老婆在房，自往厨下去尋他說話，正撞見養娘從厨下來，也沒有托盤，右手拿一大碗飯，左手一隻空碗，碗上頂一碟醃菜葉兒。賈公有心閃在隱處看時，養娘走石小姐房中去了。賈公不省得這飯是誰喫的，一些葷腥也沒有，那時不往厨下，竟悄悄的走在石小姐房前，向門縫裏張時，只見石小姐將這碟醃菜葉兒過飯，心中大怒，便與老婆鬧將起來。

老婆道：『葷腥儘有，我又不是不捨得與他喫，那丫頭自不來擔，難道要老娘送進房去不成？』賈公道：『我原說過來，石家的養娘，只教他在房中與小姐作伴。我家厨下走使的又不少，誰要他出房擔飯？前日那養娘噙著兩眼淚，在外街汲水，我已疑心，是必家中把他難爲了，只爲匆忙，不曾細問得。原來你恁地無恩無義，連石小姐都怠慢！見放著許多葷菜，却叫他喫白飯，是甚道理？我在家尙然如此，我出外時，可知連飯也沒得與他們喫飽。我這番回來，見

他們著實黑瘦了。』

老婆道：『別人家丫頭，那要你這般疼他！養得白白壯壯，你可收用他做小老婆麼？』  
公道：『放屁！說的是什麼話！你這樣不通理的人，我不與你講嘴。自明日爲始，我叫當值的每日另買一分肉菜供給他兩口，不要在家火中算賬，省得奪了你的口食，你又不歡喜！』

老婆自家覺得有些不是，口裏也含含糊糊的哼了幾句，便不言語了。從此賈公分付當值的每日肉菜分做兩分，却叫厨下丫頭們各自安排送飯。這幾時好不齊整。正是：

人情若比初相識，到底終無怨恨心。

賈昌因奉養石小姐，有一年多不出外經營，老婆却也做意修好，相忘於無言。月香在賈公家一住五年，看看長成，賈昌意思要密訪個好主兒，嫁他出去了，方纔放心，自家好出門做生意。這也是賈公的心事，背地裏自去勾當，曉得老婆不賢，又與他商量怎的？若是湊巧，賠些妝奩嫁出去了，可不乾淨？何期姻緣不偶！內中也有緣故。但是出身微微的，賈公又怕辱抹了石知縣，不肯俯就；但是略有些名目的，那箇肯要百姓人家的養娘爲婦？所以好事難成。

賈公見姻事不就，老婆又和順了，家中供給又立了常規，捨不得擔閣生意，只得又出外爲商；未行數日之前，預先叮嚀老婆有十來次，只教好生看待石小姐和養娘兩口；又請石小姐出來，再三安慰，連養娘都用許多好言安放；又分付老婆道：「他骨氣也比你重幾百分哩，你切莫慢他。若是不依我言語，我回家時就不與你認夫妻了！」又喚當值的和厨下丫頭，都分付過了，方纔出門。

臨歧，賈公叮嚀語，只爲當初受德深。

却說賈昌的老婆一向被老公在家作興石小姐和養娘，心下好生不樂，沒奈何，只得由他；受了一肚子的腌臢昏悶之氣，一等老公出門，三日之後，就便起家主母的勢來，尋箇茶遞飯晏，小小不是的題目，先將厨下丫頭試法，連打幾箇巴掌，罵道：「賤人，你是我手內用錢討的，如何恁地扯大！你恃了那箇小主母的勢頭，却不用心伏侍我家長在家日，縱容了你，如今他出去了，少不得要還老娘的規矩！除却老娘外，那箇該伏侍的？要飯喫時，等他自擔不要你？」



們獻勤，却擔誤老娘的差使！』罵了一回，就乘着熱鬧中，喚過當值的分付，將賈公派下另一分肉菜錢乾折進來，不要買了。當值的，不敢不依。且喜月香能甘淡薄，全不介意。

又過了些時，忽一日，養娘擔洗臉水，遲了些，水已涼了，養娘不合哼了一句。那婆娘聽得了，特地叫來發作道：『這水不是你擔的！別人燒著湯，你便胡亂用些罷！當初在牙婆家，那箇燒湯與你洗臉！』養娘耐嘴不住，便回了幾句言語道：『誰要他們擔水燒湯？我又不是不會擔水過的。兩隻手也會燒火。下次我自擔水自燒，不費廚下姐姐們氣力便了。』

那婆娘提醒了他當初會擔水過這句話，便罵道：『小賤人！你當先擔得幾桶水，便在外邊做身做分，哭與家長知道，連累老娘受了百般嘔氣！今日老娘要討箇帳兒！你既說會擔水，會燒火，把兩件事都交在你身上！每日常用的水，都要你擔，不許躲懶！是火都要你燒，若是難爲了柴，老娘都要計較！且等你知心知意的家長回家時，你再啼啼哭哭告訴他便了！也不怕他趕了老娘出去！』

月香在房中聽得賈婆發作自己的丫頭，慌忙移步上前，萬福謝罪，招得許多不是，叫賈

婆莫怪。養娘道：『果是婢子不是了，只求看小姐面上，不要計較。』那老婆愈加忿怒，便道：『什麼小姐！小姐是小姐，不到我家來了！我是箇百姓人家，不曉得小姐是什麼品級！你動不動把來壓老娘，老娘骨氣雖輕，不受人壓量的！今日要說箇明白就是小姐，也說不得，費了大錢討的，少不得老娘是箇主母，賈婆也不是你叫的！』

月香聽得話不投機，含著眼淚，自進房去了。那婆娘分付廚下，不許叫石小姐，只叫他月香名字；又分付養娘，只在廚下專管擔水燒火，不許進月香房中。月香若要飯喫時，待他自到廚房來取。其夜又叫丫頭搬了養娘的被窩，到自己房中去。月香坐箇更深，不見養娘進來，只得自己閉門而睡。

又過幾日，那婆娘喚月香出房，却叫丫頭把他的房門鎖了。月香沒了房，只得在外面盤旋，夜間就同養娘一舖睡，睡起時就叫他拿東拿西，役使他起來。『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月香無可奈何，只得伏低伏小。

那婆娘見月香隨順了，心中暗喜，驀地開了他房門的鎖，把他房中搬得一空；凡丈夫一

向寄來的好紬好緞，曾做不曾做的，都遷入自己箱籠，被窩也收起了不還他。月香暗暗叫苦不敢則聲。

忽一日，賈公書信回來，又寄許多東西與石小姐，書中囑付老婆好生看待，不久我使回來。那婆娘把東西收起，思想道：『我把石家兩箇丫頭作賤够了，丈夫回來，必然斷鬧。難道我懼怕老公，重新奉承他起來不成？那老亡八把這兩箇瘦馬養著，不知作何結束。他臨行之時，說道若不依他言語，就不與我做夫妻了；一定他起了什麼不良之心。那月香好副嘴臉，年已長成，倘或有意留他，也不見得，那時我爭風喫醋便遲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他兩箇賣去他方，老亡八回來，也只一怪，拼得斷鬧一場，難道又去贖他回來不成？好計好計！』正是：

眼孔淺時無大量，心田偏處有好謀。

當下那婆娘分付當值的：『與我喚那張牙婆到來，我有話說。』不一時，當值的將張婆引到，賈婆叫月香和養娘都相見了，却發付他開去，對張婆說道：『我家六年前討下這兩箇

丫頭，如今大的忒大了，小的又嬌嬌的，做不得生活，都要賣他出去。你與我快尋箇主兒。」原來當先官賣之事，是李牙婆經手；此時李婆已死，官私做媒，又推張婆出尖了。

張婆道：「那年紀小的，正有箇好主兒在此，只怕大娘不肯。」賈婆道：「有甚不肯？」張婆道：「就是本縣大尹老爺，覆姓鍾離，名義壽春人氏，親生一位小姐，許配德安縣高大尹的長公子，在任上行聘的，不日就要來娶親了。本縣嫁妝都已備得十全，只是缺少一箇隨嫁的養娘。昨日大尹老爺喚老媳婦當面分付過了。老媳婦正沒處尋，宅上這位小娘子，正中其選。只是異鄉之人，怕大娘不捨得與他。」

賈婆想道：「我正要尋個遠方的主顧，來得正好。況且知縣相公要了人去，丈夫回來，料他不敢罵聲。」便道：「做官府家的陪嫁，勝似在我家十倍，我有什麼不捨得！只是不要虧了我的原價便好。」張婆道：「原價許多？」賈婆道：「十來歲時就是五十兩討的，如今飯錢又弄一主在身上了。」張婆道：「喫的飯是算不得帳，這五十兩銀子，在老媳婦身上。」賈婆道：「那一箇老丫頭也替我覓箇人家便好。他兩箇是一夥兒來的，去了一箇，那一箇也養不得。」

了。況且年紀一二十之外，又是要老公的時候，留他甚麼！」張婆道：「那箇要多少身價？」賈婆道：「原是三十兩銀子討的。」牙婆道：「粗貨兒，值不得這許多，若是減得一半，老媳婦到有箇外甥在身邊，三十歲了，老媳婦原許下與他娶一房妻小的，因手頭不寬展，捱下去，這到是雌雄一對兒。」賈婆道：「既是你的外甥，便讓你五兩銀子。」張婆道：「連這小娘子的媒禮在內，讓我十兩罷。」賈婆道：「也不爲大事，你且說合起來。」張婆道：「老媳婦如今先去回覆知縣相公，若講得成時，一手交錢，一手就要交貨的。」賈婆道：「你今晚還來否？」張婆道：「今晚還要與外甥商量來不及了，明日早來回話，多分兩箇都要成的。」說罷別去，不在話下。

却說大尹鍾離義到任有一年零三箇月了，前任馬公，是頂那石大尹的缺；馬公陞任去後，鍾離義又是頂馬公的缺。鍾離大尹與德安高大尹原是箇同鄉。高大尹生下二子，長曰高登，年十八歲；次日高升，年十六歲。

這高登便是鍾離公的女婿。原來鍾離公未曾有子，止生此女，小字瑞枝，方年一十七歲，選定本年十月望日出嫁。此時九月下旬，吉期將近，鍾離公分付張婆急切要尋箇陪嫁。

張婆得了賈家這頭門路，就去回復大尹。大尹道：「若是人物好時，就是五十兩也不多，明日庫上來領價，晚上就要過門的。」張婆道：「領相公鈞旨。」當晚回家與外甥趙二商議，有這相應的親事，要與他完婚。趙二先歡喜了一夜。次早，趙二使去整理衣衫，準備做新郎。張婆在家中先湊足了二十兩身價，隨即到縣，取知縣相公鈞帖，到庫上兌了五十兩銀子，來到賈家，把這兩項銀子交付與賈婆，分疏得明明白白。賈婆都收下了。

少頃，縣中差兩名皂隸，兩箇轎夫，擡著一頂小轎，到賈家門首停下。賈婆初時都不通知。月香曉得，臨期竟打發他上轎。月香正不知叫他那裏去，和養娘兩箇叫天叫地，放聲大哭。賈婆不管三七二十一，和張婆兩箇，你一推，我一攬，攬他出了大門。張婆方纔說明：「小娘子不要啼哭了。你家主母將你賣與本縣知縣相公處做小姐的陪嫁，此去好不富貴！官府衙門，不是耍處！」事到其間，哭也無益，月香只得收淚上轎而去。

轎夫擡進後堂，月香見了鍾離義，還只當福。張婆在旁道：「這就是老爺了，須下箇大禮。」月香只得磕頭；立起身來，不覺淚珠滿面。張婆教他拭乾了淚眼，引入私衙，見了夫人和瑞枝小姐，問其小名，對以月香。夫人道：「好箇『月香』二字，不必更改。」就發他伏侍小姐。鍾離公厚實，張婆不在話下。

可憐宦室嬌香女，權作閨中使令人！

張婆出衙已是西牌時分，來到賈家，只見那養娘正思想小姐，在廚下痛哭。賈婆對他說道：「我今把你嫁與張媽媽的外甥一夫一婦，比月香到勝幾分，不要悲傷了。」張婆也勸慰他一番。趙二在泥堂內洗了箇淨浴，打扮的帽兒光光，衣衫簇簇，自家提了一對燈籠，前來接親。張婆叫養娘拜別了賈婆，那養娘原是個大脚，張婆扶着步行到家，與外甥成親。

話休絮煩，再說月香小姐自那日進了鍾離相公衙內，次日，夫人分付新來婢子，將中堂打掃。月香領命，携帚而去。鍾離義梳洗已畢，打點早衙理事，步出中堂，只見新來婢子，呆呆的

把著一把掃帚，立於庭中。鍾離公暗暗稱怪，悄地上前看時，原來庭中有一箇土穴，月香對了那穴，汪汪流淚。

鍾離公不解其故，走入中堂，喚月香上來，問其緣故。月香愈加哀泣，口稱「不敢」。鍾離公再三詰問，月香緘收淚而言道：「賤妾幼時，父親曾於此地教妾蹴毬爲戲，誤落毬於此穴。父親問妾道：『你可有計較，使毬自出於穴，不須拾取？』賤妾答云：『有計。』卽遣養娘取水灌之，水滿毬浮自出穴外。老親謂妾聰明，不勝之喜。今雖年久，尙然記憶。觀物傷情，不覺哀泣。願相公俯賜矜憐，勿加罪責！」

鍾離公大驚道：「汝父姓甚名誰？你幼時如何得到此地？須細細說與我知。」月香道：「妾父姓石名璧，六年前在此作縣令，只爲天火燒倉，朝廷將父革職，勒令賠償，父親病鬱而死。有司將妾和養娘官賣到本縣賈公家，賈公向被冤繫，蒙我父活命之恩，故將賤妾甚相看待，撫養至今。因賈公出外爲商，其妻不能相容，將妾轉賣於此。只此實情，並無欺隱。」

今朝訴出衷腸事，鐵石人知也淚垂。



鍾離公聽罷，正是『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我與石璧一般是箇縣尹，他只爲遭時不幸，遇了天災，親生女兒，就淪於下賤；我若不聞不見，到也罷了，天叫他到我衙裏，我若不扶持他，同官體面何存？石公在九泉之下，以我爲何如人？』當下請夫人上堂，就把月香的來歷細細叙明。夫人道：『似這等說，他也是箇縣令之女，豈可賤婢相看？目今女孩兒嫁期又近，相公何以處之？』鍾離公道：『今後不要月香服役，可與女孩兒姊妹相稱，下官自有處置。』即時修書一封，差人送到親家高大尹處。高大尹拆書觀看，原來是求寬嫁娶之期。書上寫道：『婚男嫁女，雖父母之心，舍己成人，乃高明之事。近因小女出閣，預遣媵婢月香，見其顏色端麗，舉止安詳，心竊異之；訪求來歷，乃知卽兩任前石縣令之女。石公廉吏，因倉火失官喪軀，女亦官賣，輾轉售於寒家。同官之女，猶吾女也。此女年已及笄，不惟不可屈爲媵婢，且不可使吾女先此女而嫁。僕今急爲此女擇婿，將以小女薄奩嫁之。令郎姻期少待改卜。特此拜懇，伏惟情諒！鍾離義頓首。』

高大尹看了道：『原來如此。此長者之事，吾奈何使鍾離公獨擅其美？』即時回書云：

『鸞鳳之配，雖有佳期；狐兔之悲，豈無同志？在親翁，既以同官之女爲女；在不佞，寧不以親翁之心爲心？三復示言，令人悲惻！此女廉吏血胤，無慙閹閹。願親家即賜爲兒婦，以踐始期。令愛別選高門，庶幾兩便。昔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僕今

日者願分親翁之誼。高原頓首。』

使者將回書呈與鍾離公看了。鍾離公道：『高親家願娶孤女，雖然義舉，但吾女他兒久已聘定，豈可更改？還是從容待我嫁了石家小姐，然後另備妝奩，以完吾女之事。』當下又寫

書一封，差人再達高親家。高公開書讀道：

『娶無依之女，雖屬高情；更已定之婚，終乖正道。小女與令郎久諧鳳卜，准擬鸞鳴。在令郎停妻而娶妻，已違古禮；使小女舍壻而求壻，知免人非。請君三思，必從前議。義惶恐再拜。』

高公讀畢，嘆道：『我一時思之不熟，今聞鍾離公之言，慚愧無地。我今却有箇兩盡之道，

使鍾離公得行其志，而吾亦同享其名，萬世而下，以爲美談。」卽時復書云：

「以女易女，僕之慕義雖殷；停妻娶妻，君之引禮甚正。僕之次男高升，年方十七，

尙未締姻。令愛歸我長兒，石女屬我次子。佳兒佳婦，兩對良姻，一死一生，千秋

高誼，粧奩不須求備，時日且喜和同。伏冀俯從，不須改卜。原惶恐再拜。」

鍾離公得書，大喜道：「如此處分，方爲雙美。高公義氣，真不愧古人吾當拜其下風矣！」

當下卽與夫人說知，將一副妝奩剖爲兩分，衣服首飾稍稍增添，二女一般，並無厚薄。到十月

望前兩日，高公安排兩乘花花細轎，笙簫鼓吹，迎接兩位新人。鍾離公先發了嫁妝去後，隨喚

出瑞枝月香兩箇女兒，教夫人分付他爲婦之道。二女拜別而行。

月香感念鍾離公夫婦恩德，十分難捨，號哭上轎，一路趨行，自不必說。到了縣中，恰好湊

著吉日良時，兩對小夫妻，如花如錦，拜堂合卺。高公夫婦，歡喜無限。正是：

百年好事從今定，一對姻緣天上來。

再說鍾離公嫁女三日之後，夜間忽得一夢，夢見一位官人，幘頭象簡，立於面前，說道：『吾乃月香之父石璧是也，生前爲此縣大尹，因倉糧失火賠償無措，鬱鬱而亡。上帝察其清廉，憫其無罪，敕封吾爲本縣城隍之神。月香吾之愛女，蒙君高誼，拔之泥中，成其美眷，此乃陰德之事，吾已奏聞上帝。君命中本無子嗣，上帝以公行善，賜公一子，昌大其門。君當致身高位，安享遐齡。隣縣高公，與君同心，願娶孤女，上帝嘉悅，亦賜二子高官厚祿，以酬其德。君當傳與世人，廣行方便，切不可凌弱孤寡，利己損人。天道昭昭，纖毫洞察。』說罷再拜。鍾離公答拜起身，忽然踏了衣服前幅，跌上一交，猛然驚醒，乃是一夢，即時說與夫人知道。夫人亦嗟訝不已。待等明天，鍾離公打轎到城隍廟中焚香作禮，捐出俸資百兩，命道士重新廟宇，將此事勒碑，廣諭衆人；又將此夢備細寫書報與高公知道。高公把書與兩箇兒子看了，各各驚訝。鍾離夫人年過四十，忽然得孕生子，取名天賜，後來鍾離義歸宋，仕至龍圖閣大學士，壽享九旬。子天賜爲大宋狀元，高登高升，俱仕宋朝，官至卿宰，此是後話。

且說賈昌在客中，不久回來，不見了月香小姐和那養娘，詢知其故，與婆娘大鬧幾場；後來得知鍾離相公將月香爲女，一同小姐嫁與高門。賈昌無處用情，把銀二十兩要贖養娘，送還石小姐。那趙二恩愛夫妻，不忍分拆，情願做一對投靠。張婆也禁他不住。賈昌領了趙二夫妻，直到德安縣，稟知大尹高公。高公問了備細，進衙，又問媳婦月香所言相同，遂將趙二夫婦收留，以金帛厚酬賈昌。賈昌不受而歸。從此賈昌惱恨老婆無義，立誓不與他相處，另招一婢生下兩男，此亦作善之報也。後人有詩歎云：

人家嫁娶擇高門，誰肯周全孤女婚？  
請看兩公陰德報，皇天不負好心人！

### 第三回 滕大尹鬼斷家私

玉樹庭前諧謝，紫荊花下三田。塤箎和好弟兄賢，父母心中歡忭。  
多少爭財競產，同根苦自相煎。相持螭蚌枉垂涎，落得漁人取便！

這首詞名爲西江月，是勸人家兄弟和睦的。

且說如今三教經典，都是教人爲善的。儒教有十三經，六經，五經；釋教有諸品大藏金經；道教有南華沖虛經及諸品藏經。盈箱滿案，千言萬語，看來都是贅疣。依我說要作好人，只消箇兩字經，是『孝』『弟』兩箇字。那兩字經中又只消理會一箇字，是箇『孝』字。假如孝順父母的，見父母所愛者亦愛之，父母所敬者亦敬之，何況兄弟行中，同氣連枝，想到父母身上去，那有不和不睦之理？就是家私田產，總是父母掙來的，分什麼？我較甚麼肥瘠？假如你生於窮漢之家，分文沒得承受，少不得自家挽起眉毛，掙扎過活。現成有田有地，兀自爭多嫌

寡，動不動推說爹娘偏愛，分受不均。那爹娘在九泉之下，他心上必然不樂。此豈是孝子所爲？所以古人說得好，道是：『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

怎麼是『難得者兄弟？』且說人生在世，至親的莫如爹娘。爹娘不養下我來時節，極早已是壯年了；況且爹娘怎守得我同去，也只好半世相處。再說至愛的莫如夫婦，白頭相守，極是長久的了，然未做親以前，你張我李，各門各戶，也空着幼年一段。只有兄弟們生於一家，從幼相隨到老，有事共商，有難共救，真像手足一般，何等情誼！譬如良田美產，今日棄了，明日又可掙得來的；若失了箇兄弟，分明割了一手，折了一足，乃終身缺陷。說到此地，豈不是『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若是爲田地上壞了手足親情，到不如窮漢赤光光沒家承受，反爲乾淨，省了許多是非口舌。

如今在下說一節國朝的故事，乃是『滕縣尹鬼斷家私』。這節故事是勸人重義輕財，休忘了『孝』『弟』兩字經。看官們或是有弟兄，沒弟兄都不關在下之事，各人自去摸著。

心頭學好做人使了。正是：

善人聽說心中刺，惡人聽說耳邊風。

話說國朝永樂年間，北直順天府香河縣，有箇倪太守，雙名守謙，字益之，家累千金，肥田美宅。夫人陳氏，單生一子，名曰善繼。長大婚娶之後，陳夫人身故。倪太守罷官歸居，雖然年老，只落得精神健旺，凡收租放債之事，件件關心，不肯安閒享用。其年七十九歲。倪善繼對老子說道：「人生七十古來稀。」父親今年七十九，明年八十齊頭了，何不把家事交卸與孩兒掌管，喫些現成茶飯，豈不爲美？」老子搖着頭說出幾句道：

「在一日，管一日。替你心，替你力。掙些利錢穿共喫，直待兩脚壁立直，那時不關我事得。」

每年十月間，倪太守親往莊上收租，整月的住下。莊戶人家，肥雞美酒，儘他受用。那一年又去住了幾日。偶然一日午後無事，繞莊閒步，觀看野景，忽然見一箇女子，同著一箇白髮婆



婆，向溪邊石上搗衣。那女子雖然村妝打扮，頗有幾分姿色。

髮同漆黑，眼若波明。纖纖十指似栽蔥，曲曲雙眉如抹黛。隨常布帛，俏身軀，賽著

綾羅；點景野花，美丰儀，不須釵鈿。五短身材偏有趣，二八年紀正當時。

倪太守老興勃發，看得呆了。那女子搗衣已畢，隨著老婆婆而走。那老兒留心觀看，只見他走過數家，進一箇小小白籬笆門內去了。倪太守連忙轉身，喚管莊的來對他說，如此如此，教他訪那女娘跟脚，曾否許人？『若是沒有人家時，我要娶他爲妾，未知他肯否？』管莊的巴不得奉承家主，領命便走。原來那女子姓梅，父親也是箇府學秀才，因幼年父母雙亡，在外婆身邊居住，年一十七歲，尙未許人。

管莊的訪得的實了，就與那老婆婆說：『我家老爺見你女孫兒生得齊整，意欲聘爲偏房，雖說是做小，老奶奶去世已久，上面並無人拘管，嫁得成時，豐衣足食，自不須說連你老人家年常衣服茶米都是我家照顧，臨終還得箇好斷送。只怕你老人家沒福。』

老婆婆聽得花錦似一片說話，即時依允。也是姻緣前定，一說便成。管莊的回覆了倪太

守太守大喜，講定財禮，將皇歷看過吉日，又恐兒子阻撓，就在莊上行聘，莊上做親。成親之夜，一老一少，端的好看……真個是：

恩愛莫忘今夜好，風光不減少年時。

過了三朝，喚珽轎子，擡那梅氏回宅，與兒子媳婦相見。闔家男女都來磕頭，稱爲小奶奶。倪太守把些布帛賞與衆人，各各歡喜。只有那倪善繼心中不喜，面前雖不言語，背後夫妻兩口兒議說道：『這老人忒沒正經！一把年紀，風中之燭，做事也須料個前後。知道五年十年在世，却去幹這樣不了不當的事，討這花枝般的女兒，自家也得精神對付他！終不然，擔誤他在那里，有名無實。還有一件，多少人家老漢，身邊有了少婦，支持不過，那少婦熬不得，走了野路，出乖露醜，爲家門之玷。還有一件，那少婦跟隨老漢，分明是出外度荒年一般，等得年時成熟，他便去了，平時儉短儉長，做下私房，東三西四的客開，又撒嬌撒癡，要漢子製辦衣飾與他；到得樹倒鳥飛時節，他便顛倒嫁人，一包兒收拾去受用。這是木中之蠹，米中之蟲！人家有了這般人，最損元氣的！』又說道：『這女子嬌模嬌樣，好像箇妓女，全沒有良家體段，看來是箇做

聲分的頭兒，擒老公的太歲。在嚙爹身邊，只該半妾半婢，叫聲姨姐，後日還有箇退步；可笑嚙爹不明，就叫衆人喚他做小奶奶。難道要嚙們叫他娘不成？嚙們只不作准他，莫要奉承透了，討他做大起來，明日嚙們顛倒受他嘔氣。」

夫妻二人唧唧噥噥說箇不了。早有多嘴的傳話出來。倪太守知道了，雖然不樂，却也藏在肚裏。幸得那梅氏秉性溫良，事上接下，一團和氣，衆人都相安。過了兩箇月，梅氏得了身孕，瞞著衆人，只有老公知道；一日三，三日九，捱到十月滿足，生下一箇小孩兒出來。舉家大驚。這日正是九月九日，乳名取做重陽兒。到十一日，就是倪太守生日，這年恰好八十歲了，賀客盈門，倪太守開筵管待，一來爲壽誕，二來小孩子三朝，就當個湯餅之會。衆賓客道：「老先生高年又新添箇小令郎，足見血氣不衰，乃上壽之徵也。」倪太守大喜。倪善繼背後又說道：「男子六十而精絕，況是八十歲了，那見枯樹上生出花來？這孩子不知那裏來的雜種，決不是嚙爹嫡血，我斷然不認他做兄弟！」老子又曉得了，也藏在肚裏。

光陰似箭，不覺又是一年，重陽兒過歲，整備做辟盤故事。裏親外眷，又來作賀，倪善繼到

走了出門不來陪客。老子已知其意，也不去尋他回來，自己陪著諸親，喫了一日酒，雖然口中不語，心內未免有些不足之意。

自古道：『子孝父心寬。』那倪善繼平日做人，又貪又狠，一心只怕小孩子長大起來，分了他一股家私，所以不肯認做兄弟，預先把惡話謠言，日後好擺佈他母子。那倪太守是讀書做官的人，這箇關節，怎不明白？只恨自家老了，等不及重陽兒成人長大，日後少不得要在大兒子手裏討針線，今日與他結不得冤家，只索忍耐。看了這點小孩子，好生痛他；又看了梅氏小小年紀，好生憐他；常時想一會，悶一會，惱一會，又懊悔一會。

再過四年，小孩子長成五歲，老子見他伶俐，又忒會頑耍，要送他館中上學，取個學名，哥哥叫善繼，他就叫善述，揀箇好日，備了好酒，領他去拜師父。那師父就是倪太守請在家裏教孫兒的，小叔姪兩箇同館上學，兩得其便。

誰知倪善繼與做爹的不是一條心腸。他見那孩子取名善述，與己排行，先自不像意了，又與他兒子同學讀書，到要兒子叫他叔叔，從小叫慣了，後來就被他欺壓，不如喚了兒子出

來，另從箇師父罷；當日將兒子喚出，只推有病，連日不到館中。

倪太守初時只道是真病。過了幾日，只聽得師父說：『大令郎另聘了箇先生，分做兩箇學堂，不知何意？』倪太守不聽猶可，聽了此言，不覺大怒，就要尋大兒子問其緣故；又想道：『天生恁般逆種，與他說也沒幹，由他能了！』含了一口悶氣，回到房中，偶然脚慢，絆著門檻一跌。梅氏慌忙扶起，攙到醉翁椅上坐下，已自不省人事。急請醫生來看，醫生說是中風，忙取姜湯灌醒，扶他上床。雖然心下清爽，却滿身麻木，動揮不得。梅氏坐在床頭煎湯煎藥，殷勤伏侍，連進幾服，全無功效。醫生切脈道：『只好延捱日子，不能全愈了。』

倪善繼聞知，也來看覷了幾遍；見老子病勢沉重，料是不起，便呼么喝六，打童罵僕，預先裝出家主公的架子來。老子聽得，愈加煩惱。梅氏只是啼哭。連小學生也不去上學，留在房中相伴老子。

倪太守自知病篤，喚大兒子到面前取出簿子一本，家中田地屋宅以及人頭帳目總數都在上面，分付道：『善述年方五歲，衣服尙要人照管。梅氏又年少，也未必能管家，若分家私

與他，也是枉然。如今盡數交付與你。倘或善述日後長大成人，你可看做爹的面上，替他娶房媳婦，分他小屋一所，良田五六十畝，勿令饑寒足矣。這段話，我都寫絕在家私簿上，就當分家，把與你做個執照。梅氏若願嫁人，聽從其便；倘肯守着兒子度日，也莫強他。我死之後你一一依我言語，這便是孝子。我在九泉，亦得瞑目！」

倪善繼把簿子揭開一看，果然開得細，寫得明，滿臉堆下笑來，連聲應道：「爹休憂慮，恁兒一一依爹分付便了。」抱了家私簿子，欣然而去。

梅氏見他去得遠了，兩眼垂淚，指着那孩子道：「這箇小冤家，難道不是你嫡血？你却和盤托出，都把與大兒子了，教我母子兩口，異日把什麼過活？」倪太守道：「你有所不知；我看善繼不是個良善之人，若將家私平分了，連這小孩子的性命也難保，不如都把與他，像了他意，再無妬忌。」梅氏又哭道：「雖然如此，自古道：『子無嫡庶。』忒殺厚薄不均，被人笑話。」倪太守道：「我也顧他不得了。你年紀正小，趁我未死，將孩子屬付善繼；待我去世後，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儘你心中揀擇箇好頭腦，自去圖下半世受用，莫要在他們身邊討氣喫。」梅氏

道：『說那裏話！奴家也是儒門之女，婦人從一而終，况又有了這小孩兒，怎割捨得拋他？好歹要守住這孩子身邊的。』倪太守道：『你果然肯有志終身麼？莫要日久生悔。』梅氏就發起大誓來。倪太守道：『你若立志果堅，莫愁母子沒得過活。』便向枕邊摸出一件東西來，交與梅氏。

梅氏初時，只道又是一箇家私簿子，却原來是一尺濶三尺長的一箇小軸子。梅氏道：『要這小軸子何用？』倪太守道：『這是我的行樂圖，其中自有奧妙，你可悄悄地收藏，休露人目。直待孩子年長，善繼不肯看顧他，你也只含藏於心，等得箇賢明有司官來，你却將此軸去訴理，述我遺命，求他細細推詳，自然有箇處分，儘勾你母子二人受用。』梅氏收了軸子。

話休絮煩。倪太守又延了數日，一夜痰厥，叫喚不醒，嗚呼哀哉死了，享年八十四歲。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早知九泉將不去，作家辛苦著何繇？

且說倪善繼得了家私簿子，又討了各倉各庫鑰匙，每日只去查點家財什物，那有功夫走到父親房裏問安，直等嗚呼之後，梅氏差丫鬢去報知凶信，夫妻兩口方纔跑來，也哭了幾

聲老爹爹，沒一箇時辰就抽身去了，到委著梅氏守屍。幸得衣衾棺槨諸事都是預辦下的，不要倪善繼費心。

殯殮成服後，梅氏和小孩子兩口，守着孝堂，早暮啼哭，寸步不離。善繼只是點名應客，全無哀痛之意，七中便擇日安葬。回喪之夜，就把梅氏房中傾箱倒篋，只怕父親存下些私房銀兩在內。梅氏乖巧，恐怕他收去了他的行樂圖，把自己原嫁來的兩隻箱籠，到先開了，提出幾件舊衣裳，教他夫妻兩口檢看。善繼見他大意，到不來看了。夫妻兩口兒亂了一回自去了。梅氏思量苦切，放聲大哭。那小孩子見親娘如此，也哀哀哭個不住，恁般光景：

任是泥人應墮淚，從教鐵漢也酸心。

次早，倪善繼又喚箇做屋匠來，看這房子，要行重新改造，與自家兒子做親，將梅氏母子搬到後園三間雜屋內棲身，只與他四腳小床一張和幾件粗檯粗櫈，連好傢伙都沒一件。原在房中伏侍有兩箇丫鬟，只揀大些的又喚去了，只留下十一二歲的小使女，每日是他厨下取飯，有菜沒菜，都不照管。梅氏見不方便，索性討些飯米，堆箇土竈，自炊來喫，早晚做些針指，



買些小菜，將就度日。小學生到附在隣家上學，束修都是梅氏自出。善繼又屢次叫妻子勸梅氏嫁人，又尋媒媪與他說親；見梅氏誓死不從，只得罷了。因梅氏十分忍耐，凡事不言不語，所以善繼雖然兇狠，也不將他母子放在心上。

光陰似箭，善述不覺長成一十四歲。原來梅氏平生謹慎，從前之事，在兒子面前一字也不提，只怕娃子家口滑，引出是非，無益有損。守得一十四歲時，他胸中漸漸涇渭分明，瞞他不得了，一日向母親討件新絹衣穿。梅氏回他沒錢買得。善述道：「我爹做過太守，止生我弟兄兩人，見今哥哥恁般富貴，我要一件衣服就不能夠了，是怎地？既娘沒錢時，我自與哥哥索討。」說罷就走。梅氏一把扯住道：「我兒，一件絹衣，值甚大事，也去開口求人。常言道：『惜福積福。』」小來穿綿大來穿絹。若小時穿了絹，到大來綿也沒得穿了。再過兩年，等你讀書進步，做娘的情願賣身來做衣服與你穿著。你那哥哥不是好惹的，纏他甚麼？」善述道：「娘說得是。」口雖答應，心下不以為然，想著：「我父親萬貫家私，少不得兄弟兩箇，大家分受。我又不是隨娘晚嫁拖來的油瓶，怎麼我哥哥全然不顧娘？又是恁般說？終不然，一疋絹兒沒有。」

我分，直待娘賣身來做與我穿著，這話好生奇怪！哥哥又不是吃人的虎，怕他怎的？」心生一計，瞞了母親，逕到大宅裏去尋見了哥哥，叫聲作揖。

善繼到喫了一驚，問他來做甚麼。善述道：「我是個縉紳子弟，身上藍縷，被人恥笑，特來尋哥哥討疋絹去做衣服穿。」善繼道：「你如要衣服穿，自與娘討。」善述道：「老爹爹家私，是哥哥管，不是娘管。」

善繼聽說「家私」二字，題目來得大了，便紅着臉問道：「這句話是那箇教你說的？」今日來討衣服穿，還是來爭家私？」善述道：「家私少不得有日分析，今日先要件衣服裝裝體面。」善繼道：「你這般野種，要什麼體面！老爹爹縱有萬貫家私，自有嫡子、嫡孫，干你野種屁事！你今日是聽了甚人攛掇到此討野火喫？莫要惹著我性子，叫你母子二人無安身之處。」善述道：「一般是老爹爹所生，怎麼我是野種？惹着你性子，便怎地？難道謀害了我娘兒兩個，你就獨占了家私不成？」

善繼大怒，罵道：「小畜生，敢挺撞我！」牽住他衣袖兒，捻起拳頭，一連七八箇栗暴，打得

頭皮都青腫了。善述掙脫了，一道煙走出，哀哀的哭，到母親面前來，一五一十，備細述與母親知道。梅氏抱怨道：「我教你莫去惹事，你不聽教訓，打得你好！」口裏雖如此說，扯著青布衫，替他摩那頂上腫處，不覺兩淚交流。有詩爲證：

少年嫠婦擁遺孤，食薄衣單百事無。只爲家庭缺孝友，同枝一樹判榮枯。

梅氏左思右量，恐怕善繼藏怒，到遣使女進去致意，說：「小學生不曉世事，冲撞長兄，招箇不是。」善繼猶自怒氣不息，次日侵早，邀幾箇族人在家，取出父親親筆分關，請梅氏母子到來，公同看了，便道：「尊親長在上，不是善繼不肯養他母子，要撻他出去，只因善述昨日與我爭取家私，發許多說話，誠恐日後長大，說話一發多了，今日分析他母子出外居住。東庄住房一所，田五十八畝，都是遵依老爹爹遺命，毫不敢自專。伏乞尊親長作證。」

這夥親族，平昔曉得善繼做人利害，又且父親親筆遺囑，那個還肯多嘴做閒冤家，都將好看的話兒來說。那奉承善繼的說道：「一千金難買亡人筆。」照依分開，再沒說了。就是那可憐善述母子的，也只說道：「一男子不喫分時飯，女子不著嫁時衣。」多少白手成家的！

如今有屋住，有田種，不算沒根基了，只要自去掙時，得粥莫嫌薄，各人自有箇命在。」

梅氏料道在園屋居住不是了日，也只得聽憑分析同孩兒謝了衆親長，拜別了祠堂，辭了善繼夫婦，叫人搬了幾件舊家火，和那原嫁來的兩隻箱籠，雇了生口騎坐，來到東庄屋內。只見荒草滿地，屋瓦稀疏，是多年不修整的，上漏下濕，怎生住得，將就打掃一兩間，安頓床鋪，喚庄戶來問時，道這五十八畝田，都是最下不堪的。大熟之年，一半收成還不能勾；若荒年，只好賠糧。梅氏只叫得苦。到是小學生有智，對母親道：「我弟兄兩箇，都是老爹爹親生，爲何分關上如此偏向？其中必有緣故。莫非不是老爹爹親筆？自古道：『家私不論尊卑。』母親何不告官申理，厚薄憑官府判斷，到無怨心。」

梅氏被孩兒提起線索，便將十年來隱下衷情，都說出來道：「我兒休疑分關之語。這止是你父親之筆。他道你年小，恐怕被做哥哥的暗算，所以把家私都判與他，以安其心。臨終之時，只與我行樂圖一軸，再三囑付：『其中含藏啞謎，直待賢明有司在任，送他詳審，包你母子兩口有得過活，不致貧苦。』」善述道：「既有此事，何不早說？行樂圖在那里，快取來與孩兒

一看。」

梅氏開了箱兒，取出一箇布包來，解開包袱，裏面又有一重油紙封裹著，拆了封，展開那一尺闊三尺長的小軸兒，掛在椅上，母子一齊下拜。梅氏通誠道：「村庄香燭不便，乞恕褻慢。」善述拜罷起來，仔細看時，乃是一箇坐像，烏紗白髮，畫得丰采如生，懷中抱著嬰兒，一隻手指著地下。揣摩了半晌，全然不解，只得依舊收卷包藏，心下好生煩悶。

過了數日，善述到前村要訪箇師父講解，偶從關王廟前經過，只見一夥村人，抬著猪羊大禮，祭賽關聖。善述立住攔阻看時，又見一箇過路的老者，拄了一根竹杖，也來閒看，問著衆人道：「你們今日爲甚賽神？」衆人道：「我們遭了屈官司，幸賴官府明白，斷明了這公事，向日許下神道願心，今日特來拜償。」老者道：「甚麼屈官司，怎生斷的？」

內中一人道：「本縣向奉上司明文，十家爲甲，小人是甲首，叫做成大。同甲中有箇趙裁，是第一手針線，常在人家做夜作，整幾日不歸的；忽一日出去了，月餘不歸。老婆劉氏央人四下尋覓，並無踪跡。又過了數日，河內添出一箇屍首來，頭都打破的。地方報與官府，有人認出

衣服，正是那趙裁。趙裁出門前一日，曾與小人酒後爭句閒話，一時發怒，打到他家，毀了他幾件家私，這是有。誰知他老婆把這樁人命，告了小人。前任漆知縣聽了一面之詞，將小人問成死罪，同甲不行舉首，連累他們都有了罪名。小人無處伸冤，在獄三載，幸遇新任滕爺。他雖鄉科出身，甚是明白。小人因他熱審時節，哭訴其冤。他也疑惑道：「酒後爭嚷不是深仇，怎的就謀他一命？」准了小人狀詞，出牌拘人覆審。

「滕爺一眼看著趙裁的老婆，千不說，萬不說，開口便問他：『曾否再醮？』」劉氏道：「家貧難守，已嫁人了。」又問：「嫁的甚人？」劉氏道：「是班輩的裁縫，叫沈八漢。」

「滕爺當時飛拿沈八漢來問道：『你幾時娶這婦人？』」八漢道：「他丈夫死了一箇多月，小人方纔娶回。」滕爺道：「何人爲媒？用何聘禮？」八漢道：「趙裁存日，曾借用過小人七八兩銀子。小人聞得趙裁死信，走到他家探問，就便催取這銀子。那劉氏沒得抵償，情願將身許嫁小人，准折這銀兩，其實不曾央媒。」滕爺又問道：「你做手藝的人，那裏來這七八兩銀子？」八漢道：「是陸續湊與他的。」

「滕爺把紙筆教他細開逐次借銀數目。八漢開了出來，或米，或銀，共十三次，湊成七兩八錢之數。滕爺看罷，大喝道：「趙裁是你打死的，如何妄陷平人！」便用夾棍夾起。八漢還不肯認。滕爺道：「我說出情弊，教你心服！既然放本盤利，難道再沒第二個人託得？恰好都借與趙裁，必是平昔間與他妻子有奸，趙裁貪你東西，知情故縱，以後想做長久夫妻，便謀死了趙裁，却又教導那婦人告狀，撚在成大身上。今日你開帳的字，與舊時狀紙筆跡相同，這人命不是你誰？」再教把婦人撈起，要他承招。劉氏聽見滕爺言語，句句合拍，分明鬼谷先師一般，魂都驚散了，怎敢抵賴；拶子套上，便承認了。八漢只得也招了。

「原來八漢起初與劉氏密地相好，人都不知；後來往來勤了，趙裁怕人眼目，漸有隔絕之意。八漢私與劉氏商量，要謀死趙裁，與他做夫妻。劉氏不肯。八漢乘趙裁在人家做生活回來，哄他店上喫得爛醉，行到河邊，將他推倒，用石塊打破腦門，沈屍河底，只等事冷，便娶那婦人回去；後因屍骸浮起，被人認出。八漢聞得小人有爭嚷之隙，却去唆那婦人告狀。那婦人直待嫁後，方知丈夫是八漢謀死的；既做了夫妻，使不言語，却被滕爺審出真情，將他夫妻抵罪，

釋放小人寧家多承列位親隣鬪出公分，替小人賽神。——老翁，你道有這般冤事麼？」

老者道：「恁般賢明官府，真個難遇！本縣百姓有幸了！」倪善述聽在肚裏，便回家學與母親知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有恁地好官府，不將行樂圖去告訴，更待何時？」

母子商議已定，打聽了放告日期。梅氏起個黑早，領著十四歲的兒子，帶了軸兒，來到縣中叫喊。大尹見沒有狀詞，只有一箇小小軸兒，甚是奇怪，問其緣故。梅氏將倪善繼平昔所爲及老子臨終遺囑備細說了。滕知縣收了軸子，教他且去，待我進衙細看。正是：

一幅畫圖藏啞謎，千金家事仗搜尋。只因嫠婦孤兒苦，費盡神明大尹心。

不題梅氏母子回家。且說滕大尹放告已畢，退歸私衙，取那一尺闊三尺長的小軸看，是倪太守行樂圖，一手抱箇嬰孩，一手指著地下；推詳了半日，想道：「這嬰孩就是倪善述，不消說了；那一只手指地，莫非要有司官念他地下之情，替他出力麼？」又想道：「……他既有親筆分關，官府也難做主了。他說軸中含藏啞謎，必然還有箇道理。若我斷不出此事，枉自聰明一



世！』每日退堂，便將畫圖展玩，千思萬想，如此數日，只是不解。

也是這事合當明白，自然生出機會來。一日午飯後，又去看那軸子，丫鬟送茶來喫，將一手去接茶甌，偶然失挫，潑了些茶，把軸子沾濕了。滕大尹放了茶甌，走向階前，雙手扯開軸子，就日色曬乾，忽然日光中照見軸子裏面有些字影。滕知縣心疑，揭開看時，乃是一幅字紙，托在畫上，正是倪太守遺筆，上面寫道：

『老夫官居五馬，善踰八旬，死在旦夕，亦無所恨；但孽子善述，年方週歲，急未成立，嫡善繼，素缺孝友，日後恐爲所戕。新置大宅二所及一切田產，悉以授繼。惟左偏舊小屋，可分與述。此屋雖小，室中左壁埋銀五千，作五疋，右壁埋銀五千，金一千，作六疋，可以進田園之額。後有賢明有司主斷者，述兒奉酬白金三百兩。八十一翁倪守謙親筆。年月日押。』

原來這行樂圖是倪太守八十一歲上，與小孩子做週歲時，預先做下的。古人云，『知子莫若父，』信不虛也。滕大尹最有機變的人，看見闢著許多金銀，未免垂涎之意，眉頭一皺，計

上身來：『差人密拿倪善繼來見我，自有話說。』

却說倪善繼獨占家私，心滿意足，日日在家中快樂，忽見縣差奉着手批拘喚，時刻不容停留。善繼推托不得，只得相隨到縣。正值大尹升堂理事，差人稟道：『倪善繼已拿到了。』大尹喚到案前問道：『你就是倪太守的長子麼？』善繼應道：『小人正是。』大尹道：『你庶母梅氏有狀告你，說你逐母逐弟，占產占房，此事真麼？』倪善繼道：『庶弟善述，在小人身邊，從幼撫養大的，近日他母子自要分居，小人並不會逐他。其家財一節，原是父親臨終親筆分析的，小人並不敢有違。』大尹道：『你父親親筆在那裏？』善繼道：『現在家中，容小人取來呈覽。』大尹道：『他狀詞內告有家財萬貫，非同小可。遺筆真偽，也未可知。念你是縉紳之後，且不難爲你。明日可喚齊梅氏母子，我親到你家，查閱家私。若厚薄果然不均，自有公道，難以私情而論。』喝教皂快押出善繼，就去拘集梅氏母子，明日一同聽審。公差得了善繼的東道，放他回家去訖，自往東庄拘人去了。

再說善繼，見官府口氣利害，好生驚恐；論起家私，其實全未分析，單單恃着父親分關執照千鈞之力，須要親族見證方好；連夜將銀兩分送三黨親長，囑託他次早都到家來，若官府問及遺筆一事，求他同聲相助。這夥三黨之親，自從倪太守亡後，從不曾見善繼一盤一盒，歲時也不會酒杯相及，今日大塊銀子送來，正是「閒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各各暗笑，落得受了買東西喫，明日見官，旁觀動靜，再作區處。時人有詩云：

休嫌庶母妄興詞，自是爲兄意太私。今日將銀買三黨，何如正絹贈孤兒？

且說梅氏見縣差拘喚，已知縣主與他做主。過了一夜，次日侵早，母子二人先到縣中去見滕大尹。大尹道：「憐你孤兒寡婦，自然該替你設法；但聞得善繼執得有亡父親筆分關，這怎麼處？」梅氏道：「分關雖寫得有，却是保全兒子之計，非出亡夫本心。恩官只看家私簿上數目，便知明白。」大尹道：「清官難斷家務事。」我如今管你母子一生衣食充足，你也休

做十分大望。梅氏謝道：「若得免於飢寒，足矣，豈望與善繼同作富家郎乎？」

滕大尹分付梅氏母子先到善繼家伺候。倪善繼早已打掃廳堂，堂上設一把虎皮交椅，焚起一爐好香；一面催請親族早來守候。梅氏和善述到來，見十親九眷都在眼前，一一相見了，也不免說幾句求情的話兒。善繼雖然一肚子惱怒，此時也不好發洩，各各暗自打點見官的說話。

等不多時，只聽得遠遠喝道之聲，料是縣主來了。善繼整頓衣帽迎接。親族中年長知事的，準備上前見官；其幼輩怕事的，都站在照壁背後張望，打探消息。只見一對對執事，兩班排立；後面青羅傘下，蓋著有才有智的滕大尹。到得倪家門首，執事跪下，么喝一聲。梅氏和倪家兄弟都一齊跪下來迎接。門子喝聲：「一起去！」轎夫停了五山屏風轎子。

滕大尹不慌不忙，踱下轎來；將欲進門，忽然對著空中，連連打恭，口裏應對，恰像有主人相迎的一般。家人都喫驚，看他做甚模樣。只見滕大尹一路揖讓，直到堂中，連作數揖，口中許多寒溫的言語，先向朝南的虎皮交椅上打箇恭，恰像有人看坐的一般，連忙轉身，就拖一

把交椅，朝北主位排下；又向空再三謙讓，方纔上坐。

衆人看他見神見鬼的模樣，不敢上前，都兩旁站立呆看。只見滕大尹在上坐，拱揖開談道：「令夫人將家產事告到晚生手裏，此事端的如何？」說罷，便作傾聽之狀。良久，乃搖首吐舌道：「長公子太不良了！」靜聽一會，又自說道：「教次公子何以存活？」停一會，又說道：「右邊小房有何活計？」又連聲道：「領教，領教。」又停一時，說道：「這項也交付次公子，晚生都領命了。」少停，又拱揖道：「晚生怎敢當此厚惠！」推遜了多時，又道：「既承尊命懇切，晚生勉領，便給批照與次公子收執。」乃起身，又連作數揖，口稱「晚生便去。」

衆人都看得呆了。只見滕大尹立起身來，東看西看，問道：「倪爺那裏去了？」門子稟道：「沒見甚麼倪爺。」滕大尹道：「有此怪事！」喚善繼問道：「方纔令尊老牛生親在門外相迎，與我對坐了，講這半日說話，你們諒必都聽見了。」善繼道：「小人不會聽見。」滕大尹道：「方纔長長的身兒，瘦瘦的臉兒，高顴骨，細眼睛，長眉大耳，朗朗的三牙鬚，銀也似白的，紗帽皂靴，紅袍金帶，可是倪老先生模樣麼？」唬得衆人一身冷汗，都跪下道：「正是他生前模樣。」

樣。」大尹道：「如何忽然不見了？他說家中有兩處大廳堂，又東邊舊存下一所小屋，可是有的？」善繼也不敢隱瞞，只得承認道：「有的。」大尹道：「且到東邊小屋去一看，自有話說。」衆人見大尹半日自言自語，說得活龍活現，分明是倪太守模樣，都信道倪太守真箇出現了，人人吐舌，箇箇驚心。誰知都是滕大尹的巧計。他是看了行樂圖，照依小像說來，何曾有半句是真話！有詩爲證：

聖賢自有空題目，惟有鬼神不敢觸。若非大尹假裝詞逆子，如何肯心服？

倪善繼引路，衆人隨著大尹來到東邊舊屋內。這舊屋是倪太守未得第時所居，自從造了大廳大堂，把舊屋空着，只做個倉庫，堆積些零碎米麥在內，留下一房家人看守。大尹前後走了一遍，到正屋中坐下，向善繼道：「你父親果是有靈，家中事體，備細與我說了，教我主張。這所舊宅子與善述，你意下如何？」善繼叩頭道：「但憑恩臺明斷。」

大尹討家私簿子，細細看了，連聲道：「也好箇大家事！」看到後面遺筆分關，大笑道：「你家老先生自家寫定的，方纔却又在我面前說善繼許多不是，這箇老先生也是沒主意。」

的。——喚倪善繼過來。——「既然分關寫定，這些出園帳目，一一給與善繼，不許妄爭。」

梅氏暗暗叫苦。方欲上前哀求，只見大尹又道：「這舊屋判與善述。此屋中之所有，善繼也不許妄爭。」善繼想道：「這屋內破家破火，不直甚事，便堆下些米麥，一月前都糶得七八了，存不多兒，我也夠便宜了。」便連連答應道：「恩臺所斷極明。」大尹道：「你兩人一言爲定，各無翻悔。衆人既是親族，都來做個證見。」方纔倪老先生當面囑付說：「此屋左壁下埋銀五千兩，作五罈，當與次兒。」善繼不信稟道：「若果然有此，即使萬金，亦是兄弟的，小人並不敢爭執。」大尹道：「你就爭執時，我也不准。」便叫手下討鋤頭鐵鍬等器。

梅氏母子作眼，率領民壯往東壁下掘開牆基，果然埋下五箇大罈；發起來時，罈中滿滿的都是光銀子；把一罈銀子上秤稱時，算來該是六十二斤半，剛剛一千兩足數。衆人看見，無不驚訝。善繼益發信真了，「若非父親陰靈出現，面訴縣主，這箇藏銀，我們尙且不知，縣主那裏知道。」

只見滕大尹教把五罈銀子，一字兒擺在自家面前，又分付梅氏道：「右壁還有五罈，亦

是五千之數，更有一罈金子，方纔倪老先生有命，送我作酬謝之意，我不敢當。他再三相強，我只得領了。」梅氏同善述叩頭說道：「左壁五千，已出望外；若右壁更有，敢不依先人之命！」大尹道：「我何以知之？據你家老先生是恁般說，想不是虛話。」再教人發掘西壁，果然六箇大罈，五罈是銀，一罈是金。

善繼看著許多黃白之物，眼中盡放出火來，恨不得搶他一錠；只是有言在前，一字也不敢開口。滕大尹寫個照帖，給與善述爲照，就將這房家人，判與善述母子。梅氏同善述不勝之喜，一同叩頭拜謝。善繼滿肚不樂，也只得磕幾箇頭，勉強說句「多謝恩臺主張。」

大尹判幾條封皮，將一罈金子封了，放在自己轎前，擡回衙內，落得受用。衆人都認道：真個倪太守許下酬謝他的，反以爲理之當然，那箇敢道箇「不」字！這正叫做「鷸蚌相持，漁人得利。」

若是倪善繼存心忠厚，兄弟和睦，肯將家私平等分析，這千兩黃金，弟兄大家該五百兩，怎到得滕大尹之手，白白裏作成了別人，自己還討得氣悶，又加箇不孝不弟之名，千算萬計，



何曾算計得他人，只算計得自家而已！

閒話休題。再說

梅氏母子次日又到縣拜謝滕大尹。大尹已將行樂圖取去遺筆，重新裱

過，給還梅氏收領。

梅氏母子方悟行樂圖上一手指地，乃指地下所藏之金銀也。此時有了這

十罈銀子，一般置

買田園，遂成富室。後來善述娶妻，連生三子，讀書成名。倪氏門中只有這一

枝極盛。善繼兩箇

兒子，都好遊蕩，家業耗廢。善繼死後，兩所大宅子，都賣與叔叔善述管業。里

中凡曉得倪家之事本末的，無不以爲天報云。詩曰：

從來天道有何私，堪笑倪郎心太痴。忍以嫡兄欺庶母，却教死父算生兒。

軸中藏字非無意，壁下埋金屬有司。何似存些公道好，不生爭競不與詞。

## 第四回 裴晉公義還原配

官居極品富千金，享用無多白髮侵。

惟有存仁并積善，千秋不朽在人心。

當初漢文帝朝中，有箇寵臣，叫做鄧通，出則隨輦，寢則同榻，恩幸無比。其時有神相許負相那鄧通之面，有縱理紋入口，必當窮餓而死。文帝聞之，怒曰：「富貴由我，誰人窮得鄧通？」遂將蜀道銅山賜之，使得自鑄錢。當時鄧氏之錢，布滿天下，其富敵國。

一日，文帝偶然生下個癰疽，膿血迸流，疼痛難忍，鄧通跪而吮之。文帝覺得爽快，便問道：「天下至愛者何人？」鄧通答道：「莫如父子。」恰好皇太子入宮問疾，文帝也教他吮那癰疽。太子推辭道：「臣方食鮮膾，恐不宜近聖恙。」太子出宮去了。文帝歎道：「至愛莫如父子，尚且不肯爲我吮疽，鄧通愛我，勝如吾子！」由是恩寵轉加。

皇太子聞知此語，深恨鄧通吮疽之事。後來文帝駕崩，太子卽位，是爲景帝，遂治鄧通之

罪，說他吮疽獻媚，壞亂錢法，籍其家產，閉於空室之中，絕其飲食。鄧通果然餓死。

又漢景帝時丞相周亞夫，也有縱理紋在口。景帝忌他威名，尋他罪過，下之於廷尉獄中，亞夫怨恨不食而死。這兩箇極富極貴，犯了餓死之相，果然不得善終。

然雖如此，又有一說，道是面相不如心相。假如上等貴相之人，也有做下虧心事，損了陰德，反不得好結果；又有犯著惡相的，却因心地端正，肯積陰功，反禍爲福。此是人定勝天，非相法之不靈也。

如今說唐朝有箇裴度，少年時貧落未遇，有人相他縱理入口，法當餓死。後遊香山寺中，於井亭欄杆上拾得三條寶帶，裴度自思：『此乃他人遺失之物，我豈可損人利己，壞了心術？』乃坐而守之。

少頃間，只見有個婦人啼哭而來，說道：『老父陷獄，借得三條寶帶，要去贖罪，偶到寺中，盥手燒香，遺失在此，如有人拾取，可憐見還，全了老父之命！』

裴度將三條寶帶，即時交還婦人。婦人拜謝而去。他日又遇了那相士。相士大驚道：『足下骨法全改，非復向日餓莩之相，得非有陰德乎？』裴度辭以『沒有』。相士云：『足下試自思之，必有拯溺救焚之事。』裴度乃言還帶一節。相士云：『此乃大陰德，他日富貴兩全，可預賀也。』後來裴度果然進身及第，位至宰相，壽登耄耋，正是：

面相不如心相准，爲人須是積陰功。假饒方寸難移相，餓莩焉能享萬鍾？

說話的，你只道裴晉公是陰德上積來的富貴，誰知他富貴以後，陰德更多。如今聽我說『義還原配』這節故事，却也十分難得。

話說唐憲宗皇帝元和十三年，裴度領兵削平了淮西反賊吳元濟，還朝拜爲首相，進爵晉國公。又有兩處積久負固的藩鎮，都懼怕裴度威名，上表獻地贖罪：恒冀節度使王承宗，願獻隸二州；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願獻沂密海三州。

憲宗皇帝看見外寇漸平天下無事，乃修龍德殿，濬龍首池，起承暉殿，大興土木，又聽山人柳泌合長生之藥。裴度屢次切諫，都不聽。佞臣皇甫鏞判度支，程异掌鹽鐵，專一刻剝百姓財物，名爲『羨餘』，以供無事之費。由是投了憲宗皇帝之意。兩箇佞臣並同平章事。裴度羞與同列，上表求退。憲宗皇帝不許，反說裴度好立朋黨，漸有疑忌之心。裴度自念功名太盛，惟恐得罪，乃口不談朝事，終日縱情酒色，以樂餘年。四方郡牧往往訪覓歌兒舞女，獻於相府，不一而足。

論起裴晉公，那里要人來獻！只是這班阿諛諂媚的，要博相國歡喜，自然重價購求。也有用強逼取的，鮮衣美飾，或假作家妓，或僞稱侍兒，遣人懇懇勸勸的送來。裴晉公來者不拒，也只得納了。

再說晉州萬泉縣有一人，姓唐，名璧，字國寶，曾舉孝廉科，初任括州龍泉縣尉，再任越州會稽丞；先在鄉時聘定同鄉黃太學之女小娥爲妻，因小娥尙在稚齡，待年未嫁，比及長成，唐

壁兩任遊宦，都在南方，以此兩下蹉跎，不曾婚配。

那小娥年方二九，生得臉似堆花，體如琢玉；又且通於音律，凡簫管琵琶之類，無所不工。晉州刺史奉承裴晉公，要在所屬地方選取美貌歌姬一隊進奉，已有了五人，還少一箇出色掌班的；聞得黃小娥之名，又道太學之女，不可輕得，乃捐錢三十萬，囑託萬泉縣令求之。那縣令又奉承刺中，遣人到黃太學家致意。黃太學回道：『已經受聘，不敢從命。』縣令再三強求，黃太學只是不允。

時值清明，黃太學舉家掃墓，獨留小娥在家。縣令打聽的實，乃親到黃家，搜出小娥，用肩輿擡去，著兩箇穩婆相伴，立刻送到晉州刺史處交割，硬將三十萬錢撇在他家，以爲身價。比及黃太學回來，曉得女兒被縣令劫去，急往縣中，知已送去州裏，再到晉州，將情哀求刺史。刺史道：『你女兒才色過人，一入相府，必然擅寵，豈不勝作他人箕帚乎？况已受我聘財六十萬錢，何不贈與汝婿，別圖配偶？』黃太學道：『縣主乘某掃墓，將錢委置，某未嘗面受；况止三十萬，今悉持在此，某只願領女，不願領錢也。』刺史拍案大怒道：『你得財賣女，却又瞞過三十

萬強來絮聒，是何道理！汝女已送至晉國公府中矣，汝自往相府取索，在此無益！

黃太學看見刺史發怒，出言圖賴，再不敢開口，兩眼含淚而出；在晉州守了數日，欲得女兒一見，寂然無信，歎了口氣，只得回縣去了。

却說刺史將千金置買異樣服飾，寶珠瓔珞，妝扮那六箇女子，如天仙相似，全副樂器，整日在衙中操演；直待晉國公生日將近，遣人送去，以作賀禮。那刺史費了許多心機，破了許多錢鈔，要博相國一個大歡喜。誰知相國府中歌舞成行，各鎮所獻美女，也不計其數。這六箇人只湊得鬧熱，相國那裏便看在眼裏，留在心裏！從來奉承儘有折本的，都似此類。有詩爲證：

割肉剝膚實上歡，千金不吝備吹彈。相公見慣渾閒事，羞殺州官與縣官！

話分兩頭。再說唐璧在會稽任滿，該得升遷，想黃小娥今已長成，且回家畢姻，然後赴京未遲；當下收拾宦囊，望萬泉縣進發；到家次日，就去謁見岳父黃太學。黃太學已知爲著姻事，

不等開口便將女兒被奪情節一五一十備細的告訴了

唐璧聽罷，呆了半晌，咬牙切齒恨道：『大丈夫浮沉薄宦，至一妻之不能保，何以生爲！』  
黃太學勸道：『賢壻英年才望自有好姻緣相湊，吾女兒自沒福相從，遭此強暴，休得過傷懷抱，有誤前程。』

唐璧怒氣不息，要到州官縣官處與他爭論。黃太學又勸道：『人已去矣，爭論何益？况干礙裴相國，方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倘失其歡心，恐於賢壻前程不便。』乃將縣令所留三十萬錢擡出，交付唐璧道：『以此爲圖婚之費。當初宅上有碧玉玲瓏爲聘，在小女身邊，不得奉還矣。賢壻須念前程爲重，休爲小女，以誤大事。』

唐璧兩淚交流，答道：『某年近三旬，又失此佳偶，琴瑟之事，終身已矣！蝸名微利，誤人之本，從此亦不復思進取也！』言訖，不覺大慟。黃太學也還痛哭起來。大家哭了一場方罷。唐璧那里肯收這錢去，逕自空身回了。

次日，黃太學親到唐璧家，再三解勸，攛掇他早往京師聽調，得了官職，然後徐議良姻。唐



璧勿時不肯，被丈人一連數日，強逼不過，思量在家氣悶，且到長安走遭，也好排遣，勉強擇吉，買舟起程。丈人將三十萬錢暗地放在舟中，私下囑付從人道：『開船兩日後，方可稟知主人，拿去京中好做使用，討箇美缺。』

唐璧見了這錢，又感傷了一場，分付蒼頭：『此是黃家賣女之物，一文不可動用。』在路不一日來到長安，僱人挑了行李，就裴相國府中左近處下箇店房，早晚府前行走，好打探小娥信息。過了一夜次，早到吏部報名，送歷任文簿查驗過了，回寓吃了飯，又到相府門前守候。一日最少也覓過十來遍。住了月餘，那裏通得半箇字。這些官吏們一出一入，如馬蟻相似，誰敢上前把這沒頭腦的事問他一聲？正是：

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

一日，吏部掛榜，唐璧授湖州錄事參軍。這湖州又在南方，是熟遊之地，唐璧到也歡喜，等有了訥敕，收拾行李，僱喚船隻出京。行到潼津地方，遇了一夥強人，自古道：『慢藏誨盜。』只爲這三十萬錢帶來帶去，露了小人眼目，惹起貪心，就結夥做出這事來。這夥強人從京城外

直跟至潼津，背地通同了船家，等待夜靜，一齊下手。也是唐璧命不該絕，正在船頭上登東，看見聲勢不好，急忙跳水上岸逃命。只聽得這夥強人亂了一回，連船都撐去，蒼頭的性命，也不知死活，舟中一應行李，盡被劫去，光光剩箇身子正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船遲又被打頭風！

那三十萬錢和行囊還是小事，却有歷任文簿和那誥敕，是赴任的執照，也失去了，連官也做不成。唐璧那一時真箇是控天無路訴地無門思量。『我直恁時乖運蹇，一事無成欲待回鄉，有何面目欲待再往京師，向吏部衙門投訴，奈身畔並無分文盤費，怎生是好？這裏又無相識借貸，難道求乞不成？』欲待投河而死，又念堂堂一軀，終不然如此結果，坐在路旁想了又哭，哭了又想，左算右算，無計可施。從半夜直哭到天明，喜得絕處逢生，遇著一箇老者，攬杖而來，問道：『官人爲何哀泣？』唐璧將赴任被劫之事，告訴了一遍，老者道：『原來是一位大人，失敬了。舍下不遠，請那步則個。』

老者引唐璧約行一里，到於家中，重復敘禮。老者道：『老漢姓蘇，兒子喚做蘇鳳華，見做

湖州武源縣尉，正是大人屬下。大人往京，老漢願少助資斧。』卽忙備酒飯管待，取出新衣一套，與唐璧揆了，捧出白金二十兩，權充路費。

唐璧再三稱謝，別了蘇老，獨自一箇上路，再往京師舊店中安下。店主人聽說路上喫虧，好生悽慘。唐璧到吏部門下，將情由哀稟。那吏部官道是：『誥敕文簿盡空，毫無巴鼻，難辨真偽。』一連求了五日，並不作准。身邊銀兩，都在衙門使費去了。回到店中，只叫得苦，兩淚汪汪的坐著納悶。

只見外面一人，約莫半老年紀，頭戴軟翅紗帽，身穿紫袴衫，挺帶皂靴，好是押衙官模樣，踱進店來，見了唐璧作了揖，對面而坐，問道：『足下何方人氏？到此貴幹？』唐璧道：『官人不知猶可，問我時，叫我一時訴不盡心中苦情。』說未絕聲，撲簌簌掉下淚來。

紫衫人道：『尊意有何不美？可細話之。或者可共商量也。』唐璧道：『僕姓唐，名璧，晉州萬泉縣人氏，近除湖州錄事參軍，不期行至潼津，忽遇盜劫，資斧一空，歷任文簿和誥敕都失了，難以赴任。』紫衫人道：『中途被劫，非關足下之事，何不以此情訴知吏部重給告身，有何

妨礙？」唐璧道：「幾次哀求，不蒙憐准，教我去住兩難，無門懇告。」紫衫人道：「當朝裴晉公每懷惻隱，極肯周旋落難之人，足下何不去求見他？」

唐璧聽說，愈加悲泣道：「官人休提起裴晉公三字，使某心腸如割！」紫衫人大驚道：「足下何故而出此言？」唐璧道：「某幼年定下一房親事，因屢任南方，未成婚配，却被知州和縣令用強奪去，湊成一班女樂獻與晉公，使某壯年無室。此事雖不由晉公，然晉公受人諂媚，以致府縣爭先獻納，分明是他拆散我夫妻一般。我今日何忍復往見之？」紫衫人問道：「足下所定之室，何姓何名？當初有何爲聘？」唐璧道：「姓黃，名小娥。聘物碧玉玲瓏，見在彼處。」紫衫人道：「某即晉公親校，得出入內室，當爲足下訪之。」唐璧道：「侯門一入，無復相見之期。但願官人爲我傳一信息，使他知我心事，死亦瞑目。」紫衫人道：「明日此時，定有好音奉報。」說罷，拱一拱手，踱出門去了。

唐璧展轉思想，懊悔起來，「那紫衫押衙，必是晉公親信之人，遣他出外探事的。我方纔不合議論了他幾句，頗有怨望之詞。倘或述與晉公知道，激怒了他，降禍不小！」心下好生不

安，一夜不曾合眼。到天明，梳洗罷，便到裴府窺望。只聽說令公給假在府，不出外堂。

雖然如此，仍有許多文書來往，內外奔走不絕，只見昨日這紫衫人等了許久，回店去喫了些午飯，又來守候，絕無動靜。看看天晚，眼見得紫衫人已是謬言失信了，嗟嘆了數聲，淒涼涼的回到店中。

方欲點燈，忽見外面兩個人似令史妝扮，慌慌忙忙的走入店來問道：「那一位是唐壁參軍？」說得唐壁躲在一邊，不敢答應。店主人走來問道：「二位何人？」那兩箇人答道：「我等乃裴府中堂吏，奉令公之命，來請唐參軍到府講話。」店主人指道：「這位就是。」唐壁只得出來相見，說道：「某與令公素未通謁，何緣見召？且身穿褻服，豈敢唐突！」堂吏道：「令公立等，參軍休得推阻。」兩箇左右腋扶著，飛也似跑進府來。到了堂上，教「參軍少坐，容某等稟過令公却來相請。」兩箇堂吏進去了。

不多時，只聽得飛奔出來復道：「令公給假在內，請進去相見。」一路轉灣抹角，都點得燈燭輝煌，照耀如白日一般。兩箇堂吏前後引路。到一箇小小廳堂中，只見兩行紗燈排列，令

公角巾便服，拱立而待。唐壁慌忙拜伏在地，汗流浹背，不敢仰視。令公傳命扶起道：「私室相延，何勞過禮。」便教看坐。唐壁謙讓了一回，坐於旁側，偷眼看著令公，正是昨日店中所遇紫衫之人，愈加惶懼，捏著兩把汗，低了眉頭，鼻息也不敢出來。

原來裴令公閒時常在外面私行，體訪民情。昨日偶到店中，遇了唐壁，回府去就查黃小娥名字喚來相見，果然十分顏色。令公問其來歷，與唐壁說話相同。又討他碧玉玲瓏看時，只見他緊緊的帶在臂上。令公甚是憐憫，問道：「你丈夫在此，願一見乎？」小娥流淚道：「紅顏薄命，自分永絕，見與不見，權在令公，賤妾安敢自專。」令公點頭，教他且去，密地分付堂候官，備下資妝千貫，又將空頭誥敕一道，填寫唐壁名字，差人到吏部去查他前任履歷，及新授湖州參軍文憑，要得重新補給。件件完備，纔請唐壁到府。

唐壁滿肚慌張，那知令公一團美意。當日令公開談道：「昨見所說，誠心惻然。老夫不能杜絕饋遺，以致足下久曠琴瑟之樂，老夫之罪也。」唐壁離席下拜道：「鄙人身遭顛沛，心神顛倒，昨日語言冒犯，自知死罪，伏惟相公海涵。」令公請起道：「今日頗吉，老夫權為主婚，便

與足下完姻。薄有行資千貫奉助，聊申贖罪之意。成親之後，便可于飛赴任。」

唐璧只是拜謝，也不敢再問赴任之事。只聽得宅內一派樂聲嘹亮，紅燈數對，女樂一隊前導，幾個押班老媽和養娘輩簇擁出如花如玉的黃小娥來。唐璧慌欲躲避。老媽道：「請二位新人就此見禮。」養娘鋪下紅氈。黃小娥和唐璧做一對兒立了，朝上拜了四拜。令公在旁答揖。早有肩輿在廳堂外伺候。小娥登輿，一逕擡到店房中去了。

令公分付唐璧速歸逆旅，勿誤良期。唐璧跑回店中，只聽見人言鼎沸，舉眼看時，擺列得絹帛盈箱，金錢滿篋，就是起初那兩箇堂吏看守著，專等唐璧到來親自交割。又有箇小小篋兒，令公親判封的，拆開看時，乃官誥在內，復除湖州司戶參軍。唐璧喜不自勝，當下與黃小娥就在店中權作洞房花燭。這一夜歡情，比著尋常嫖娼的更自得意。正是：

運去雷轟薦福碑，時來風送滕王閣。今朝婚宦兩稱心，不似從前情緒惡。

唐璧此時有婚有宦，又有了千貫資裝，分明是十八層地獄的苦鬼，直升至三十三天去了；若非裴令公仁心慷慨，怎肯周全得人十分滿足。

次日，唐璧又到裴府謁謝。令公預先分付門吏辭回，不勞再見。唐璧回寓，重埋冠帶，再整行裝，在京中買了幾箇僮僕跟隨，兩口兒回到家鄉，見了岳父黃太學，好似枯木逢春，斷絃再續，歡喜無限。

過了幾日，夫婦雙雙往湖州赴任，感激裴令公之恩，將沉香雕成小像，朝夕拜禱，願其福壽綿延。後來裴令公壽過八旬，子孫蕃衍，人皆以爲陰德所致。詩云：

無室無官苦莫論，周旋好事賴洪恩。人能步步存陰德，福祿綿綿及子孫。



今古奇觀 第四回 裴晉公義還原配

## 第五回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掃蕩殘胡立帝畿，龍翔鳳舞勢崔嵬。左環滄海天一帶，右擁太行山萬圍。戈戟九邊雄絕塞，衣冠萬國仰垂衣。太平人樂華胥世，永永金甌共日輝。

這首詩，單誇我朝燕京建都之盛。說起燕都的形勢，北倚雄關，南壓區夏，真乃金城天府，萬年不拔之基！當先洪武爺掃蕩胡塵，定鼎金陵，是爲南京。到永樂爺，從北平起兵靖難，遷於燕都，是爲北京。只因這一遷，把箇苦寒地面，變作花錦世界。自永樂爺九傳至於萬曆爺，此乃我朝第十一代的天子。這位天子，聰明神武，德福兼全，十歲登基，在位四十八年，削平了三處寇亂。那三處：

西夏、倭、承恩，日本、關白、平秀吉、播州、楊應龍，

是：平秀吉侵犯朝鮮，倭、承恩、楊應龍是土官謀叛。先後削平，遠夷莫不畏服，爭來朝貢。真個

一人有慶民安樂四海無虞國太平。

話中單表萬曆二十年間，日本國關白作亂，侵犯朝鮮。朝鮮國王上表告急，天朝發兵泛海往救，有戶部官奏准，『目今兵興之際，糧餉未充，暫開納粟入監之例。』原來納粟入監的，有幾般便宜：好讀書，好科舉，好交結，未來又有箇小小前程結果。以此宦家公子，富室子弟，到不願做秀才，都去援例做太學生。自開了這例，兩京太學生各添至千人之外。

內中有一人，姓李，名甲，字千先，浙江紹興府人氏；父親李布政，所生三兒，惟甲居長，自幼讀書在庠，未得登科，援例入於北雍；因在京坐監，與同鄉柳遇春監生同遊教坊司，院內與一個名姬相遇。那名姬姓杜，名嫩，排行第十，院中都稱爲杜十娘，生得：

渾身雅飾，遍體嬌香。兩彎眉畫遠山青，一對眼明秋水潤。臉如蓮萼，分明卓氏文君；唇似櫻桃，何減白家樊素。可憐一片無瑕玉，誤落風塵花柳中！

那杜十娘自十三歲破瓜，今一十九歲，七年之內，不知歷過了多少公子王孫；一箇箇情

迷意蕩，破家蕩產而不惜，院中傳出四句口號來，道是：

「坐中若有杜十娘，斗筲之量飲千觴。院中若識杜老嫗，千家粉面都如鬼！」

却說李公子風流年少，未逢美色，自遇了杜十娘，喜出望外，把花柳情懷一擔兒挑在他身上。那公子俊俏的龐兒，溫存的性兒，又是撒漫的手兒，幫襯的勤兒，與十娘一般兩好，情投意合。十娘因見鴛兒貪財無義，久有從良之志；又見李公子忠厚志誠，甚有心向他。奈李公子懼怕父親，不敢應承。雖則如此，兩下情好愈密，朝歡暮樂，終日相守，如夫婦一般，海誓山盟，各無他志。真個：

恩深似海恩無底，義重如山義更高。

再說杜媽媽女兒被李公子占住，別的富家巨室，聞名上門，求一見而不可得。初時李公子撒漫用錢，大差大使，媽媽脅肩諂笑，奉承不暇。日往月來，不覺一年有餘，李公子囊篋漸漸

稍虛，手不應心，媽媽也就怠慢了。老布政在家聞知兒子闕院，幾遍書來喚回家去。他迷戀十娘顏色，終日延捱；後來聞知布政在家發怒，越不敢回。

古人云：『以利相交者，利盡而疏。』那杜十娘與李公子，真情相好，見他手頭愈短，心頭愈熱。媽媽幾遍教女兒打發李甲出院，見女兒不統口，又幾遍將言語觸突李公子，要激怒他起身。公子性本溫克，詞氣愈和。媽媽沒奈何，日逐只將十娘叱罵道：『我們行戶人家，喫客穿客，前門送舊，後門迎新，門庭鬧如火，錢帛堆如垛。自從那李甲在此混帳一年有餘，莫說新客，連舊主顧都斷了。分明接了個鍾馗老，連小鬼也沒得上門，弄得老娘一家人家有氣無煙，成什麼模樣！』

杜十娘被罵，耐性不住，便回答道：『那李公子不是空手上門的，也曾費過大錢來。』媽媽道：『彼一時，此一時。你只教他今日費些小錢兒，把與老娘，辦些柴米，養你兩口也好。別人家養的兒女，便是搖錢樹，千生萬活；偏我家晦氣，養了箇退財白虎，開了大門七件事，般般都在老身上，到替你這小賤人白白養着窮漢，教我衣食從何處來？你對那窮漢說，有本事出

幾兩銀子與我，到得你跟了他去，我別討過了頭過活。却不兩便？」

十娘道：「媽媽這話是真是假？」媽媽曉得李甲囊無一錢，衣衫都典盡了，料他沒處設法，便應道：「老娘從不說謊。當真哩。」十娘道：「娘，你要他許多銀子？」媽媽道：「若是別人，千把銀子也討了，可憐那窮漢出不起，只要他三百兩，我自去討一箇粉頭代替。只一件：須是三日內交付與我，左手交銀，右手交人，若三日沒有來時，老身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公子不公子，一頓孤拐，打那光棍出去，那時莫怪老身！」

十娘道：「公子雖在客邊乏鈔，諒三百金還措辦得來。只是三日忒近，限他十日便好。」媽媽想道：「這窮漢一雙赤手，便限他一百日，他那里來銀子？沒有銀子，便鐵皮包臉，料也無顏上門，那時重整家風，嫩兒也沒得話講。」答應道：「看你面便寬到十日。第十日沒有銀子，不干老娘之事。」十娘道：「若十日內無銀，料他也無顏再見了。只怕有了三百兩銀子，媽媽又翻悔起來。」媽媽道：「老身年五十一歲了，又奉十齋，怎敢說謊不信時，與你拍掌爲定。若翻悔時，做豬做狗！」

從來海水斗難量，可笑虔婆意不良。料定窮儒囊底竭，故將財禮難嬌娘。

是夜，十娘與公子在枕邊議及終身之事。公子道：『我非無此心，但教坊落籍，其費甚多，非千金不可。我囊空如洗，如之奈何？』十娘道：『妾已與媽媽議定，只要三百金，但須十日內措辦。郎君遊資雖罄，然都中豈無親友可以借貸？倘得如數，妾身遂爲君之所有，省受虔婆之氣。』公子道：『親友中爲何留戀行院，都不相顧，明日只做束裝起身，各家告辭，就開口借貸路費，湊聚將來，或可滿得此數。』起身梳洗，別了十娘出門。十娘道：『用心作速，專聽佳音。』公子道：『不須分付。』

公子出了院門，來到三親四友處，假說起身告別。衆人到也歡喜。後來叙到路費欠缺，意欲借貸。常言道：『說着錢，便無緣。』親友們就不招架。他們也見得是道：『李公子是風流浪子，迷戀煙花，年許不歸，父親都爲他氣壞在家，他今日抖然要回，未知真假。倘或說騙盤纏到手，又去還脂粉錢，父親知道，將好意翻成惡意，始終只是一怪，不如辭了乾淨。』便回道：『目今正值空乏，不能相濟，慚愧，慚愧。』人人如此，個個皆然，並沒有個慷慨丈夫，肯統口許他一

十二兩。

李公子一連奔走了三日，分毫無獲，又不敢回決十娘權且含糊答應；到第四日又沒想頭，就羞回院中。平日間有了杜家，連下處也沒有了，今日就無處投宿，只得往同鄉柳監生寓所借歇。柳遇春見公子愁容可掬，問其來歷，公子將杜十娘願嫁之情，備細說了。遇春搖首道：『未必，未必。那杜嫩曲中第一名姬，要從良時，怕沒有十斛明珠，千金聘禮。那鴛兒如何只要三百兩？想鴛兒怪你無錢使用，白白占住他的女兒，設計打發你出門，那婦人與你相處已久，又礙却面皮，不好明言，明知你手內空虛，故意將三百兩賣箇人情，限你十日；若十日沒有，你也不好上門，便上門時，他會說你笑你，落得一場褻瀆，自然安身不牢。此乃烟花逐客之計。足下三思，休被其惑。據弟愚意，不如早早開交爲上。』

公子聽說，半晌無言，心中疑惑不定。遇春又道：『足下莫要錯了主意。你若真個還鄉，不多幾兩盤費，還有人搭救；若是要三百兩時，莫說十日，就是十個月也難。如今的世情，誰肯顧「緩」「急」二字的那烟花，也算定你沒處告貸，故意設法難你。』公子道：『仁兄所見良



是。』口裏雖如此說，心中割捨不下，依舊又往外邊東哭西告，只是夜裏不進院門了。

公子在柳監生寓中，一連住了三日，共是六日了。杜十娘連日不見公子進院，十分着緊，就教小廝四兒街上去尋。四兒尋到大街，恰好遇見公子。四兒叫道：『李姐夫，娘在家裏望你。』公子自覺無顏，回覆道：『今日不得工夫，明日來罷。』四兒奉了十娘之命，一把扯住，死也不放，道：『娘叫陪尋你，是必同去走一遭。』李公子心上也牽掛著十娘，沒奈何只得隨四兒進院，見了十娘，嘿嘿無言。十娘問道：『所謀之事如何？』公子眼中流下淚來。十娘道：『莫非人情淡薄，不能足三百金之數麼？』公子含淚而言，道出二句：

『不信上山擒虎易，果然開口告人難。』

『一連奔走六日，並無銖兩，一雙空手，羞見芳卿，故此這幾日不敢進院。今日承命呼喚，忍恥而來，非某不用心，實是世情如此！』十娘道：『此言休使虔婆知道，郎君今夜且住，妾別有商議。』

十娘自備酒肴，以公子歡飲。睡至半夜，十娘對公子道：『郎君果不能辦一錢耶？妾終身

之事，當如何也？」公子只是流涕，不能答一語。漸漸五更天曉，十娘道：「妾所臥絮褥內，藏有碎銀一百五十兩，此妾私蓄，郎君可持去三百金，妾任其半，郎君亦謀其半，庶易爲力。限只四日，萬勿遲誤！」

十娘起身將褥付公子。公子驚喜過望，喚童兒持褥而去，逕到柳遇春寓中，又把夜來之情與遇春說了；將褥拆開看時，絮中都裹著零碎銀子，取出兌時，果是一百五十兩。遇春大驚道：「此婦真有心人也！既係真情，不可相負。吾當代爲足下謀之。」公子道：「倘得玉成，決不有負。」當下柳遇春留李公子在寓，自出頭各處去借貸，兩日之內，湊足一百五十兩交付公子。子道：「吾代爲足下謀債，非爲足下，實憐杜十娘之情也。」

李甲拿了三百兩銀子，喜從天降，笑逐顏開，欣欣然來見十娘，剛是第九日，還不足十日。十娘問道：「前日分毫難借，今日如何就有一百五十兩？」公子將柳監生事情又述了一遍。十娘以手加額道：「使吾二人得遂其願者，柳君之力也！」兩個歡天喜地，又在院中過了一晚。次日，十娘早起，對李甲道：「此銀一交，便當隨郎君去矣。舟車之類，合當預備。妾昨日於

姊妹中借得白銀二十兩郎君可收下爲行資也。」公子正愁路費無出，但不敢開口，得銀甚喜。

說猶未了，鴛兒恰來敲門，叫道：「嫩兒，今日是第十日了。」公子聞叫，啟戶相延，道：「承媽媽厚意，正欲相請。」便將銀三百兩放在桌上。鴛兒不料公子有銀，嘿然變色，似有悔意。十娘道：「兒在媽媽家中多年，所致金帛，不下數千金矣。今日從良美事，又媽媽親口所許，三百金不欠分毫，又不曾過期。倘若媽媽失信不許，郎君持銀去，兒即刻自盡，恐那時人財兩失，悔之無及也。」

鴛兒無詞以對，腹內籌畫了半晌，只得取天平兌准了銀子，說道：「事已如此，料留你不住了，只是你要去時，卽今就去。平時穿戴衣飾之類，毫釐休想。」說罷，將公子和十娘推出房門，討鎖來就落了鎖。此時九月天氣，十娘纔下牀，尙未梳洗，隨身舊衣，就拜了媽媽兩拜，李公子也作了一揖，一夫一婦，離了虔婆大門。

鯉魚脫却金鈎去，擺尾搖頭再不來。

公子教十娘且住片時。『我去喚個小轎，擡你權往柳遇春寓所去，再作道理。』十娘道：『院中諸姊妹，平昔相厚，理宜話別；況前日又承他借貸路費，不可不一謝也。』乃同公子到各姊妹處謝別。

姊妹中惟謝月朗，徐素素，與杜家相近，尤與十娘親厚。十娘先到謝月朗家。月朗見十娘，秃髻舊衫，驚問其故。十娘備述來因，又引李甲相見。十娘指月朗道：『前日路費，是此位姐姐所貸。郎君可致謝。』李甲連連作揖。月朗便教十娘梳洗，一面去請徐素素來家相會。

十娘梳洗已畢，謝徐二美人，各出所有翠鈿金釧，瑤簪寶珥，錦袖花裙，鸞帶繡履，把杜十娘裝扮得煥然一新，備酒作慶賀筵席。月朗讓臥房與李甲，十娘二人過宿。次日又大排筵席，遍請院中姊妹。凡十娘相厚者，無不畢集，都與他夫婦把盞稱喜，吹彈歌舞，各逞其長，務要盡歡。

直飲至夜分，十娘向衆姊妹一一稱謝。衆姊妹道：『十娘爲風流領袖，今從郎君去，我等相見無日。何日長行？姊妹們尙當奉送。』月朗道：『候有定期，小妹當來相報。但阿姊千里間

關，同郎君遠去，囊篋蕭條，曾無約束，此乃吾等之事，當相與共謀之，勿令姊有窮途之慮也。」  
衆姊妹各唯唯而散。

是晚，公子和十娘仍宿謝家。至五鼓，十娘對公子道：「吾等此去，何處安身？郎君亦曾計議有定著否？」公子道：「老父盛怒之下，若知娶妓而歸，必然加以不堪，反致相累。輾轉尋思，尙未有萬全之策。」十娘道：「父子天性，豈能終絕？既然倉卒難犯，不若與郎君於蘇杭勝地，權作浮居，郎君先回，求親友於尊大人面前勸解和順，然後攜妾于歸，彼此安妥。」公子道：「此言甚當。」

次日，二人起身，辭了謝月朗，暫往柳監生寓中，整頓行裝。杜十娘見了柳遇春，倒身下拜，謝其周全之德，「異日我夫婦必當重報。」遇春慌忙答禮道：「十娘鍾情所歡，不以貧窶易心，此乃女中豪傑。僕因風吹火，諒區區何足掛齒！」

三人又飲了一日酒。次早擇了出行吉日，僱倩轎馬停當，十娘又遣童兒寄信別謝月朗。臨行之際，只見肩輿紛紛而至，乃謝月朗與徐素素拉衆姊妹來送行。月朗道：「十娘從郎君

千里間關，囊中消索，吾等甚不能忘情；今合具薄贖，十姊可簡收，或長途空乏，亦可少助。」說罷，命從人挈一描金文具至前，封鎖甚固，正不知什麼東西在裏面。十娘也不開看，也不推辭，但殷勤作謝而已。須臾，輿馬齊集，僕夫催促起身。柳監生三杯別酒，和衆美人送出崇文門外，各各垂淚而別。正是：

他日重逢難預必，此時分手最堪憐。

再說李公子同杜十娘行至潞河，舍陸從舟，却好有瓜州差使船轉回之便，講定船錢，包了艙口。比及下船時，李公子囊中並無分文餘剩。

你道杜十娘把二十兩銀子與公子，如何就沒了？公子在院中闖得衣衫藍縷，銀子到手，未免在解庫中取贖幾件穿著，又製辦了鋪蓋，剩來只夠轎馬之費。

公子正當愁悶，十娘道：「郎君勿憂，衆姊妹合贈，必有所濟。」乃取鑰開箱。公子在傍，自覺慚愧，也不敢窺覷箱中虛實。只見十娘在箱裏取出一個紅絹袋來，擲於桌上，道：「郎君可

開看之。』公子提在手中，覺得沉重，啟而觀之，皆是白銀，計數整五十兩。十娘仍將箱子下鎖，亦不言箱中更有何物，但對公子道：『承衆姊妹高情，不惟途路不乏，卽他日浮寓吳越間，亦可稍佐吾夫妻山水之費矣。』公子且驚且喜道：『若不遇恩卿，我李甲流落他鄉，死無葬身之地矣！此情此德，白頭不敢忘也！』自此每談及往事，公子必感激流涕，十娘亦曲意撫慰，一路無話。

不幾日，行至瓜州，大船停泊岸口。公子另僱了民船，安放行李，約明日侵晨剪江而渡。其時仲冬中旬，月明如水。公子和十娘坐於舟首。公子道：『自出都門，困守一艙之中，四顧有人，未得暢語，今日獨據一舟，更無避忌，且已離塞北，初近江南，宜開懷暢飲，以舒向來抑鬱之氣。恩卿以爲何如？』十娘道：『妾久疏談笑，亦有此心。郎君言及，足見同志。』

公子乃攜酒具於船首，與十娘鋪氈並坐。傳杯交盞，飲至半酣，公子執卮對十娘道：『恩卿妙音，六院推首。某相遇之初，每聞絕調，輒不禁神魂之飛動，心事多違。彼此鬱鬱，鸞鳴鳳奏，久矣不聞。今清江明月，深夜無人，肯爲我一歌否？』十娘興亦勃發，遂開喉頓嗓，取扇按拍鳴

嗚咽咽歌出元人施君美拜月亭雜劇上『狀元執蓋與嬋娟』一曲，名小桃紅。真箇：  
聲飛霄漢雲皆駐，響入深泉魚出遊。

却說他舟有一少年，姓孫，名富，字善賚，徽州新安人氏，家資巨富，積祖揚州種鹽，年方二十，也是南雍中朋友，生性風流，慣向青樓買笑，紅粉追歡，若嘲風弄月，到是個輕薄的頭兒。事有偶然，其夜亦泊舟瓜州渡口，獨坐無聊，忽聽得歌聲嘹亮，鳳吟鸞吹，不足喻其美，起立船頭，佇聽半晌，方知聲出鄰舟。正欲相訪，音響倏已寂然，乃遣僕者潛窺踪跡，訪於舟人，但曉得是李相公僱的船，並不知歌者來歷。孫富想道：『此歌者必非良家，怎生得他一見？』輾轉尋思，通宵不寐。捱至五更，忽聞江風大作，及曉，彤雲密布，狂雪亂飛。怎見得有詩爲證：

千山雲樹滅，萬徑人蹤絕。扁舟篋笠翁，獨釣寒江雪。

因這風雪阻渡，舟不得開，孫富命艄公移船泊於李家舟之傍。孫富貂帽狐裘，推窗假作看雪，恰值十娘梳洗方畢，纖纖玉手揭起舟傍短簾，自撥盃中殘水，粉容微露，却被孫富窺見。



了，果是國色天香，魂搖心蕩，迎眸注目，等候再見一面，杳不可得；沉思久之，乃倚窗高吟高學士梅花詩二句道：

『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

李甲聽得鄰舟吟詩，伸頭出艙，看是何人。只因這一看，正中孫富之計。孫富吟詩，正要引李公子出頭，他好乘機攀話；當下慌忙舉手，就問：『老兄尊姓何諱？』李公子敍了姓名鄉貫，少不得也問那孫富。孫富也敍過了，又敍了些太學中的閒話，漸漸親熱。孫富道：『風雪阻舟，乃天遣與尊兄相會，實小弟之幸也。舟次無聊，欲同尊兄上岸，就酒肆中一酌，少領清誨，萬望不拒。』公子道：『萍水相逢，何當厚擾？』孫富道：『說那里話；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卽教艄公打跳，童兒張傘，迎接公子過船，就於船頭作揖，然後讓公子先行，自己隨後，各各登跳上岸。

行不數步，就有個酒樓。二人上樓，揀一副潔淨坐頭，靠窗而坐。酒保列上酒肴。孫富舉杯相勸，二人賞雪飲酒。先說些斯文中套話，漸漸引入花柳之事。二人都是過來之人，志同道合，

說得入港，一發成相知了。

孫富屏去左右，伏低問道：「昨夜尊舟清歌，何人也？」李甲正要賣弄在行，遂實說道：「此乃北京名姬杜十娘也。」孫富道：「既係曲中姊妹，何以歸兄？」公子遂將初遇杜十娘如何相好，後來如何要嫁，如何借銀討他，始末根由，備細述了一遍。孫富道：「兄攜麗人而歸，固是快事，但不知尊府中能相容否？」公子道：「賤室不足慮，所慮者老父性嚴，尙費躊躇耳。」孫富將機就機，便問道：「既是尊大人未必相容，兄所攜麗人，何處安頓？亦會通知麗人，共作計較否？」公子攢眉而答道：「此事曾與小妾議之。」孫富欣然便道：「尊寵必有妙策。」公子道：「他意欲僑居蘇杭，流連山水，使小弟先回，求親友宛轉於家君之前，俟家君回，嗔作喜，然後圖歸。高明以爲何如？」

孫富沉吟半晌，故作愀然之色道：「小弟乍會之間，交淺言深，誠恐見怪。」公子道：「正賴高明指教，何必謙遜？」孫富道：「尊大人位居方面，必嚴帷薄之嫌。平時既怪兄遊非禮之地，今日豈容兄娶不節之人？况且賢親貴友，誰不迎合尊大人之意者？兄枉去求他，必然相拒。」

就有個不識時務的進言於尊大人之前，目尊大人意思不允，他就轉口了。兄進不能和陸家庭，退無詞以回復尊寵，即使流連山水，亦非長久之計。萬一資斧困竭，豈不進退兩難？」

公子自知手中只有五十金，此時費去大半，說到資斧困竭，進退兩難，不覺點頭道：「孫富又道：『小弟還有一句心腹之談，兄肯俯聽否？』」公子道：「承兄過愛，更求盡言。」孫富道：「一疎不聞親，」還是莫說罷。」公子道：「但說何妨？」孫富道：「自古道：『婦人水性無常，』况烟花之輩，少真多假。他既係六院名妓，相識定滿天下，或者南邊原有舊約，借兄之力，挈帶而來，以爲他適之地。」公子道：「這個恐未必然。」孫富道：「即不然，江南子弟，最工輕薄，兄留麗人獨居，難保無踰牆鑽穴之事。若挈之同歸，愈增尊大人之怒。爲兄之計，未有善策。况父子天倫，必不可絕。若爲妾而觸父，因妓而棄家，海內必以兄爲浮浪不經之人。異日妻不以爲夫，弟不以爲兄，同袍不以爲友，兄何以立於天地之間？兄今日不可不熟思也。」

公子聞言，茫然自失，移席問道：「據高明之見，何以教我？」孫富道：「僕有一計，於兄甚便；只恐兄溺枕席之愛，未必能行，使僕空費詞說耳。」公子道：「兄誠有良策，使弟再視家

園之樂，乃弟之恩人也，又何憚而不言耶？」孫富道：「兄飄零歲餘，嚴親懷怒，閨閣離心，設身以處兄之地，誠寢食不安之時也。然尊大人所以怒兄者，不過爲迷花戀柳，揮金如土，異日必爲棄家蕩產之人，不堪承繼家業耳。兄今日空手而歸，正觸其怒，兄倘能割衽席之愛，見機而作，僕願以千金相贈。兄得千金以報尊大人，只說在京授館，並不會浪費分毫，尊大人必然相信，從此家庭和睦，當無閒言。須臾之間，轉禍爲福，兄請三思。僕非貪麗人之色，實爲兄效忠於萬一也。」

李甲原是沒主意的人，本心懼怕老子，被孫富一席話，說透胸中之疑，起身作揖道：「聞兄大教，頓開茅塞。但小妾千里相從，義難頓絕。容歸與商之，得其心肯，當奉復耳。」孫富道：「說話之間，宜放婉曲。彼既忠心爲兄，必不忍使兄父子分離，定然玉成兄還鄉之事矣。」二人飲了一回酒，風停雪止，天色已晚，孫富教家僮算還了酒錢，與公子攜手下船。正是：

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却說杜十娘在舟中擺設酒桌，欲與公子小酌，竟日未回，挑燈以待。公子下船，十娘起迎，見公子顏色匆匆，似有不樂之意，乃滿斟熱酒勸之。公子搖首不飲，一言不發，竟自牀上睡了。十娘心中不悅，乃收拾杯盤，爲公子解衣就枕，問道：『今日有何見聞，而懷抱鬱鬱如此？』公子歎息而已，終不開口。問了三四次，公子已睡去了。十娘委決不下，坐於床頭，而不能寐。

到半夜，公子醒來，又歎一口氣。十娘道：『郎君有何難言之事，頻頻歎息？』公子擁被而起，欲言不語者幾次，撲簌簌掉下淚來。

十娘抱持公子於懷間，軟言撫慰道：『妾與郎君情好已及二載，千辛萬苦，歷盡艱難，得有今日，然相從數千里，未曾哀戚；今將渡江，方圖百年歡笑，如何反起悲傷？必有其故。夫婦之間，生死相共，有事儘可商量，萬勿諱也。』

公子再四被逼不過，只得含淚而言道：『僕天涯窮困，蒙恩卿不棄，委曲相從，誠乃莫大之德也；但反覆思之，老父位居方面，拘於禮法，況素性方嚴，恐添嗔怒，必加黜逐，你我流蕩，將

何底止？夫婦之歡難保，父子之倫又絕。日間蒙新安孫友邀飲，爲我籌及此事，寸心如割！

十娘大驚道：「郎君意將如何？」公子道：「僕事內之人，當局而迷。孫友爲我畫一計頗善，但恐恩卿不從耳。」十娘道：「孫友者何人？計如果善，何不可從？」公子道：「孫友名富，新安鹽商，少年風流之士也。夜間聞子清歌，因而問及。僕告以來歷，併談及難歸之故。渠意欲以千金聘汝，我得千金，可藉口以見吾父母，而恩卿亦得所耳。但情不能捨，是以悲泣。」說罷，淚如雨下。

十娘放開兩手，冷笑一聲道：「爲郎君畫此計者，此人乃大英雄也！郎君千金之資，既得恢復，而妾歸他姓，又不致爲行李之累，一發乎情，止乎禮，誠兩便之策也。那千金在那裏？」公子收淚道：「未得恩卿之諾，金尙留彼處，未曾過手。」十娘道：「明早快快應承了，不可挫過機會。但千金重事，須得兌足，交付郎君之手，妾始過舟，勿爲賈豎子所欺。」

時已四鼓，十娘即起身挑燈梳洗，道：「今日之妝，乃迎新送舊，非比尋常。」於是脂粉香油，用意修飾，花鈿繡襖，極其華豔，香風拂拂，光采照人。

裝束方完，天色已曉。孫富差家童到船頭候信。十娘微窺公子，欣欣似有喜色，乃催公子快去回話及早兌足銀子。公子親到孫富船中，回復依允。孫富道：『兌銀易事，須得麗人妝臺爲信。』公子又回覆了十娘。十娘即指描金文具道：『可使擡去。』孫富喜甚，即將白銀一千兩，送到公子船中。

十娘親自簡看，足色足數，分毫無爽，乃手把船舷，以手招孫富。孫富一見，魂不附體。十娘啟朱唇，開皓齒道：『方纔箱子可暫發來，內有李郎路引一紙，可簡還之也。』

孫富視十娘已爲『甕中之鱉』，即命家童送那描金文具安放船頭之上。十娘取鑰開鎖，內皆抽替小箱。十娘叫公子抽第一層來看，只見翠羽明璫，瑤簪寶珥，充輒於中，約值數百金。十娘遽投之江中。李甲與孫富及兩船之人，無不驚詫。又命公子再抽一箱，乃玉簫金管，又抽一箱，盡古玉紫金玩器，約值數千金。十娘盡投之於水。舟中岸上之人，觀者如堵，齊聲道：『可惜！可惜！不知什麼緣故！』最後又抽一箱，箱中復有一匣，開匣視之，夜明之珠，約有盈把。其他祖母綠，貓兒眼，諸般異寶，目所未覩，莫能定其價之多少。衆人齊聲喝采，喧聲如雷。十

娘又欲投之於江。李甲不覺大悔，抱持十娘慟哭。那孫富也來勸解。

十娘推開公子在一邊向孫富罵道：『我與李郎備嘗艱苦，不是容易到此；汝以奸淫之意，巧爲讒說，一旦破人姻緣，斷人恩愛，乃我之仇人，我死而有知，必當訴之神明，尙妄怨枕席之歡乎！』又對李甲道：『妾風塵數年，私有所積，本爲終身之計。自遇郎君，山盟海誓，白首不渝，前出都之際，假託衆姊妹相贈，箱中輾減百寶，不下萬金，將潤色郎君之裝，歸見父母，或憐妾有心，收佐中饋，得終委託，生死無憾。誰知郎君相信不深，惑於浮議，中道見棄，負妾一片真心。今日當衆目之前，開箱出視，使郎君知區區千金，未爲難事。妾櫃中有玉，恨郎眼內無珠，命之不辰，風塵困瘁，甫得脫離，又遭棄捐！今衆人各有耳目，共作證明。妾不負郎君，郎君自負妾耳！』

於是衆人聚觀者，無不流涕，都唾罵李公子負心薄倖。公子又羞又苦，且悔且泣。方欲向十娘謝罪，十娘抱持寶匣向江心一跳，衆人急呼撈救，但見雲暗江心，波濤滾滾，杳無蹤影。可惜一個如花似玉的名姬，一旦葬於江魚之腹！



三魂渺渺歸水府，七魄悠悠入冥途。

當時旁觀之人，皆咬牙切齒，爭欲拳毆李甲和那孫富。慌得李孫二人，手足無措，急叫開船，分途遁去。李甲在舟中看了千金，轉憶十娘，終日愧悔，鬱成狂疾，終身不痊。孫富自那日受驚得病，臥牀月餘，終日見杜十娘在傍詬罵，奄奄而逝，人以爲江中之報也。

却說柳遇春在京坐監完滿，束裝回鄉，停舟瓜步，偶臨江淨臉，失墜銅盆於水，覓漁人打撈。及至撈起，乃是個小匣兒。遇春啟匣觀看，內皆明珠異寶，無價之珍。遇春厚賞漁人，留於牀頭把玩。是夜夢中見江中一女子凌波而來，視之，乃杜十娘也。近前萬福，訴以李郎薄倖之事。又道：『向承君家慷慨，以一百五十金相助，本意息肩之後，徐圖報答，不意事無終始；然每懷盛情，悒悒未忘。早間曾以小匣託漁人奉致，聊表寸心。從此不復相見矣。』言訖，猛然驚醒，方知十娘已死，歎息累日。

後人評論此事，以爲孫富謀奪美色，輕擲千金，固非良士；李甲不識杜十娘一片苦心，碌

碌蠢才，無足道者；獨謂十娘千古女俠，豈不能覓一佳侶，共跨秦樓之鳳，乃錯認李公子明珠美玉，投於盲人，以致恩變爲仇，萬種恩情，化爲流水，深可惜也！有詩歎云：

不會風流莫妄談，單單情字費人參。若將情字能參透，喚作風流也不慚。

古今奇觀 第五回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 第六回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堪羨當年李謫仙，吟詩斗酒有連篇。蟠胸錦繡欺時彥，落筆風雲邁古賢。書草和番威遠塞，詞歌傾國媚新弦。莫言才子風流盡，明月常懸采石邊。

話說唐玄宗皇帝朝，有箇才子，姓李，名白，字太白，乃西梁武昭興聖皇帝李暠九世孫，西川錦州人也。其母夢長庚入懷而生。那長庚星又名太白星，所以名字俱用之。

那李白生得姿容美秀，骨格清奇，有飄然出世之表。十歲時便精通書史，出口成章。人部誇他錦心繡口，又說他是神仙降生，以此又呼爲李謫仙。有杜工部贈詩爲證：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

李白又自稱青蓮居士，一生好酒，不求仕進，志欲遨遊四海，看盡天下名山，嘗遍天下美酒，先登峨眉，次居雲夢，復隱於徂徠山竹溪，與孔巢父等六人，日夕酣飲，號爲『竹溪六逸』。

有人說湖州烏程酒甚佳，曰不遠千里而往，到酒肆中開懷暢飲，旁若無人。時有迦葉司馬經過，聞白狂歌之聲，遣從者問其何人。白隨口答詩四句：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逃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迦葉司馬大驚，問道：『莫非蜀中李謫仙麼？聞名久矣。』遂請相見，留飲十日，厚有所贈。臨別問道：『以青蓮高才，取青紫如拾芥，何不遊長安應舉？』李曰道：『目今朝政紊亂，公道全無，請託者登高第，納賄者獲科名，非此二者，雖有孔孟之賢，晁董之才，無由自達，白所以流連詩酒，免受盲試官之氣耳。』迦葉司馬道：『雖則如此，足下誰人不知？一到長安，必有人薦拔。』

李曰從其言，乃遊長安。一日，到紫極宮遊玩，遇了翰林學士賀知章，通姓道名，彼此相慕。知章遂邀李白於酒肆中，解下金貂，當酒同飲，至夜不捨，遂留李曰於家中下榻，結為兄弟。次日，李白將行李搬至賀內翰宅，每日談詩飲酒，賓主甚是相得。

時光荏苒，不覺試期已迫。賀內翰道：『今春南省試官，正是楊貴妃兄楊國忠太師，監視

官乃太尉高力士。二人都是愛財之人。賢弟如無金銀買囑他，便有冲天學問，見不得聖天子。此二人與下官皆有相識，寫一封劄子去，預先囑託，或者看薄面一二。」

李白雖則才大氣高，遇了這等時勢，況且內翰高情，不好違阻。賀內翰寫了東帖，投與楊太師，高力士二人拆開看了，冷笑道：「賀內翰受了李白金銀，却寫封空書，在我這裏討白人情。到那日專記：如有李白名字卷子，不問好歹，即時批落！」

時值三月三日，大開南省會，天下才人盡呈卷子。李白才思有餘，一筆揮就第一箇交卷。楊國忠見卷子上有李白名字，也不看文字，亂筆塗抹道：「這樣書生，只好與我磨墨！」高力士道：「磨墨也不中，只好與我著襪脫靴！」喝令將李白推搶出去。正是：

不願文章中天下，只願文章中試官！

李白被試官屈批卷子，怨氣冲天，回至內翰宅中，立誓：「久後吾若得志，定致楊國忠磨墨，高力士與我脫靴，方纔滿願！」賀內翰勸曰：「且休煩惱，權在舍下安歇，待三年再開試場，別換試官，必然登第。」終日共李白飲酒賦詩。

日往月來，不覺一載。忽一日，有番使賚國書到，朝廷差使命急宣賀內翰陪接。番使在館驛安下。次日，閣門舍人接得番使國書一道。玄宗敕宣翰林學士拆開番書，全然不識一字，拜伏金塔啟奏：『此書皆是鳥獸之迹，臣等學識淺短，不識一字。』

天子聞奏，將與南省試官楊國忠開讀。楊國忠開看，雙目如盲，亦不曉得。天子宣問滿朝文武，並無一人曉得不知書上，有何吉凶言語。龍顏大怒，喝罵朝臣：『枉有許多文武，竟無一箇飽學之士，與朕分憂！此書識不得，將何回答？發落番使，却被番邦恥笑，欺侮南朝，必動干戈，來侵邊界，如之奈何？』敕限三日，若無人識此番書，一概停俸；六日無人，一概停職；九日無人，一概問罪；別選賢良，共扶社稷。聖旨一出，諸官默默無言，再無一人敢奏。天子轉添煩惱。

賀內翰朝散回家，將此事述於李白。白微微冷笑：『可惜我李某去年不曾及第爲官，不得與天子分憂！』賀內翰大驚道：『想必賢弟博學多能，辨識番書，下官當於駕前保奏。』

次日，賀知章入朝，越班奏道：『臣啟奏陛下。臣家有一秀才，姓李，名白，博學多能，要辨番

書，非此人不可。」天子准奏，即遣使命，賚詔前去內翰宅中宣取李白。李白告天使道：「臣乃遠方布衣，無才無識，今朝中有許多官僚，都是飽學之儒，何必問及草莽？臣不敢奉詔，恐得罪於朝貴。」說這句「恐得罪於朝貴」，隱隱刺著楊高二人。

使命回奏，天子便問賀知章：「李白不肯奉詔，其意云何？」知章奏道：「臣知李白文才蓋世，學問驚人，只爲去年試場中被試官屈批了卷子，羞搶出門，今日教他白衣入朝，有愧於心。乞陛下賜以恩典，遣一位大臣再往，必然奉詔。」玄宗道：「依卿所奏，欽賜李白進士及第，並紫袍金帶紗帽象簡見駕，就煩卿自往迎取，不可辭。」

賀知章領旨回家，請李白開讀備述天子惓惓求賢之意。李白穿了御賜袍服，望闕拜謝，遂騎馬隨賀內翰入朝。玄宗於御座專待李白。李白至金階，拜舞山呼謝恩，躬身而立。

天子一見李白，如貧得寶，如暗得燈，如飢得食，如旱得雲，開金口，動玉音，道：「今有番國賚書，無人能曉，特宣卿至，爲朕分憂。」白躬身奏道：「臣因學淺被太師批卷不中，高太尉將臣推搶出門。今有番書，何不令試官回答，却乃久滯番官在此？臣是被黜秀才，不能稱試官之



意，怎能稱皇上之意？」天子道：「朕自知卿，卿其勿辭。」遂命侍臣捧番書賜李白觀看。

李白看了一遍，微微冷笑，對御座前，將唐音譯出，宣讀如流。番書云：

「渤海國大可毒書達唐朝官家：自你占了高麗，與俺國逼近邊兵，屢屢侵犯吾界，想出白官家之意。俺如今不可耐者，差官來講，可將高麗一百七十六城讓與俺國。俺有好物事相送：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柵城之鼓，扶餘之鹿，鄭頡之豕，率賓之馬，沃州之綿，湄沱河之鯽，几都之李，樂遊之梨，你官家都有分。若還不肯，俺起兵來斫殺，且看那家勝敗！」

衆官聽得讀罷番書，不覺矢驚，面面厮覷，盡稱難得。天子聽了番書，龍顏不悅，沉吟良久，方問兩班文武：「今被番家要與兵搶占高麗，有何策可以應敵？」

兩班文武如泥塑木雕，無人敢應。賀知章啟奏道：「自太宗皇帝三征高麗，不知殺了多少生靈，不能取勝，府庫爲之虛耗，天幸蓋蘇文死了，其子男生兄弟爭權爲我鄉導。高宗皇帝遣老將李勣，薛仁貴，統百萬雄兵，大小百戰，方纔殄滅。今承平日久，無將無兵，倘干戈復動，難

保必勝兵連禍結，不知何時而止。願我皇聖鑒。」天子道：「似此如何回答他？」知章道：「陛下試問李白，必然善於辭命。」

天子乃召白問之。李白奏道：「臣啟陛下，此事不勞聖慮。來日宣番使入朝，臣當面回答番書，與他一般字迹。書中言語，羞辱番家，須要番國可毒拱手來降。」天子問：「可毒何人也？」李白奏道：「渤海風俗，稱其王曰可毒，猶回紇稱可汗，吐蕃稱贊普，六詔稱詔，訶陵稱悉莫威，各從其俗。」

天子見其應對不窮，聖心大悅，即日拜爲翰林學士，遂設宴於金鑾殿，宮商迭奏，琴瑟喧闐，嬪妃進酒，彩女傳杯。御音傳示：「李卿可開懷暢飲，休拘禮法。」李白盡量而飲，不覺酒濃身軟。天子令內官扶於殿側安寢。次日五鼓，天子升殿：

淨鞭三下響，文武兩邊齊。

李白夙醒猶未醒，內官催促進朝，百官朝見已畢，天子召李白上殿，見其面尙帶酒容，兩眼兀自有朦朧之意。天子分付內侍，教御廚中造三分醒酒酸魚羹來。

須臾，內侍將金盤捧到魚羹一碗。天子見羹氣太熱，御手取牙筯調之良久，賜與李學士。李白跪而食之，頓覺爽快。是時百官見天子恩幸李白，且驚且喜。驚者，怪其破格；喜者，喜其得人。惟楊國忠、高力士，愀然有不樂之色。

聖旨宣番使入朝。番使山呼見聖已畢，李白紫衣紗帽，飄飄然有神仙凌雲之態，手捧番書，立于左側柱下，朗聲而讀，一字無差。番使大駭。李白道：『小邦失禮，聖上洪度如天，置而不較，有詔批答，汝宜靜聽。』番官戰戰兢兢，跪於階下。

天子命設七寶床於御座之傍，取于闐白玉硯，象管兔毫筆，獨草龍香墨，五色金花箋，排列停當，賜李白近御榻前坐錦墩草詔。

李白奏道：『臣靴不淨，有污前席，望皇上寬恩，賜臣脫靴結襪而登。』天子准奏，命一小內侍與李學士脫靴。李白又奏道：『臣有一言，乞陛下赦臣狂妄，臣方敢奏。』天子道：『任卿失言，朕亦不罪。』李白奏道：『臣前入試春闈，被楊太師批落，高太尉趕逐，今日見二人押班，臣之神氣不旺，乞玉音分付楊國忠與臣捧硯磨墨，高力士與臣脫靴結襪，臣意氣始得自家，』

舉筆草詔，口代天言，方可不辱君命。」

天子用人之際，恐拂其意，只得傳旨教楊國忠捧硯，高力士脫靴。二人心裏暗暗自揣：『前日科場中輕薄了他，這樣書生，只好與我磨墨脫靴，今日恃了天子一時寵幸，就來還禮報復前仇！』出於無奈，不敢違背聖旨，正是敢怒而不敢言。常言道：

冤家不可結，結了無休歇。侮人還自侮，說人還自說。

李白此時昂昂得意，躡襪登床，坐於錦墩。楊國忠磨得墨濃，捧硯侍立。論來爵位不同，怎麼李學士坐了，楊太師到侍立？因李白口代天言，天子寵以殊禮，楊太師奉旨磨墨，不曾賜坐，只得侍立。

李白左手將鬚一拂，右手舉起中山兔穎，向五花箋上手不停揮，須臾草就嚇蠻書，字畫齊整，並無差錯，獻於龍案之上。天子看了大驚，都是照樣番書，一字不識，傳與百官看了，各各駭然。天子命李白誦之。李白就御座前朗誦一遍道：

『大唐開元皇帝詔諭渤海可毒：白昔石卵不敵，蛇龍不鬥。本朝應運開天，撫有

四海將勇卒精，甲堅兵銳，頡利背盟而被擒，普贊譁張而納誓。新羅奉織錦之頌，天竺致能言之鳥，波斯獻捕鼠之蛇，拂菻進曳馬之狗，白鸚鵡來自訶陵，夜光珠貢於林邑。骨利幹有名馬之納，泥婆羅有良酢之獻。無非畏威懷德，買靜求安。高麗拒命，天討再加。傳世九百，一朝殄滅。豈非逆天之咎，徵叛上之明鑒。與况爾海外小國，高麗附邦，比之中國，不過一郡。士馬藹糧，萬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鷓張不遜，天兵一下，千里流血。君同頡利之俘，國爲高麗之續。方今聖度汪洋，恕爾狂悖，急宜悔禍，勤修歲事，毋取誅僇，爲四夷笑。爾其三思哉！故諭。」

天子聞之大喜，再命李白對番官面宣一通，然後用寶人函。李白仍叫高太尉著靴，方纔下殿，喚番官聽詔。李白重讀一遍，讀得聲韻鏗鏘。番使不敢則聲，面如土色，不免山呼拜舞辭朝。

賀內翰送出都門，番官私問道：「適纔讀詔者何人？」內翰道：「姓李，名白，官拜翰林學士。」番使道：「多大的官使太師捧硯太尉脫靴！」內翰道：「太師大臣，太尉親臣，不過人間

之極貴。那李學士乃天上神仙下降，贊助天朝，更有何人可及！

番使點頭而別，歸至本國，與國王述之。國王看了國書，大驚與國人商議：『天朝有神仙贊助，如何敵得！』寫了降表，願年年進貢，歲歲來朝。此是後話。

話分兩頭。却說天子深敬李白，欲重加官職。李白啟奏：『臣不願受職，願得逍遙散誕，供奉御前，如漢東方朔故事。』天子道：『卿既不受職，朕所有黃金白璧，奇珍異寶，惟卿所好。』李白奏道：『臣亦不願受金玉，願得從陛下遊，辛日飲美酒三十觴足矣。』天子知李白清高，不忍相強，從此時時賜宴，留宿於金鑾殿中，訪以政事，恩幸日隆。

一日，李白乘馬遊長安街，忽聽得鑼鼓齊鳴，見一簇刀斧手，擁著一輛囚車行來。白停驂問之，乃是并州解到失機將官，今押赴東市處斬。那囚車中囚着箇美丈夫，生得甚是英雄。叩其姓名，聲如洪鐘，答道：『姓郭，名子儀。』李白相他容貌非凡，他日必為國家柱石，遂喝住刀斧手，『待我親往駕前保奏。』衆人知是李謫仙學士，御手調羹的，誰敢不依。

李白當時回馬，直叩宮門，求見天子，討了一道赦敕，親往東市開讀，打開囚車，放出子儀，許他帶罪立功。子儀拜謝李白活命之恩，異日銜環結草，不敢忘報。此事閣起不題。

是時宮中最重木芍藥，是揚州貢來的，如今叫做牡丹花，唐時謂之木芍藥。宮中種得四本，開出四樣顏色，那四樣？

大紅，深紫，淺紅，通白。

玄宗天子移植於沉香亭前，同楊貴妃娘娘賞玩，詔梨園子弟奏樂。天子道：『對妃子，賞名花，新花安用舊曲？』遂命梨園長李龜年召李學士入宮。有內侍說道：『李學士往長安市上酒肆中去了。』龜年不往九街，不走三市，一逕尋到長安市去，只聽得一個大酒樓上，有人歌云：

『三杯通大道，五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

李龜年道：『這歌的不是李學士是誰！』大踏步上樓梯來，只見李白獨占一箇小小座。

頭，桌上花瓶內供一枝碧桃花，獨自對花而酌，已吃得酩酊大醉，手執巨觥，兀自不放。龜年上前道：『聖上在沉香亭宣召學士快去。』衆酒客聞得有聖旨，一時驚駭，都站起來觀看。李白全然不理，張開醉眼，向龜年念一句陶淵明的詩，道是：

『我醉欲眠君且去。』

念了這句詩，就瞑然欲睡。李龜年也有三分主意，向樓窗往下一招，七八箇從者，一齊上樓，不由分說，手忙脚亂，擡李學士到于門前，上了玉花驄，衆人左扶右持，龜年策馬在後相隨，直跑到五鳳樓前。天子又遣內侍來催促了，敕賜走馬入宮。龜年遂不扶李白下馬，同內侍幫扶，直至後宮。過了興慶池，來到沉香亭。天子見李白在馬上雙眸緊閉，兀自未醒，命內侍鋪紫氍毹於亭側，扶白下馬，少臥，親往省視，見白口流涎沫，天子親以龍袖拭之。貴妃奏道：『妾聞冷水沃面，可以解醒。』乃命內侍汲興慶池水，使宮女含而噴之。

白夢中驚醒，見御駕大驚，俯伏道：『臣該萬死！臣乃酒中之仙，幸陛下恕臣。』天子御手攙起道：『今日同妃子賞名花，不可無新詞，所以召卿，可作清平調三章。』李龜年取金花牋



授白。白帶醉一揮，立成三首：

其一曰：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其二曰：

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其三曰：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天子覽詞，稱美不已。『似此天才，豈不壓倒翰林院許多學士！』即命龜年按調而歌。梨園衆子弟絲竹並進。天子自吹玉笛以和之。歌畢，貴妃斂繡巾再拜稱謝。天子道：『莫謝朕，可謝學士也。』貴妃持玻璃七寶杯，親酌西涼葡萄酒，命宮女賜李學士飲。天子敕賜李白遍遊內苑，令內侍以美酒隨後，恣其酣飲。自是宮中內宴，李白每每被召，連貴妃亦愛而重之。高力士深恨脫靴之事，無可奈何。

一日，貴妃重吟前所製清平調三首，倚欄歎羨。高力士見四下無人，乘間奏道：「奴婢初意娘娘聞李白此詞，怨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貴妃道：「有何可怨？」力士道：「可憐飛燕倚新妝。」那飛燕姓趙，乃西漢成帝之后，則今畫圖中畫著一箇武士，手託金盤，盤中有一女子，舉袖而舞；那箇便是趙飛燕，生得腰肢細軟，行步輕盈，若人手執花枝，顫顫然。成帝寵幸無比。誰知飛燕私與燕赤鳳相通，匿於複壁之中。成帝入宮，聞壁內有人咳嗽聲，搜得赤鳳殺之，欲廢趙后，賴其妹合德力救而止，遂終身不入正宮。今日李白以飛燕比娘娘，此乃謗毀之語，娘娘何不熟思？」

原來貴妃那時以胡人安祿山爲養子，出入宮禁，與之私通，滿宮皆知，只瞞得玄宗一人。高力士說飛燕一事，正刺其心。貴妃於是心下懷恨，每於天子前說李白輕狂使酒，無人臣之禮。天子見貴妃不樂，李白遂不召他內宴，亦不留宿殿中。

李白情知被高力士中傷，天子有疏遠之意，屢次告辭求去，天子不允，乃益縱酒自廢，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友。時人呼爲「飲中八仙。」

却說玄宗天子心下實是愛重李白，只爲宮中不甚相得，所以疏了些兒；見李白屢次乞歸，無心戀闕，乃向李白道：『卿雅志高蹈，許卿暫還，不日再來相召。但卿有大功於朕，豈可白手還山？卿有所需，朕當一一給與。』李白奏道：『臣一無所需，但得杖頭有錢，日沽一醉足矣。』

天子乃賜金牌一面，牌上御書『敕賜李白爲天下無憂學士，逍遙落托秀才，逢坊喫酒，遇庫支錢，府給千貫，縣給五百貫。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失敬者，以違詔論。』又賜黃金千兩，錦袍玉帶，金鞍龍馬，從者二十人。白叩頭謝恩。天子又賜金花二朵，御酒三杯，於駕前上馬出朝。百官俱給假攜酒送行。自長安街直接到十里長亭，樽罍不絕。只有楊太師、高太尉二人懷恨不送。內中惟賀內翰等酒友七人，直送至百里之外，流連三日而別。李白集中有還山別金門知己詩，略云：

恭承丹鳳詔，歛起煙蘿中。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

聞來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己扁舟尋釣翁。

李白錦衣紗帽，上馬登程，一路只稱『錦衣公子』。果然逢坊飲酒，遇庫支錢，不一日回至錦州，與許氏夫人相見。官府聞李學士回家，都來拜賀，無日不醉。

日往月來，不覺半載。一日，白對許氏說要出外遊玩，山水，打扮做秀才模樣，身邊藏了御賜金牌，帶一個小僕，騎一健驢，任意而行。府縣酒資，照牌供給。

忽一日，行到華陰界上，聽得人言華陰縣知縣貪財害民，李曰：生計要去治他，來到縣前，令小僕退去，獨自倒騎著驢子，於縣門首連打三回。那知縣在廳上取問公事，觀見了，連聲『可惡！可惡！怎敢調戲父母官！』速令公吏人等拿至廳前取問。

李白微微詐醉，連問不答。知縣令獄卒押入牢中，待他酒醒，著他好生供狀，來日決斷。獄卒將李白領入牢中，見了獄官，掀髯長笑。獄官道：『想此人是風顛的。』李白道：『也不風，也不顛。』獄官道：『既不風顛，好生供狀。你是何人，為何到此騎驢，搪突縣主？』李白道：『要我供狀，取紙筆來。』獄卒將紙筆置於案上。李白扯獄官在一邊，說道：『讓開一步，待我寫。』獄

官笑道：『且看這風漢寫出甚麼來。』

李曰寫道：

『供狀錦州人，姓李，單名白。弱冠廣文章，揮毫神鬼泣。長安列八仙，竹溪稱六逸。曾草嚇蠻書，聲名播絕域。玉輦每趨陪，金鑾爲寢室。啜羹御手調，流涎御袍拭。高太尉脫靴，楊太師磨墨。天子殿前尙容我乘馬行，崑陰縣裏不許我騎驢入。』

請驗金牌，便知來歷。』

寫畢，遞與獄官。獄官看了，嚇得魂飛魄散，低頭下拜道：『學士老爺，可憐小人蒙官發遣，身不由己，萬望海涵赦罪！』李曰道：『不干你事。只要你對知縣說：我奉金牌聖旨前來，所得何罪，拘我在此？』獄官拜謝了，卽忙將供狀呈與知縣，并說有金牌聖旨。

知縣此時如小兒初聞霹靂，無孔可鑽，只得同獄官到牢中參見李學士，叩頭哀告道：『小官有眼不識泰山，一時冒犯，乞賜憐憫！』在職諸官聞知此事，都來拜求，請學士到廳上正面坐下。衆官庭參已畢，李白取出金牌，與衆官看。牌上寫道：『學士所到，文武官員，軍民人』

等，有不敬者，以違詔論。」你等當得何罪？」衆官看罷聖旨，一齊低頭禮拜，「我等都該萬死！」

李白見衆官苦苦哀求，笑道：「你等受國家爵祿，如何又去貪財害民？如若改過前非，方免汝罪。」衆官聽罷，人人拱手，箇箇遵依，不敢再犯。就在廳上大排筵宴，款待學士，飲酒三日方散。自是知縣洗心滌慮，遂爲良牧。此信聞於他郡，都猜道朝廷差李學士出外私行，觀風考政，無不化貪爲廉，化殘爲善。

李白遍歷趙魏燕晉齊梁吳楚，無不流連山水，極詩酒之趣。後因安祿山反叛，明皇車駕幸蜀，誅國忠於軍中，縊貴妃於佛寺，白避亂隱於廬山。永王璘時爲東南節度使，陰有乘機自立之意，聞白大才，強逼下山，欲授僞職，李白不從，拘留於幕府。

未幾，肅宗卽位於靈武，拜郭子儀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克復兩京。有人告永王璘謀叛，肅宗卽遣子儀移兵討之。永王兵敗，李白方得脫身，逃至潯陽江口，被守江把總擒拿，把做叛黨，解到郭元帥軍前。子儀見是李學士，卽喝退軍士，親解其縛，置於上位，納頭便拜道：「昔日長

安東市，若非恩人相救，焉有今日！即命治酒壓驚，連夜修本，奏上天子，爲李白辨冤，即追叙其嚇蠻書之功，薦其才可以大用。此乃施恩而得報也。正是：

一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

時楊國忠已誅，高力士亦遠貶他方。玄宗皇帝自蜀迎歸，爲太上皇，亦對肅宗稱李白奇才。肅宗乃徵白爲左拾遺。白歎宦海沉迷，不得逍遙自在，辭而不受。別了郭子儀，遂泛舟遊洞庭岳陽，再過金陵，泊舟於采石江邊。是夜明月如畫，李白在江頭暢飲，忽聞天際樂聲嘹亮，漸近舟次。舟人都不聞，只有李白聽得，忽然江中風浪大作，有鯨魚數丈，奮鬣而起。仙童二人，手持旌節到李白面前，口稱『上帝奉迎，星主還位。』舟人都驚倒，須臾甦醒，只見李學士坐於鯨背，音樂前導，騰空而去。明日將此事告於當塗縣令李陽冰。陽冰具表奏聞。天子敕建李謫仙祠於采石山上，春秋二祭。

到宋太平興國年間，有書生於月夜渡采石江，見錦帆西來，船頭上有白牌一面，寫『詩伯』二字。書生遂朗吟二句道：

『誰人江上稱詩伯？錦繡文章借一觀。』

舟中有人和云：

『夜靜不堪題秀句，恐驚星斗落江寒。』

書生大驚，正欲傍舟相訪，那船泊於采石之下。舟中人紫衣紗帽，飄然若仙，遂投李謫仙祠中。書生隨後求之，祠中並無人跡，方知和詩者卽李白也。至今人稱『酒仙』、『詩伯』，皆推李白爲第一云：

嚇蠻書草見天才，天子調羹親賜來。一日騎鯨天上去，江流采石有餘哀。



今古奇觀 第六回 李謫仙醉草嚇變書

## 第七回 賣油郎獨占花魁

年少爭誇風月，場中波浪偏多。有錢無貌意難和，有貌無錢不可。

就是有錢有貌，還須著意揣摩。知情識趣俏哥哥，此道誰人養我？

這首詞名爲西江月，是風月機關中撮要之論。常言道：『妓愛俏，媽愛鈔。』所以子弟行中，有了潘安般貌，鄧通般錢，自然上下和睦，做得煙花寨內的大王，鴛鴦會上的主盟。

然雖如此，還有箇兩字經兒，叫做『幫襯』。幫者，如鞋子有幫；襯者，如衣之有襯。但凡做小娘的，有一分所長，得人襯貼，就當十分；若有短處，曲意替他遮護，更兼低聲下氣，送暖偷寒，逢其所喜，避其所嫌，以情度情，豈有不愛之理？這叫做『幫襯』。

風月場中只有會幫襯的最討便宜，無貌而有貌，無錢而有錢。假如鄭元和在卑田院做了乞兒，此時囊篋俱空，容顏非舊，李亞仙於雪天遇之，便動了一箇惻隱之心，將繡襦包裹美食供養與他，做了夫妻。這豈是愛他之錢，戀他之貌？只爲鄭元和識趣知情，善於幫襯，所以亞

仙心中舍他不得。你只看亞仙病中想馬板腸湯喫，鄭元和就把箇五花馬殺了，取腸煮湯奉之。只這一節上，亞仙如何不念其情？後來鄭元和中了狀元，李亞仙封做汧國夫人，『蓮花落』打出萬言策，『卑田院』變做了白玉樓，一牀錦被遮蓋，風月場中，反爲美談。這是：

蓮退黃金失色，時來鐵也生光。

話說大宋自太祖開基，太宗嗣位，歷傳眞仁英神哲，共是七代帝王，都則偃武修文，民安國泰。到了徽宗道君皇帝，信任蔡京高俅楊戩朱勛之徒，大興苑囿，專務遊樂，不以朝政爲事，以致萬民嗟怨，金虜乘之以起，把花錦般一箇世界，弄得七零八落。直至二帝蒙塵，高宗泥馬渡江，偏安一隅，天下分爲南北，方得休息。其中數十年，百姓受了多少苦楚。正是：

甲馬叢中立命刀槍隊裏爲家，殺戮如同戲耍，搶奪便是生涯。

內中單表一人，乃汴梁城外安樂村居住，姓莘，名善，渾家阮氏。夫妻兩口，開箇糧食鋪兒，

雖則糶米爲生，一應柴炭茶酒，油鹽雜貨，無所不備，家道頗頗得過。年過四旬，止生一女，小名叫做瑤琴，自小生得清秀，更且資性聰明，七歲上送在村學中讀書，日誦千言，十歲時便能吟詩作賦，曾有閨情一絕，爲人傳誦。詩云：

朱簾寂寂下金鉤，香鴨沉沉冷畫樓。移枕怕驚鴛並宿，挑燈偏惜蕊雙頭。

到十二歲，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若提起女工之事，飛針走線，出人意表。此乃天生伶俐，非教習之所能也。

辛善因爲自家無子，要尋箇養女婿來家靠老。只因女兒靈巧多能，難乎其配，所以求親者頗多，都不曾許。不幸遇了金虜猖獗，把汴梁城圍困，四方勤王之師雖多，宰相主了和議，不許廝殺，以致虜勢愈甚，打破了京城，劫遷了二帝。那時城外百姓，一箇箇亡魂喪膽，扶老携幼，棄家逃命。

却說辛善領着渾家阮氏和十二歲的女兒，同一般逃難的，背著包裹，結隊而走。忙忙如

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擔飢擔凍，擔勞苦，此行誰是家鄉？叫天叫地，叫祖宗，惟願不逢隳虜！正是：

寧爲太平犬，莫作亂離人。

正行之間，誰想韃子到不會遇見，却逢著一隊敗殘的官兵。看見許多逃難的百姓，多背得有包裹，假意吶喊道：『韃子來了！』沿路放起一把火來。此時天色將晚，嚇得衆百姓落荒亂竄，你我不相顧，敗兵就乘機搶掠，若不肯與他，就殺害了。這是亂中生亂，苦上加苦。

却說辛氏瑤琴，被亂軍衝突，跌了一交，爬起來不見了爹娘，不敢叫喚，躲在道旁古墓之中，過了一夜，到天明出外看時，但見滿目風砂，死屍橫路，昨日同時避難之人，都不知所往。瑤琴思念父母，痛哭不已；欲待尋訪，又不認得路徑；只得望南而行，哭一步，捱一步；約莫走了二里之程，心上又苦，腹中又饑，望見土房一所，想必其中有人，欲待求乞些湯飲；及至向前，却是破敗的空屋，人口俱逃難去了。瑤琴坐於土牆之下，哀哀而哭。

自古道『無巧不成話。』恰好有一人從牆下而過。那人姓卜，名喬，正是莘善的近隣，平昔是箇游手游食，不守本分，慣吃白食，用白錢的主兒。人都稱他是卜大郎。也是被官軍冲散了同夥，今日獨自而行，聽得啼哭之聲，慌忙來看。

瑤琴自小相認，今日患難之際，舉目無親，見了近隣，分明見了親人一般，卽忙收淚，起身相見，問道：『卜大叔，可曾見我爹媽麼？』卜喬心中暗想：『昨日被官軍搶去包裹，正沒盤纏，天生這碗衣飯送來與我。正是奇貨可居。』便扯箇謊道：『你爹和媽尋你不見，好生痛苦。如今前面去了，吩咐我道：『倘或見我女兒，千萬帶了他來，送還了我。』許我厚謝。』瑤琴雖是聰明，正當無可奈何之際，『君子可欺以其方，』遂全然不疑，隨着卜喬便走。正是：

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

卜喬將隨身帶的乾糲，把些與他喫了，吩咐道：『你爹媽連夜走的，若路上不能相遇，直要過江到建康府方可相會。一路上同行，我權把你當女兒，你權叫我做爹；不然，只道我收留迷失子女，不當穩便。』

瑤琴依允，從此陸路同步，水路同舟，爹女相稱。到了建康府，路上又聞得金兀朮四太子引兵渡江，眼見得建康不得寧息，又聞得康王即位，已在杭州駐蹕，改名臨安，遂趁船到潤州。過了蘇常嘉湖，直到臨安地面，暫且飯店中居住。

也虧卜喬自汴京至臨安三千餘里，帶那莘瑤琴下來，身邊藏下些散碎銀兩，都用盡了，連身上外蓋衣服，脫下准了店錢，止剩得莘瑤琴一件活貨，欲行出脫，訪得西湖上烟花王九媽家要討養女，遂引九媽到店中看貨還錢。九媽見瑤琴生得標致，講了財禮五十兩。卜喬兌足了銀子，將瑤琴送到王家。

原來卜喬有智，在王九媽前，只說瑤琴是我親生之女，不幸到你門戶人家，須是款款的教訓他，自然從順，不要性急；在瑤琴面前，又只說九媽是我至親，權時把你寄頓他家，待我從容訪知你爹媽下落，再來領你。以此瑤琴欣然而去。

可憐絕世聰明女，墮落烟花羅網中！

王九媽新討了瑤琴，將他渾身衣服換個新鮮，藏於曲樓深處，終日好茶好飯去將息他，

好言好語去溫暖他。瑤琴既來之，則安之；住了幾日，不見卜喬回信，思量爹媽，噙著兩行珠淚，問九媽道：『卜大叔怎不來看我？』九媽道：『那箇卜大叔？』瑤琴道：『便是引我到你家的那箇卜大郎。』九媽道：『他說是你的親爹。』瑤琴道：『他姓卜，我姓莘。』遂把汴梁逃難，失散了爹媽，中途遇見了卜喬，引到臨安，竝卜喬哄他的說話，細述一遍。九媽道：『原來恁地，你是箇孤身女兒，無脚蟹，我索性與你說了罷。那姓卜的把你賣在我家，得銀五十兩去了。我們是門戶人家，靠着粉頭過活。家中雖有三四箇養女，並沒箇出色的。愛你生得齊整，把做箇親女兒相待。待你長成之時，包你穿好吃好，一生受用。』

瑤琴聽說，方知被卜喬所騙，放聲大哭。九媽勸解良久方止。自此九媽將瑤琴改做王美，一家都稱爲美娘，教他吹彈歌舞，無不盡善。長成一十四歲，嬌豔非常。臨安城中這些富豪公子，慕其容貌，都備著厚禮求見，也有愛清標的，聞得他寫作俱高，求詩求字的，日不離門，弄出天大的名聲出來，不叫他美娘，叫他做『花魁娘子』。西湖上子弟，編出一隻挂枝兒，單道那花魁娘子的好處：



小娘中，誰似得王美兒的標致？又會寫，又會畫，又會做詩，吹彈歌舞都餘事。常把

西湖比西子，就是西子比他，也還不如。那箇有福的湯著他身兒，也情愿一箇死。

只因王美有了箇名，十四歲上，就有人來講梳弄。一來王美不肯，二來王九媽把女兒做金子看承，見他心中不允，分明奉了一道聖旨，並不敢違拗。

又過了一年，王美年方十五。原來門戶中梳弄，也有箇規矩：十三歲太早，謂之「試花」。皆因鶻兒愛財，不顧痛苦，那子弟也只博箇虛名，不得十分暢快取樂。十四歲謂之「開花」。此時天癸已至，男施女受，也算當時了。到十五歲謂之「摘花」。在平常人家還算年小，惟有門戶人家，以爲過時。王美此時未曾梳弄，西湖上子弟，都說他似木瓜空好看……

王九媽聽得些風聲，怕壞了門面，來勸女兒接客。王美執意不肯，說道：「要我會客時，除非見了親生爹媽，他肯做主時，方纔使得。」王九媽心裏又惱他，又不捨得難爲他，捱了好些時，偶然有箇金二員外，大富之家，情願出三百兩銀子梳弄美娘。九媽得了這主大財，心生一計，與金二員外商議，若要他成就，除非如此如此。金二員外意會了，其日八月十五日，只說請

王美湖上看潮，請到舟中，三四箇幫閒，俱是會中之人，猜拳行令，做好做歎，將美娘灌得爛醉如泥，扶到王九媽家樓中，臥于牀上，不省人事。此時天氣和暖，又沒幾層衣服，搗兒親手服侍……比及美娘夢中覺痛，醒將轉來，欲待掙扎，爭奈手足俱軟。

五鼓時，美娘酒醒，已知搗兒用計破了身子，自憐紅顏薄命，遭此強橫，起來解手，穿了衣服，自向牀邊一箇斑竹榻上，朝著裏壁睡了，暗暗垂淚。金二員外又走來親近，被他劈頭劈臉，抓有幾箇血痕。金二員外好生沒趣，捱到天明，對媽媽說聲『我去也。』媽兒要留他時，已自出門去了。

從來梳弄的子弟，早起時搗兒進房賀喜，行戶中都來稱慶，還要吃幾日喜酒。那子弟多則住一二月，最少也住半月二十日，只有金二員外侵早出門，是從來未有之事。王九媽連叫詫異，披衣起身，上樓，只見美娘臥於榻上，滿眼流淚。九媽要哄他上行，連聲招許多不是，美娘只不開口，九媽只得下樓去了。

美娘哭了一日茶飯不沾，從此託病，不肯下樓，連客也不肯會面了。九媽心下焦躁，欲待

把他凌虐，又恐他烈性不從，反冷了他的心腸，欲待由他，本是要他賺錢，若不接客時，就養到一百歲也沒用；躊躇數日，無計可施，忽然想起，有箇結義妹子，叫做劉四媽，時常往來，「他能言能語，與美娘甚說得著，何不接取他來，下箇說詞，若得他回心轉意，大大的燒箇利市！」當下叫保兒去請劉四媽到前樓坐下，訴以衷情。

劉四媽道：「老身是箇女隨何，雌陸賈，說得羅漢思情，嫦娥想嫁，這件事都在老身上。」九媽道：「若得如此，做姐的情願與你磕頭。你多吃杯茶去，免得說話時口乾。」劉四媽道：「老身天生這副海口，便說到明日還不乾哩。」

劉四媽吃了幾杯茶，轉到後樓，只見樓門緊閉。劉四媽輕輕的叩了一下，叫聲「姪女。」美娘聽得是四媽聲音，便來開門。兩下相見了，四媽靠桌朝下面坐，美娘傍坐相陪。

四媽看他桌上鋪著一幅細絹，纔畫得個美人的臉兒，還未曾著色。四媽稱贊道：「畫得好！真是巧手！九阿姐不知怎生樣造化，偏生遇著你這一箇伶俐女兒。又好人物，又好技藝，就是堆上幾千兩黃金，滿臨安城走遍，可尋出箇對兒麼？」美娘道：「休得見笑。今日甚風吹得

姨娘到來？」劉四媽道：「老身時常要來看你，只爲家務在身，不得空閒。聞得你恭喜梳弄了，今日偷空而來，特特與九阿姐叫喜。」

美兒聽得提起「梳弄」二字，滿面通紅，低著頭不來答應。劉四媽知他害羞，便把椅兒掇上一步，將美娘的手兒牽着，叫聲「我兒，做小娘的不是軟殼雞蛋，怎的這般嫩得緊？似你恁地怕羞，如何賺得大主銀子？」美娘道：「我要銀子做甚！」四媽道：「我兒，你便不要銀子，做娘的看得你長大成，難道不要出本？自古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九阿姐雖有幾箇粉頭，那一箇趕得上你的脚跟來？一園瓜，只看得你是箇瓜種。九阿姐待你也不比其他，你是聰明伶俐的人，也須識些輕重。聞得你自梳弄之後，一箇客也不肯相接，是甚麼意見？都像你的意時，一家人口似蠶一般，那箇把桑葉喂他做娘的抬舉你一分，你也要與他爭口氣兒，莫要反討衆丫頭們批點。」

美娘道：「由他批點，怕怎地！」劉四媽道：「阿呀，批點是箇小事，你可曉得門戶中的行徑麼？」美娘道：「行徑便怎的？」劉四媽道：「我們門戶人家，吃着女兒，穿着女兒，用着女兒，

饒倖討得一箇像樣的，分明是大戶人家置了一所良田美產，年紀幼小時，巴不得風吹得大，到得梳弄過後，便是田產成熟，日日指望花利，到手受用，前門迎新，後門送舊，張郎送米，李郎送柴，往來熱鬧，纔是個出名的姊妹行家。美娘道：『羞答答，我不做這樣事。』

劉四媽掩着口，格的笑了一聲道：『不做這樣事，可知由得你的一家之中有媽媽做主。做小娘的若不依他教訓，動不動一頓皮鞭，打得你不生不死，那時不怕你不走他的路兒。九阿姐一向不難爲你，只可惜你聰明標致，從小嬌養的，要惜你的廉恥，存你的體面，方纔告訴我許多話，說你不識好歹，放着鵝毛不知輕，頂着磨子不知重，心下好生不悅，教老身來勸你。你若執意不從，惹他性起，一時翻過臉來，罵一頓，打一頓，你待走上天去！凡事只怕箇起頭，若打破了頭時，朝一頓，暮一頓，那時熬這些痛苦不過，只得接客，却不把千金聲價，弄得低微了，還要被姊妹中笑話。依我說，弔桶已自落在他井裏，掙不起了，不如千歡萬喜，倒在娘的懷裏，落得自己快活。』

美娘道：『奴是好人兒女，誤落風塵，倘得姨娘主張從良，勝造九級浮圖。若要我倚門

獻笑，送舊迎新寧甘一死，決不情願！」劉四媽道：「我兒，從良是箇有志氣的事，怎麼說道不該？只是從良也有幾等不同。」美娘道：「從良有甚不同之處？」

劉四媽道：「有箇真從良，有箇假從良。有箇苦從良，有箇樂從良。有箇趁好的從良，有箇沒奈何的從良。有箇了從良，有箇不了的從良。我兒耐心聽我分說。」

「如何叫做真從良？大凡才子必須佳人，佳人必須才子，方成配偶，然而好事多磨，往往求之不得；幸然兩下相逢，你貪我愛，割捨不下一箇願討，一箇願嫁，好像捉對的蠶蛾，死也不放。這箇謂之真從良。」

「怎麼叫做假從良？有等子弟愛着小娘，小娘却不愛那子弟，本心不願嫁他，只把箇「嫁」字兒哄他心熱，散漫使錢，比及成交，却又推故不就；又有一等痴心子弟，明曉得小娘心腸不對他，偏要娶將回去，拚着一主大錢，動了媽兒的火，不怕小娘不肯，勉強進門，心中不順，故意不守家規，小則撒潑放肆，大則公然偷漢，人家容留不得，多則一年，少則半載，依舊放他出來爲娼接客，把「從良」二字，只當箇撰錢題目；這箇謂之假從良。」

『如何叫做苦從良？一般樣子弟愛小娘，小娘不愛那子弟，却被他以勢凌逼，媽兒懼禍，已自許了，做小娘的身不由主，含淚而行，一入侯門，如海之深，家法又嚴，擡頭不得，半妾半婢，忍死度日：這箇謂之苦從良。』

『如何叫做樂從良？做小娘的，正當擇人之際，偶然相交箇子弟，見他情性溫和，家道富足，又且大娘子樂善，無男無女，指望他日過門，與他生育，就有主母之分，以此嫁他，圖箇目前安逸，日後出身：這箇謂之樂從良。』

『如何叫做趁好的從良？做小娘的，風花雪月，受用已夠，趁這盛名之下，求之者衆，任我揀擇箇十分滿意的嫁他，急流勇退，及早回頭，不致受人怠慢：這箇謂之趁好的從良。』

『如何叫做沒奈何的從良？做小娘的，原無從良之意，或因官司逼迫，或因強橫欺瞞，又或因債負太多，將來賠償不起，鷓口氣，不論好歹，得嫁便嫁，買靜求安，藏身之法：這謂之沒奈何的從良。』

『如何叫做了從良？小娘半老之際，風波歷盡，剛好遇箇老成的孤老，兩下志同道合，收

繩捲索，白頭到老：這箇謂之了從良。

『如何叫做不了的從良？一般你貪我愛，火熱的跟他，却是一時之興，沒有箇長算，或者尊長不容，或者大娘妬忌，鬧了幾場，發回媽家，追取原價；又有箇家道凋零，養他不活，苦守不過，依舊出來趕趁：這謂之不了的從良。』

美娘道：『如今奴家要從良，還是怎地好？』劉四媽道：『我兒，老身教你箇萬全之策。』

美娘道：『若蒙教導，死不忘恩！』劉四媽道：『從良一事，入門爲淨；況且你身子已被人捉弄過了，就是今夜嫁人，叫不得箇黃花女兒。千錯萬錯，不該落於此地。這就是你命中所招了做娘的費了一片心機，若不帮他幾年，趁過千把銀子，怎肯放你出門？還有一件：你便要從良，也須揀箇好主兒。這些臭嘴臭臉的，難道就跟他不成？你如今一個客也不接，曉得那箇該從，那箇不該從？假如你執意不肯接客，做娘的沒奈何，尋箇肯出錢的主兒，賣你去做妾，這也叫做從良。那主兒，或是年老，或是貌醜的，或是一字不識的村牛，你却不敢嫌了一世；比著把你撩在水裏，還有撲通的一聲響，討得旁人叫一聲可惜，依著老身愚見，還是俯從人願，憑着做



娘的接客。似你恁般才貌，等閒的料也不敢相扳，無非是王孫公子，貴客豪門，也不辱罵了你。一來風花雪月，趁着年少受用；二來作成媽兒起箇家學；三來你自己也積攢些私房，免得日後求人。過了十年五載，遇箇知心著意的，說得來話得着，那時老身與你做媒，好模好樣的嫁去，做娘的也放得你下了，可不兩得其便？」

美娘聽說，微笑而不言。劉四媽已知美娘心中活動了，便道：「老身句句是好話。你依着老身的話時，後來還要感激我哩。」說罷起身。

王九媽伏於樓門之外，一句句都聽得的。美娘送劉四媽出房，劈面撞着了九媽，滿面羞慚，縮身進去。王九媽隨着劉四媽再到前樓坐下。

劉四媽道：「姪女十分執意，被老身左說右說，一塊硬鐵，看看溶成熱汁。如今你快快尋箇覆帳的主兒，他必然肯就。那時做妹子的再來賀喜。」王九媽連連稱謝，是日備飯相待，盡醉而別。

後來西湖上子弟們，又有隻掛枝兒，單說那劉四媽說詞一節：

劉四媽，你的嘴舌兒好不利害！便是女隨何，雌陸賈，不信有這大才？說著長，道着短，全沒些破敗。就像醉夢中被你說得醒，就是聰明的被你說得呆。好箇烈性的姑娘，也被你說得他心地改！

再說王美娘自聽了劉四媽一席話兒，思之有理。以後有客求見，欣然相接，覆帳之後，賓客如市，捱三頂五，不得空閒，聲價愈重，每一晚白銀十兩，兀自你爭我奪。王九媽趁了若干錢鈔，歡喜無限。美娘也留心要揀箇心滿意足的，急切難得。正是：

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

話說兩頭。再說臨安城清波門裏，有箇開油店的朱十老，三年前過繼一箇小厮，也是汴京逃難來的，姓秦，名重。母親早喪，父親秦良，十三歲上，將他賣了。自己在上天竺去做香火。朱十老因年老無嗣，又新死了媽媽，把秦重做親子看成，改名朱重，在店中學做賣油生理。初時

父子坐店甚好，後因十老得了腰痛的病，十眠九坐，勞碌不得，另招箇夥計，叫做邢權，在店相幫。

光陰似箭，不覺四年有餘。朱重長成一十七歲，生得一表人才，雖然已冠，尙未娶妻。那朱十老家有箇使女，叫做蘭花，年已二十之外，有心看上了朱小官人，幾遍的到下鉤子去勾搭他。誰知朱重是箇老實人，又且蘭花齷齪醜陋，朱重也看不上眼，以此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那蘭花見勾搭朱小官人不上，別尋主顧，就去勾搭那夥計邢權。邢權是望四之人，沒有老婆，一拍就上。兩箇暗地偷情，不止一次，反怪朱小官人礙眼，思量尋事，趕他出門。邢權與蘭花兩箇裏應外合，使心設計，蘭花便在朱十老面前假意撒謊，說小官人幾番調戲，好不老實。朱十老平日與蘭花也有一手，未免有拈酸之意。邢權又將店中賣下的銀子藏過，在朱十老面前說道：「朱小官在外賭博不長進，櫃裏銀子，幾次短少，都是他偷去了。」初時朱十老還不信；接連幾次，朱十老年老糊塗，沒有主意，就喚朱重過來，責罵了一場。

朱重是箇聰明的孩子，已知邢權與蘭花的計較，欲待分辨，惹起是非不小，萬一老者不

聽，枉做惡人，心生一計，對朱十老說道：『店中生意淡薄，不消得二人。如今讓邢主管坐店，孩兒情願挑擔子出去賣油。賣得多少，每日納還。可不是兩重生意？』

朱十老心下也有許可之意。又被邢權說道：『他不是要挑擔出去，幾年上偷銀子做私房，身邊積攢有餘了，又怪你不與他定親，心中怨悵，不願在此相幫，要討箇出場，日去娶老婆，做人家哩。』朱十老歎口氣道：『我把他做親子看成，他却如此歹意，皇天不祐——罷罷，不是自身骨血，到底粘連不上，由他去罷！』遂將三兩銀子，把與朱重，打發出門，寒夏衣服和被窩都叫他拿去。這也是朱十老好處。朱重料他不肯收留，拜了四拜，大哭而別。正是：

孝己殺身因謗語，申生喪命爲讒言。親生兒子猶如此，何怪螟蛉受枉冤？

原來秦良上天竺做香火，不會對兒子說知，朱重出了朱十老之門，在衆安橋下，賃下一間小小房兒，放下被窩等件，買箇鎖兒鎖了門，便往長街短巷，訪求父親；連走幾日，全沒消息，沒奈何，只得放下；在朱十老家四年，赤心忠良，並無一毫私蓄，只有臨行時打發這三兩銀子，不夠本錢，做什麼生意好？左思右量，只有油行買賣是熟悉。這些油坊，多曾與他識熟。還去挑

簡賣油擔子，是簡穩實的道路。當下置辦了油擔家火，剩下的銀兩，都交付與油坊取油。

那油坊裏認得朱小官是簡老實好人，況且小小年紀，當初坐店，今朝挑擔上街，都因那夥計挑撥他出來，心中甚是不平，有心扶持他，只揀嘗清的好淨油與他，簽子上又明護他些。朱重得了這些便宜，自己轉賣與人，也放些寬，所以他的油比別人分外容易出脫，每日儘有些利息；又且儉吃儉用，積下東西來，置辦些日用家業，及身上衣服之類，並無妄費；心中只有一件事未了，牽掛着父親，思量向來叫做朱重，誰知我是姓秦，倘或父親來尋訪之時，也沒有箇因由，遂復姓爲秦。

說話的，假如上一等人，有前程的，要復本姓，或具劄子奏過朝廷，或關白禮部，大學國學等衙門，將冊籍改正，衆所共知；一箇賣油的復姓之時，誰人曉得？他有箇道理，把盛油的桶兒，一面大大寫箇『秦』字，一面寫『汴梁』二字，將此桶做箇標識，使人一覽而知，以此臨安市上，曉得他本姓，都呼他爲秦賣油。

時值二月天氣，不寒不暖，秦重聞知昭慶寺僧人要起箇九晝夜功德，用油必多，遂挑了

油擔，來寺中賣油。那些和尚們也聞知秦賣油之名，他的油比別人的好，又賤。單單作成他，所以一連這九日，秦重只在昭慶寺走動。正是：

刻薄不賺錢，忠厚不折本。

這一日是第九日了，秦重在寺出脫了油，挑了空擔出寺。其日天氣晴明，遊人如蟻。秦重遶湖而行，遙望十景塘，桃紅柳綠，湖內畫船簫管，往來遊玩，觀之不足，玩之有餘。走了一回，身子困倦，轉到昭慶寺右邊，到箇寬處，將擔兒放下，坐在一塊石上歇腳。近側有箇人家，而湖而住，金漆籬門，裏面朱欄內一叢細竹，未知堂室何如，先見四庭清整。只見裏面三四箇戴巾的，從內而出，一箇女娘後面相送，到了門首，兩下把手一拱，說聲『請了。』那女娘竟進去了。

秦重定睛觀之，此女容顏嬌麗，體態經盈，目所未視，准准的呆了半晌，身子都酥麻了。他原是箇老實小官，不知有煙花行徑，心中疑惑，正不知是什麼人家。方在凝思之際，只見門內又走出箇中年的媽媽，同著一箇垂髻的丫鬟，倚門閒看。那媽媽一瞧著油擔，便道：『阿呀，方纔要去買油，正好有油擔子在這里，何不與他買些？』那丫鬟取了油瓶出來，走到油擔子邊，

叫聲「賣油的。」秦重方纔知覺，回言道：「沒有油了。媽媽要用油時，明日送來。」

那丫鬟也識得幾箇字，看見油桶上寫箇秦字，就對媽媽道：「那賣油的姓秦。」媽媽也聽得人閒講有箇秦賣油，做生意甚是忠厚，遂分付秦重道：「我家每日要油用，你肯挑來時，與你做箇主顧。」秦重道：「承媽媽作成，不敢有誤。」那媽媽與丫鬟進去了。

秦重心中想道：「這媽媽不知是那女娘的什麼人？我每日到他家賣油，莫說賺他利息，圖箇飽看那女娘一回，也是前生福分。」

正欲挑擔起身，只見兩箇轎夫擡着一頂青絹幔的轎子，後邊跟着兩箇小厮，飛也似跑來。到了其家門首，歇下轎子，那小厮走進裏面去了。秦重道：「却又作怪。看他接甚麼人。」

少頃之間，只見兩箇丫鬟，一箇捧着猩紅的氈包，一箇拿著湘妃竹攢花的拜匣，都交付與轎夫，放在轎坐之下。那兩小厮手中，一箇抱着琴囊，一箇捧著幾箇手卷，腕上挂碧玉簫一枝，跟着起初的女娘出來。女娘上了轎，轎夫擡起，望舊路而去。丫鬟小厮，俱隨轎步行。秦重又得細觀一番，心中愈加疑惑，挑了油擔子，洋洋而去。

不過幾步，只見臨湖有箇酒館。秦重每常不吃酒，今日見了這女娘，心下又歡喜又氣悶。將擔子放下，走進酒館，揀箇小座頭坐了。酒保問道：「客人，還是請客，還是獨酌？」秦重道：「有上好的酒拿來獨飲三杯。時新果子一兩碟，不用葷菜。」

酒保斟酒時，秦重問道：「那邊金漆籬門內是什麼人家？」酒保道：「這是齊衙內的花園，如今王九媽住下。」秦重道：「方纔看見有箇小娘子上轎，是什麼人？」酒保道：「這是有名的粉頭，叫做王美娘。人都稱爲花魁娘子。他原是汴京人，流落在此。吹彈歌舞，琴棋書畫，件件皆精。來往的都是大頭兒。要十兩放光，才宿一夜哩。可知小可的也近他不得。當初住在湧金門外，因樓房狹窄，齊舍人與他相厚，半載之前，把這花園借與他住。」

秦重聽得說是汴京人，觸了箇鄉里之念，心中更有一倍光景；吃了幾杯，還了酒錢，挑了擔子，一路走，一路的肚中打稿道：「世間有這樣美貌的女子，落於娼家，豈不可惜……」又自家暗笑道：「若不落於娼家，我賣油的怎生得見？」又想一回，越發痴起來了，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這等美人，樓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又想一回道：「吓！我終日挑這油擔



子，不過日進分文，怎麼想這等非分之事？正是癩蝦蟆在陰溝裏想著天鵝肉吃，如何到口！」

又想一回道：「他相交的都是公子王孫，我賣油的縱有了銀子，料他也不肯接我。」又想一

回道：「我聞得做老鴿的專要錢鈔，就是箇乞兒，有了銀子，他也就肯接了，何況我有生意的，

青青白白之人，若有了銀子，怕他不接！——只是那里來這幾兩銀子……」一路上胡思亂

想，自言自語。

你道天地間有這等痴人！一箇做小經紀的，本錢只有三兩，却要把十兩銀子去嫖那名

妓，可不是箇春夢？自古道：「有志者，事竟成。」被他十思萬想，想出一箇計策來。他道：「從明

日爲始，逐日將本錢扣出，餘下的積攢上去，一日積得一分，一年也有三兩六錢之數，只消三

年，這事便成了。若一日積得二分，只消得年半；若再多得些，一年也差不多了。」想來想去，不

覺走到家裏，開鎖進門，只因一路上想著許多閑事，回來看了自家的牀鋪，慘然無歡，連夜飯

也不要吃，便上了牀。這一夜翻來覆去，牽掛着美人，那裏睡得着：

只因月貌花容，引起心猿意馬。

捱到天明，爬起來就裝了油擔，煮早飯吃了，鎖了門，挑着擔子，一徑走到王九媽家去進了門，却不敢直入，舒着頭往裏面張望。王九媽恰纔起床，還蓬着頭，正分付保兒買飯菜。秦重認得聲音，叫聲『王媽媽。』九媽往外一張，見是秦賣油，笑道：『好忠厚人！果然不失信。』便叫他挑擔進來，稱了一瓶，約有五斤多重，公道還錢。秦重並不爭論。王九媽甚是歡喜，道：『這瓶油只勾我家兩日用，但隔一日，你便送來，我不往別處去買了。』

秦重應諾，挑擔而出，只恨不曾遇見花魁娘子；且喜扳下主顧，少不得一次不見二次見，二次不見三次見；只是一件特爲王九媽一家挑這許多路來，不是做生意的勾當。『這昭慶寺是順路，今日寺中雖然不做功德，難道尋常不用油的？我且挑擔去問他，若扳得各房頭做箇主顧，只消走錢塘門這一路，那一擔油，儘勾出脫了。』

秦重挑擔到寺內問時，原來各房和尚也止想着秦賣油來得正好，多少不等，各各買他的油。秦重與各房約定，也是間一日便送油來用。這一日是箇雙日。自此日爲始，但是單日，秦重別街道上做買賣，但是雙日，就走錢塘門這一路。一出錢塘門，先到王九媽家裏，以賣油爲

名，去看花魁娘子。也有一日會見，也有一日不會見。不見時費了一場思想，便見時也只添了一層思想。正是：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此情無盡期。

再說秦重到了王九媽家多次，家中大大小小，沒一箇不認得是秦賣油。時光迅速，不覺一年有餘。日大日小，只揀足色細絲，或積三分，或積二分，再少也積下一分，湊得幾錢。又打換大塊頭，日積月累，有了一大包銀子，零星湊集，連自己也不知多少。

其日是單日，又值大雨，秦重不出去做買賣，看了這一大包銀子，心中也自喜歡，趁今日空閒，且把去上一上天平，見箇數目，打箇油傘，走到對門傾銀鋪裏，借天平兌銀。那銀匠好不輕薄，想着賣油的多少銀子，要架天平，只把箇五兩頭等子與他，還怕用不着頭紐哩！秦重把銀包解開，都是散碎銀兩。大凡成錠的見少，散碎的就見多。銀匠是小輩，眼孔極淺，見了許多銀子，別有一番面目，想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慌忙架起天平，搬出若大若小許

多砵碼。秦重儘包而兌，一釐不多，一釐不少，剛剛一十六兩之數，上秤便是一斤。

秦重心下想道：「除去了三兩本錢，餘下的做一夜花柳之費，還是有餘。」又想道：「這樣散碎銀子，怎好出手？拿出來也被人看低了。見成傾銀店裏方便，何不傾成錠兒，還覺冠冕？」當下兌足十兩，傾成一箇足色大錠，再把一兩八錢傾成水絲一小錠，剩下四兩二錢之數，拈一小塊，還了傾錢；又將幾錢銀子，置下襪鞋淨襪，新褶了一頂萬字頭巾，回到家中，把衣服漿洗得乾乾淨淨，買幾根安息香，薰了又薰，揀箇晴明好日，侵早打扮起來：

雖非富貴豪華客，也是風流好後生。

秦重打扮得齊齊整整，取銀兩藏於袖中，把房門鎖了，一逕望王九媽家而來。那一時好不高興！及至到了門首，愧心復萌，想道：「一時常挑了擔子，在他家賣油，今日忽地去做關客，如何開口？」

正在躊躇之際，只聽得呀的一聲門響，王九媽走將出來。見了秦重，便道：「秦小官，今日怎的不做生意，打扮得恁般齊楚，往那里去貴幹？」

事到其間，秦重只得老著臉，上前作揖。媽媽也不免還禮。秦重道：『小可並無別事，專來拜望媽媽。』那鴛兒是老積年，見貌辨色，見秦重恁般裝束，又說拜望，一定是看上了我家那箇丫頭，要鬪一夜，或是會一箇房；雖然不是箇大施主菩薩，搭在籃裏便是菜，捉在籃裏便是蟹，賺他錢把銀子，買葱菜也是好的，便滿臉堆下笑來，道：『秦小官拜望老身，必有好處。』秦重道：『小可有句不識進退的言語，只是不好啟齒。』王九媽道：『但說何妨，且請到裏面客座中細講。』

秦重爲賣油雖曾到王家准百次，這客座裏交椅還不會與他屁股做箇相識；今日是箇會面之始，王九媽到了客坐，不免分賓而坐，對着內裏喚茶。

少頃，丫鬟托出茶來，看時，却是秦賣油，正不知什麼緣故，媽媽恁般相待，格格低了頭，只管笑。王九媽看見，喝道：『有甚好笑！對客全沒些規矩！』丫鬟止住笑，收了茶杯自去。

王九媽方纔開言問道：『秦小官有甚話要對老身說？』秦重道：『沒有別話，要在媽媽宅上請一位姐姐吃杯酒兒。』九媽道：『難道吃寡酒？一定要鬪了。你是箇老實人，幾時動這

風流之興？」秦重道：「小可的積誠，也非止一日。」九媽道：「我家這幾箇姐姐，都是你認得的，不知你中意那一位？」秦重道：「別箇都不要，單單要與花魁娘子相處一宵。」

九媽只道取笑他，就變了臉道：「你出言無度，莫非奚落老娘麼？」秦重道：「小可是箇老實人，豈有虛情？」九媽道：「糞桶也有兩箇耳朵，你豈不曉得我家美兒的身價，倒了你賣油的竈，還不夠半夜歇錢哩！不如將就揀一箇適興罷。」秦重把頭一縮，舌頭一伸，道：「恁的好賣弄！不敢動問，你家花魁娘子，一夜歇錢要幾千兩？」

九媽見他說耍話，却又回嗔作喜，帶笑而言道：「那要許多！只要得十兩破絲，其他東道雜費，不在其內。」秦重道：「原來如此，不爲大事。」袖中摸出這禿禿裏一大錠細絲，放光銀子，遞與鶻兒，道：「這一錠十兩重，足色足數，請媽媽收着。」又摸出一小錠來，也遞與鶻兒，又道：「這一小錠，重有二兩，相煩備個小東，望媽媽成就小可這件好事，生死不忘。日後再有孝順。」

九媽見了這錠大銀，已自不忍釋手，又恐怕他一時高興，日後沒了本錢，心中懊悔，也要

儘他一句纔好，便道：『這十兩銀子，你做經紀的人，積攢不易，還要三思而行。』秦重道：『小可主意已定，不要你老人家費心。』

九媽把這兩錠銀子，收於袖中，道：『是便是了，還有許多煩難哩。』秦重道：『媽媽是一家之主，有甚煩難？』九媽道：『我家美兒往來的，都是王孫公子，富室豪家，真箇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他豈不認得你是做經紀的秦小官，如何肯接你？』秦重道：『但憑媽媽怎的委曲宛轉，成全其事，大恩不敢有忘。』

九媽見他十分堅心，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扯開口笑道：『老身已替你排下計策，只看你緣法如何。做得成不要喜，做不成不要怪。美兒昨日在李學士家陪酒，還未曾回。今日是黃衙內約下遊湖，明日是張山人一班清客邀他做詩社，後日是韓尙書的公子，數日前送下東道。在這裏，你且到大後日來看。還有句話：這幾日，你且不要來我家賣油，預先留下箇體面。又有句話：你穿着一身的布衣布裳，不像箇上等鬪客，再來時，換件紬緞衣服，叫這些丫頭們認不出你是秦小官，老娘也好與你裝謊。』

秦重道：『小可一一理會得。』說罷作別出門，且歇這三日生理，不去賣油，到典舖裏買了一件見成半新不舊的紬衣，穿在身上，到街坊閒走，演習斯文模樣。正是：

未識花院行藏，先習孔門規矩。

去過那三日不題。到第四日起箇清早，便到王九媽家去。去得太早，門還未開，意欲轉一轉再來。這番妝扮希奇，不敢到昭慶寺去，恐怕和尙們批點，且到十景塘散步。良久又覓轉來，王九媽家門已開了。那門前却安頓得有轎馬，門內有許多僕從在那里閑坐。秦重雖然老實，心下到也乖巧，且不進門，悄悄的招那馬夫問道：『這轎馬是誰家的？』馬夫道：『韓府裏來接公子的。』

秦重已知韓公子夜來留宿，此時還未曾別，重複轉身到一箇飯店之中，吃了些見成茶飯，又坐了一回，方纔到王家探信。只見門前轎馬已自去了。進得門時，王九媽迎着便道：『老身得罪今日又不得工夫了。恰纔韓公子拉去東庄賞早梅，他是箇長闕老身不敢違拗，聞得說來日還要到靈隱寺訪箇棋師賭棋哩。齊衙內又來約過兩三次了。這是我家房主，又是辭



不得的。他來時或三日五日的住了去，連老身也定不得箇日子。秦小官，你真個要闕，只索耐心再等幾時。不然，前日尊賜，分毫不動，要便奉還。」秦重道：「只怕媽媽不作成；若還遲中無失，就是一萬年，小可也情願等着。」九媽道：「恁地時，老身便好主張。」

秦重作別，方欲起身，九媽又道：「秦小官人，老身還有句話：你下次若來討信，不要早了，約莫申牌時分，有客沒客，老身把箇實信與你，到是越晏些越好。這老身的妙用，你休錯怪。」秦重連聲道：「不敢，不敢。」

這一日，秦重不曾做買賣；次日，整理油擔，挑往別處去生理，不走錢塘門一路；每日生意做完，傍晚時分，就打扮齊整，到王九媽家探信，只是不得工夫，又空走了一月有餘。

那一日是十二月十五，大雪方霽，四風過後，積雪成冰，好不寒冷，却喜地下乾燥。秦重做了大半日買賣，如前妝扮，又去探信。王九媽笑容可掬，迎着道：「今日你造化，已是九分九釐了。」秦重道：「這一釐是欠着什麼？」九媽道：「這一釐正主兒還不在家。」秦重道：「可回來麼？」九媽道：「今日是俞太尉家賞雪，筵席就備在湖船之內。俞太尉是七十歲的老人。」

家風月之事，已自沒分原說過黃昏送來。你且到新人房裏吃杯盪風酒，慢慢的等他。」秦重道：「煩媽媽引路。」

王九媽引着秦重，灣灣曲曲，走過許多房頭，到一箇所在，不是樓房，却是箇平屋三間，甚爲高爽；左一間是丫鬟箇空房，一般有牀榻桌椅之類，却是備官舖的；右一間是吃魁娘子臥室，鎖着在那里；兩傍又有耳房；中間客座，上面挂一幅名人山水，香几上博山古銅爐，燒着龍涎香餅；兩旁書桌，擺設些古玩；壁上貼許多詩稿。秦重愧非文人，不敢細看，心中想道：「外房如此整齊，內室鋪陳，必然華麗。今夜儘我受用，十兩一夜，也不爲多。」九媽認秦小官坐於客位，自己主位相陪。

少頃之間，丫鬟掌燈過來，擡下一張八仙桌兒，六碗時新果子，一架攢盒，佳肴美醞，未曾到口，香氣撲鼻。九媽執盃相勸道：「今日衆小女都有客，老身只得自陪。請開懷暢飲幾杯。」秦重酒量本不高，况兼正事在心，只吃半杯；吃了一會，便推不飲。九媽道：「秦小官想餓了？且用些飯，再吃酒。」丫鬟捧着雪花白米飯一碗一添，放於秦重面前，就是一盞雞和湯。搗

兒量高，不用飯，以酒相陪。秦重吃了一碗，就放筋。九媽道：「夜長哩，再請些。」秦重又添了半碗。丫鬟提筒行燈來說：「浴湯熱了，請客官洗浴。」

秦重原是洗過澡來的，不敢推託，只得又到浴堂，肥皂香湯，洗了一遍，重復穿衣入坐。九媽命撤去肴盒，用煖鍋下酒。此時黃昏已絕，昭慶寺裏的鐘都撞過了，美娘尙未回來。

玉人何處貪歡耍？等得情郎望眼穿。

常言道：「等人心急。」秦重不見表子回家，好生氣悶。却被鴛兒夾七夾八說些風話勸酒，不覺又過了一更天氣。只聽外面熱鬧鬧的，却是花魁娘子回家。丫鬟先來報了，九媽連忙起身出迎。秦重也離坐而立。只見美娘吃得大醉，侍女扶將進來。到於門首，醉眼朦朧，看見房中燈燭輝煌，杯盤狼藉，立住腳，問道：「誰在這裡吃酒？」九媽道：「我兒，便是我向日與你說的那秦小官人。他心中慕你多時的，送過禮來，因你不得工夫，就攔他一月有餘了。你今日幸而得空，做娘的留他在此伴你。」美娘道：「臨安郡中並不聞說起有什麼秦小官人，我不去接他。」轉身便走。九媽雙手托開，即忙攔住道：「他是箇志誠好人，娘不誤你。」

美娘只得轉身；纔跨進房門，擡頭一看，那人有些面善，一時醉了，急切叫不出來，便道：「娘，這箇人我認得他的，不是有名稱的子弟，接了他，被人笑話。」九媽道：「我兒，這是湧金門內開緞舖的秦小官人。當初我們住在湧金門時，想你也曾會過，故此面善。你莫識認識了？做娘的見他來意至誠，一時許了他，不好失信。你看做娘的面上，胡亂留他一晚。做娘的曉得不是了，明日却與你陪禮。」一頭說，一頭推着美娘的肩頭向前。美娘拗媽媽不過，只得進房相見。正是：

千般難出虔婆口，萬般難脫虔婆手。饒君縱有萬千般，不如跟着虔婆走。

這些言語，秦重一句句都聽得，佯爲不聞。美娘萬福過了，坐於側首，仔細看着秦重，好生疑惑，心裏甚是不悅，嘿嘿無言，喚丫鬟將熱酒來，斟著大鍾，搗兒只道他敬客，却自家一飲而盡。九媽道：「我兒醉了，少吃些。」美娘那里依他，答應道：「我不醉。」一連吃上十來杯。這是酒後之酒，醉中之醉，自覺立脚不住，喚丫鬟開了臥房，點上銀缸，也不卸頭，也不解帶，躡脫了綉鞋，和衣上牀，倒身而臥。

鴛兒見女兒如此做作，甚不過意，對秦重道：『小女平日慣了他，專會使性。今日他心中不知爲什麼，有些不自在，却不干你事，休得見怪。』秦重道：『小可豈敢。』

鴛兒又勸了秦重幾杯酒。秦重再三告止。鴛兒送入臥房，向耳邊分付道：『那人醉了，放溫存些。』又叫道：『我兒起來，脫了衣服，好好的睡。』美娘已在夢中，全不答應。鴛兒只得去了。丫鬟收拾了杯盤之類，抹了桌子，叫聲：『秦小官人，安置罷。』秦重道：『有熱茶要一壺。』丫鬟泡了一壺濃茶，送進房裏，帶轉房門，自去耳房中安歇。

秦重看美娘時，面對裏牀睡得正熟，把錦被壓在身下。秦重想酒醉之人，必然怕冷，又不敢驚醒他；忽見欄杆上又放着一牀大紅紵絲的錦被，輕輕的取下，蓋在美娘身上，把銀燈挑得亮亮的，取了這壺熱茶，脫鞋上牀，握在美娘身邊，左手抱着茶壺在懷，右手搭在美娘身上，眼也不敢閉一閉。正是：

未曾握雨攜雲，也算偎香倚玉。

却說美娘睡到半夜，醒將轉來，自覺酒力不勝，胸中似有滿溢之狀，爬起來，坐在被窩中，垂着頭，只管打乾嘔。秦重慌忙也坐起來，知他要吐，放下茶壺，用手撫摩其背。良久，美娘喉間忍不住了。說時遲，那時快；美娘放開喉嚨，使吐。秦重怕污了被窩，把自己道袍的袖子張開，罩在他嘴上。美娘不知所以，盡管一嘔，嘔畢，還閉着眼討茶嗽口。秦重下牀，將道袍輕輕脫下，放在地平之上，摸茶壺還是煖的，斟上一甌香噴噴的濃茶，遞與美娘。美娘連吃了二碗，胸中雖然略覺豪燥，身子兀自倦怠，仍舊倒下，向裏睡去了。秦重脫下道袍，將吐下一袖的腌臢，重重裹着，放於牀側，依然上牀，擁抱似初。

美娘那一覺，直睡到天明方醒；覆身轉來，見旁邊睡着一人，問道：「你是那箇？」秦重答道：「小可姓秦。」美娘想起夜來之事，恍恍惚惚，不甚記得真了，便道：「我夜來好醉。」秦重道：「也不甚醉。」又問：「可曾吐麼？」秦重道：「不曾。」美娘道：「這樣還好。」又想一想道：「我記得曾吐過的，又記得曾吃過茶來。難道做夢不成？」秦重方纔說道：「是曾吐來。小可見小娘子多了杯酒，也防着要吐，把茶壺暖在懷裏，小娘子果然吐後討茶，小可斟上，蒙小娘

子不棄，飲了兩甌。」美娘大驚道：「賸巴巴的吐在那裏？」秦重道：「恐怕小娘子污了被褥，是小可把袖子盛了。」美娘道：「如今在那裏？」秦重道：「連衣服裹着，藏過在那裏。」美娘道：「可惜壞了你一件衣服。」秦重道：「這是小可的衣服有幸，得沾小娘子的餘瀝。」美娘聽說，心下想道：「有這般識趣的人……」心裏也有四五分歡喜了。

此時天色大明，美娘起身下牀小解，看着秦重，猛然想起是秦賣油，遂問道：「你實對我說，是什麼樣人爲何昨夜在此？」秦重道：「承花魁娘子下問，小子怎敢妄言。小可實是常來宅上賣油的秦重。」遂將初次看見送客，又看見上轎，心上想慕之極，及積趨闕錢之事，備細述了一遍，「夜來得親近小娘子一夜，三生有幸，心滿意足！」

美娘聽說，愈加可憐道：「我昨夜酒醉，不曾招接待你，你乾折了許多銀子，莫不懊悔？」秦重道：「小娘子天上神仙，小可惟恐伏侍不周，但不見責，已爲萬幸，况敢有非意之望？」美娘道：「你做經紀的人，積下些銀兩，何不留下養家？此地不是你來往的。」秦重道：「小可單只一身，竝無妻小。」

美娘頓了一頓，便道：『你今日去了，他日還來麼？』秦重道：『只這昨宵相親一夜已慰平生，豈敢又作痴想！』美娘想道：『難得這好人！又忠厚，又老實，且又知情識趣，隱惡揚善，千百中難遇此一人！可惜是市井之輩，若是衣冠子弟，情願委身事之！』

正在沉吟之際，丫鬟捧洗臉水進來，又是兩碗姜湯。秦重洗了臉，因夜來未曾脫幘，不用梳頭，呷了幾口姜湯，便要告別。美娘道：『少住不妨，還有話說。』秦重道：『小可仰慕花魁娘子，在旁多站一時，也是好的。但爲人豈不自揣？夜來在此，實是大膽。惟恐他人知道，有玷芳名，還是早些去了安穩。』

美娘點了一點頭，打發丫鬟出房，忙忙的開了減粧，取出二十兩銀子，送與秦重，道：『昨夜難爲了你這銀兩權奉爲資本，莫對人說。』秦重那裏肯受。美娘道：『我的銀子，來路容易，這些須酬你，一宵之情，休得回遜。若本錢缺少，異日還有助你之處。那件污穢的衣服，我叫丫鬟湔洗乾淨了，還你罷。』秦重道：『粗衣不煩小娘子費心。小可自會湔洗。只是領賜不當。』美娘道：『說那裏話。』將銀子緹在秦重袖內，推他轉身。



秦重料難推却，只得受了，深深作揖，捲了脫下這件醜醜道袍，走出房門，打從鴉兒房前經過。保兒看見，叫聲『媽媽，秦小官去了。』王九媽正在淨桶上解手，口中叫道：『秦小官，如何去得恁早？』秦重道：『有些賤事，改日特來稱謝。』

不說秦重去了。且說美娘與秦重雖然沒點相干，見他一片誠心，去後好不過意。這一日因害酒辭了客在家將息，千箇萬箇孤老都不想，倒想秦重，整整的想了一日。有挂枝兒爲證：

俏冤家，須不是串花街的子弟。你是箇做經紀的本分人兒，那知你會溫存，能軟款，知心知意？料你不是箇使性的，料你不是箇薄情的，幾番待放下思量也，又不覺思量起。

話分兩頭。再說那權在朱十老家，與蘭花情熟，見朱十老病發在床，全無顧忌。十老發作了幾場，兩箇商量出一條計策來，夜靜更深，將店中資本席捲，雙雙的『桃之天天』，不知去

向。

次日天明，朱十老方知，及隣里出了箇失單，尋訪數日，並無動靜，深悔當日不合爲刑權所惑，逐了朱重，『如今日久見人心。聞說朱重賃居衆安橋下，挑擔賣油，不如仍舊收了他回來，老死有靠。』只怕他記恨在心，叫鄰舍好生勸他回家，但記好，莫記惡。

秦重一聞此言，卽日收拾了家火，搬回十老家裏。相見之間，痛哭了一場。十老將所存囊橐，盡數交付秦重，秦重自家又有二十餘兩本錢，重整店面，坐櫃賣油，因在朱家，仍稱朱重，不用秦字。

不上一月，十老病重，醫治不痊，嗚呼哀哉。朱重捶胸大慟，如親父一般，殯殮成服，『七七』做了些好事。朱家祖墳，在清波門外。朱重舉哀安葬，事事成禮。鄰里皆稱其厚德。事定之後，仍先開舖。原來這油舖是箇老店，從來生意原好，却被邢權刻剝存私，將主顧弄斷了多少。今見朱小官在店，誰家不來作成，所以生意比前越盛。

朱重單身獨自，急切要尋箇老成帮手。有箇慣做中人的叫做金中，忽一日，引着一箇五

十餘歲的人來。原來那人正是莘善，在汴梁城外安樂村居住，因那年避亂南奔，被官兵衝散了女兒瑤琴，夫妻兩口，悽悽惶惶，東逃西竄，胡亂的過了幾年；今日聞臨安興旺，南渡人民，大半安插在彼，誠恐女兒流落在此，特來尋訪，又沒消息，把身邊盤纏用盡，欠了飯錢，被飯店中終日趕逐，無可奈何；偶然聽見金中說起朱家油鋪尋箇賣油帮手，自己曾開過六陳鋪子，賣油之事，都也在行，况朱小官原是汴京人，又是鄉里，故此央金中引薦。

朱重問了備細，鄉人見鄉人，不覺感傷，『既然沒處投奔，你老夫妻兩口只住在我身邊，只當個鄉親相處，慢慢的訪着令嬌消息，再作區處。』當下取兩貫錢，把與莘善去還了飯錢，連渾家阮氏，也領將來，與朱重相見了，收拾一間空房安頓他老夫妻在內，兩口也盡心竭力，內外相幫。朱重甚是歡喜。

光陰似箭，不覺一年有餘，多有人見朱小官年長未娶，家道又好，做人又志誠，情願白白把女兒送他爲妻。朱重因見了花魁娘子，十分容貌，等閒的不看在眼，立心要訪求箇出色的女子，方纔肯成親，以此日復一日擔擱下去。正是：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再說王美娘在九媽家，盛名之下，朝歡暮樂，真箇口厭肥甘，身嫌錦繡。然雖如此，每遇不如意之處，或是子弟們任情使性，吃醋跳槽，或自己病中醉後，半夜三更，沒人疼熱，就想起秦小官人的好處來，只恨無緣再會。也是他桃花運盡，合當變更，一年之後，生出一段事端來。

却說臨安城中有箇吳八公子，父親吳岳，見爲福州太守。這吳八公子，新從父親任上回來，廣有金銀，平日間也喜賭錢吃酒，三瓦兩舍走動，聞得花魁娘子之名，未曾識面，屢屢遣人來約，欲要闕他。美娘聞他氣質不好，不願相接，托故推辭，非止一次。那吳八公子也曾和着閒漢們親到王九媽家幾番，都不曾會。

其時清明節屆，家家掃墓，處處踏青。美娘因連日遊春困倦，且是積下許多詩畫之債，未曾完得，分付家中一應客來都與我辭去，閉了房門，焚起一爐好香，擺設文房四寶，方欲舉筆。

只聽得外面沸騰，却是吳八公子，領着十餘箇狼僕，來接美娘游湖，因見鴛兒每次回他，在中堂行兇，打家打火，直鬧到美娘房前，只見房門鎖閉。

原來妓家有箇回客法兒：小娘躲在房內，却把房門反鎖，支吾客人，只推不在。那老實的就被他哄過了。吳公子是慣家，這些套子，怎地瞞得過；分付家人扭斷了鎖，把房門一脚踢開。美娘躲身不迭，被公子看見，不由分說，叫兩箇家人左右牽手，從房內直拖出房外來，口中兀自亂嚷亂罵。王九媽欲待上前陪禮解勸，看見勢頭不好，只得閃過。家中大小躲得沒半箇影兒。吳家狼僕，牽着美娘，出了王家大門，不管他弓鞋窄小，望街上飛跑。八公子在後，揚揚得意。直到西湖上，將美娘攬下了湖船，方纔放手。

美娘十二歲到王家，錦繡中養成，珍寶般供養，何曾受恁般凌賤，下了船，對着船頭，掩面大哭。吳八公子全不下面皮，氣忿忿的，像關雲長單刀赴會，一把交椅朝外而坐，狼僕侍立於旁，一面分付開船，一面數一數二的發作一箇不住：『小賤人小娼根！不受人擡舉再哭時，就討打了！』

美娘那裏怕他，哭之不已。船至湖心亭，吳八公子分付擺盒在亭子內，自己先上去了，却分付家人，叫那小賤人來陪酒。美娘抱住了闌干，那裏肯去，只是號哭。八公子也覺沒興，自己吃了幾杯淡酒，收拾下船，自來扯美娘，美娘雙腳亂跳，哭聲愈高。八公子大怒，叫狼僕拔去簪珥。美娘蓬着頭，跑到船頭上，就要投水，被家童們扶住。公子道：『你撒賴，便怕你不成，就是死了，也只費得我幾兩銀子，不爲大事！』只是送你一條性命，也是罪過！你住了啼哭時，我就放你回去，不難爲你！』

美娘聽說放他回去，真箇住了哭。八公子分付移船到清波門外僻靜之處，將美娘繡鞋脫下，去其裹腳，露出一對金蓮，如兩條玉笋相似，叫狼僕扶他上岸，罵道：『小賤人！你有本事，自走回家，沒人相送！』說罷，一篙子撐開，再向湖中而去。正是：

焚琴煮鶴從來有，惜玉憐香幾箇知？

美娘赤了腳，寸步難行，思想自己才貌兩全，只爲落於風塵，受此輕賤，平昔枉自結識許多王孫貴客，急切用他不着，受了這般凌辱，就是回去，如何做人？到不如一死爲高。只是死得

沒些名目，枉自享箇盛名。到此地位，看看村庄婦人，也勝我十二分。這都是劉四媽這箇花嘴，哄我落坑墮塹，致有今日！自古紅顏薄命，亦未必如我之甚！越思越苦，放聲大哭。

事有偶然。却好朱重那日到清波門外朱十老的墳上祭掃過了，打發祭物下船，自己步回，從此經過，聞得哭聲，上前看時，雖然蓬頭垢面，那玉貌花容，從來無兩，如何認不得，吃了一驚，道：『花魁娘子，如何恁般模樣？』

美娘哀哭之際，聽得聲音嘶熟，止啼而看，原來正是知情識趣的秦小官。美娘當此之際，如見親人，不覺傾心吐膽，告訴他一番。朱重心下十分疼痛，亦爲之流淚，袖中帶得有白綾汗巾一條，約有五尺多長，取出劈半扯開，奉與美娘裹腳；親手與他拭淚，又與他挽起青絲，再三把好言寬解；等待美娘哭定，忙去喚箇暖轎，請美娘坐了，自己步送，直到玉九媽家。

九媽不得女兒消息，在四處打探，慌迫之際，見秦小官送女兒回來，分明送一顆夜明珠還他，如何不喜；況且鶻兒一向不見秦重挑油上門，多曾聽得人說他承受了朱家的店業，手頭活動，體面又比前不同，自然刮目相待；又見女兒這等模樣，問其緣故，已知女兒吃了大苦，

全虧了秦小官，深深拜謝設酒相待。

日已向晡，朱重略飲數杯，起身作別。美娘如何肯放，道：『我一向有心於你，恨不得你見面。今日定然不任你空去。』鶻兒也來攀留。

秦重喜出望外。是夜，美娘吹彈歌舞，曲盡平生之技，奉承秦重。秦重如做了一箇遊仙好夢，喜得魂蕩魄消，手舞足蹈。夜深酒闌，二人相挽就寢，其美滿更不必言……

事畢，美娘道：『有一句心腹之言與你說，你休得推託。』秦重道：『小娘子若用得着小可時，就赴湯蹈火，亦所不辭，豈有推託之理？』美娘道：『我要嫁你。』秦重笑道：『小娘子就嫁一萬箇，也還數不到小可頭上；休得取笑，枉自折了小可的食料。』美娘道：『這話實是真，心，怎說「取笑」二字？我自十四歲被媽媽灌醉梳弄過了，此時便要從良，只爲未曾相處得人，不辨好歹，恐悞了終身大事，以後相處的雖多，都是豪華之輩，酒色之徒，但知買笑追歡的樂意，那有憐香惜玉的真心？看來看去，只有你是箇志誠君子。况聞你尙未娶親，若不嫌我煙花賤質，情願舉案齊眉，白頭奉侍。你若不允之時，我就將三尺白羅，死於君前，表白我這片誠』



心，也強如昨日死於村郎之手，沒名沒目，惹人笑話。」說罷，嗚嗚的哭將起來。

秦重道：「小娘子休得悲傷。小可承小娘子錯愛，將天就地，求之不得，豈敢推託？只是小娘子千金聲價，小可家貧力薄，如何擺佈？也是力不從心了。」美娘道：「這却不妨。不瞞你說：我只爲從良一事，預先積贖些東西，寄頓在外，贖身之費，一毫不費你心力。」秦重道：「小娘子就是自己贖身，平昔住慣了高堂大廈，享用了錦衣玉食，在小可家如何過活？」美娘道：「布衣疏食，死而無怨。」秦重道：「小娘子雖然只怕媽媽不依。」美娘道：「我自自有道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兩箇直說到天明。

原來黃翰林的衙內，韓尙書的公子，齊太尉的舍人，這幾箇相知的人家，美娘都寄頓得有箱籠。美娘只推要用，陸續取到，密地約下秦重，叫他收置在家，然後一乘轎子，擡到劉四媽家訴以從良之事。

劉四媽道：「此事老身前日原說過的，只是年紀還早，又不知你要從那一箇。」美娘道：「姨娘，你莫管是甚人，少不得依着姨娘的言語，是箇真從良，樂從良，了從良，不是那不真，不

假，不了，不絕的勾當。只要姨娘肯開口時，不愁媽媽不允。做姪女的別沒孝順，只有十兩金子，奉與姨娘，胡亂打些釵子。是必在媽媽前方便。事成之時，媒禮在外。」

劉四媽看見這金子，笑得眼兒沒縫，便道：「自家女兒，又是美事，如何要你的東西？這金子權時領下，只當與你收藏。此事都在老身身上。只是你的娘把你當箇搖錢之樹，等閒也不輕放你出去，怕不要千把銀子？那主兒可是肯出手的麼？也得老身見他一見，與他講通才好。」美娘道：「姨娘莫管閒事，只當你姪女自家贖身便了。」劉四媽道：「媽媽可曉得你到我家來？」美娘道：「不曉得。」四媽道：「你且在我家便飯，待老身先到你家，與媽媽講講得通時，然後來報你。」

劉四媽僱乘轎子，擡到王九媽家。九媽相迎入內。劉四媽問起吳八公子之事。九媽告訴了一遍。四媽道：「我們行戶人家，到是養成箇半低不高的丫頭，儘可賺錢，又且安穩，不論什麼客就接了，到是日日不空的。姪女只爲聲名大了，好似一塊鯨魚落地，馬蟻兒都要鑽他。雖然熱鬧，却也不得自在。說便十兩一夜，也只是箇虛名。那些王孫公子來一遍，動不動有幾箇

幫閒，連宵達旦，好不費事。跟隨的人又不少，箇箇要奉承得他到一些不到之處，口裏就出粗哩噠囉噠的罵人，還要暗損你家火。又不好告訴得他家主，受了若干閑氣。況且山人墨客，詩社棋社，少不得一月之內，又有幾日官身。這些富貴子弟，你爭我奪，依了張家，違了李家，一邊喜，少不得一邊怪了。就是吳八公子這一箇風波，嚇殺人的。萬一失蹉，却不連本送了？官宦人家，與他打官司不成，只索忍氣吞聲。今日還虧着你家香烟高，太平沒事，一箇霹靂空中過去了；倘然山高水低，悔之無及。妹子聞得吳八公子不懷好意，還要與你家索鬧。姪女的性氣又不好，不肯奉承人，第一這一件乃是箇惹禍之本。

九媽道：『便是這件，老身好不擔憂。就是這八公子，也是有名有稱的人，又不是下賤之人，這丫頭抵死不肯接他，惹出這場寡氣。當初他年紀小時，還聽人教訓；如今有了箇虛名，被這些富貴子弟誇他獎他，慣了他情性，驕了他氣質，動不動自作自主，逢着客來，他要接便接，他若多情願時，便是九牛也休想牽得他轉！』

劉四媽道：『做小娘的略有些身分，都則如此。』王九媽道：『我如今與你商議：倘若

箇肯出錢的，不如賣了他去，到得乾淨，省得終身擔着鬼胎過日。」劉四媽道：「此言甚妙。賣了他一箇，就討得五六箇。若湊巧撞得着相應的，十來箇也討得的，這等便宜事，如何不做！」

王九媽道：「老身也曾算計過來。那些有勢有力的不肯出錢，專要討人便宜；及至肯出幾兩銀子的，女兒又嫌好道歉，做張做智的不肯。若有好主兒，妹子做媒，作成則個。倘若這丫頭不肯時節，還求你攛掇。這丫頭做娘的話也不聽，只你說得他信，話得他轉。」

劉四媽呵呵大笑道：「做妹子的此來，正爲與姪女做媒。你要多少銀子，便肯放他出門？」

九媽道：「妹子，你是明理的人。我們這行戶中，只有賤買，那有賤賣？況且美兒數年盛名，滿臨安誰不知他是正魁娘子？難道三百四百就容他走動？少不得要足千金。」

劉四媽道：「待妹子去講。若肯出這箇數目，做妹子的便來多口；若合不著時，就不來了。」

臨行時又故意問道：「姪女今日在那裏？」

王九媽道：「不要說起；自從那日吃了吳八公子的虧，怕他還來淘氣，終日裏擡箇轎子，各宅去分訴。前日在齊太尉家，昨日在黃翰林家，今日又不知到那家去了。」

劉四媽道：『有了你老人家做主，按定了坐盤星，也不容姪女不肯。萬一不肯時，做妹子的自會勸他。只是尋得主顧來，你却莫要拿班做勢。』九媽道：『一言既出，并無他說。』九媽送至門首，劉四媽叫聲『聒噪』，上轎去了。這纔是：

數黑論黃雌陸賈，說長話短女隨何。若還都像虔婆口，尺水能興萬丈波。

劉四媽回到家中，與美娘說道：『我對你媽媽如此說，這般講，你媽媽已自肯了。只要銀子見面，這事立地便成。』美娘道：『銀子已會辦下，明日姨娘千萬到我家來，玉成其事，不要冷了場，改日又費講。』四媽道：『既然約定，老身自然到宅。』美娘別了劉四媽，回家一字不題。

次日午牌時分，劉四媽果然來了。王九媽問道：『所事如何？』四媽道：『十有八九，只不會與姪女說過。』四媽來到美娘房中，兩下相叫了，講了一回說話。四媽道：『你的主兒到了不曾？那話兒在那裏？』美娘指着床頭道：『在這幾只皮箱裏。』美娘把五六隻皮箱一時都

開了，五十兩一封，搬出十三四封來；又把些金珠寶玉算價，足夠千金之數。把箇劉四媽驚得眼中出火，口內流涎，想道：『小小年紀，這等有肚腸！不知如何設法積下許多東西！我家這幾箇粉頭，一般接客，趕得着他那裏！不要說不會生發，就是有幾文錢在荷包裏，閒時買瓜子磕，買糖兒吃，兩條腳帶破了，還要做媽的與他買布哩。偏生九阿姐造化討得着，平時賺了若干錢鈔，臨出門還有這一注大財；又是取諸宮中，不勞餘力。』這是心中暗想之語，却不曾說出來。

美娘見劉四媽沉吟，只道他作難索謝，慌忙又取出四疋絳紬，兩股寶釵，一對鳳頭玉簪，放在桌上，道：『這幾件東西，奉與姨娘爲伐柯之敬。』劉四媽歡天喜地，對王九媽說道：『姪女情願自家贖身，一般身價，並不短少分毫，比着孤老贖身更好，省得開漢們從中說合，費酒費漿，還要加一加二的謝他。』

王九媽聽得說女兒皮箱內有許多東西，到有箇怫然之色。你道却是爲何？世間只有鴇兒最狠，做小娘的說法些東西，都送到他手裏，纔是快活；也有做些私房在箱籠內，鴇兒曉得

些風聲，專等女兒出門，揀開鎖鑰，開箱倒籠，取箇罄空；只爲美娘盛名之下，相交都是大頭兒，替做娘的掙得錢鈔，且又性格有些古怪，等閒不敢觸他；故此臥房裏面，鴛兒的脚也不擱進去。誰知他如此有錢！

劉四媽見九媽顏色不善，便猜着了，連忙道：「九阿姐，你休得三心兩意。這些東西，就是姪女自家積下的，也不是你本分之錢。他若肯花費時，也花費了。或是不長進，把來津貼了得意的孤老，你也那裏知道這還是他做家的好處。況且小娘自己手中沒有錢鈔，臨到從良之際，難道赤身趕他出門，少不得頭上脚下都要收拾得光鮮，等他好去別人家做人。如今他自家拿得出這些東西，料然一絲一線，不費你的心。這一主銀子，是你完完全全籠在腰胯裏的。他是贖身出去，怕不是你女兒？倘然他掙得好時，時朝月節，怕他不來孝順你？就是嫁了人時，他又沒有親爹親娘，你也還去做得着他的外婆，受用處正有哩。」

只這一套話說得王九媽心中爽然，當下應允。劉四媽就去搬出銀子，一封一封兌過，交付與九媽，又把這些金珠寶玉，逐件指物作價，對九媽說道：「這都是做妹子的故意估下他

些價錢，若換與人，還便宜得幾十兩銀子。」

王九媽雖同是箇鴛兒，到是箇老實頭，但憑劉四媽說話，無有不納。劉四媽見王九媽收了這注東西，便叫亡八寫了婚書，交付與美兒。美兒道：「趁姨娘在此，奴家就拜別了爹媽出門，借姨娘家住一兩日，擇吉從良。未知姨娘允否？」劉四娘得了美娘許多謝禮，生怕九媽翻悔，巴不得美娘出了他門，完成一事，便道：「正該如此。」

當下美娘收拾了房中自己的梳臺拜匣皮箱鋪蓋之類，但是鴛兒家中之物，一毫不動。收拾已完，隨着四媽出房，拜別了假爹假媽，和那姨娘行中都相叫了。王九媽一般哭了幾聲。美娘喚人挑了行李，欣然上轎，同劉四媽到他家去。四媽出一間幽靜的好房，頓下美娘行李。衆小娘都來與美娘叫喜。

是晚，朱重差莘善到四媽家討信，已知美娘贖身出來，擇了吉日，笙簫鼓樂娶親。劉四媽就做大媒送親。朱重與花魁娘子花燭洞房，歡喜無限。



雖然舊事風流，不減新婚佳趣。

次日，莘善老夫妻，請新人相見，各各厮認，吃了一驚；問起根由，至親三口，抱頭而哭。朱重方纔認得是丈人，丈母；請他上坐，夫妻二人重新拜見。親隣聞知，無不駭然。是日整備筵席，慶賀兩重之喜。飲酒盡歡而散。

三朝之後，美娘叫丈夫備下幾副厚禮，分送舊相知各宅，以酬其寄頓箱籠之恩，并報他從良信息。此是美娘有始有終處。王九媽、劉四媽家各有禮物相送，無不感激。

滿月之後，美娘將箱籠打開，內中都是黃白之資，吳綾蜀錦，何止百計，共有三千餘金，都將匙鑰交付丈夫，慢慢的買房置產，整頓家當。油鋪生理，都是丈人莘公管理。不上一年，把家業掙得花錦般相似，驅奴使婢，甚有氣象。

朱重感謝天地神明保祐之德，發心於各寺廟喜捨，合殿香燭一套，供琉璃燈油三箇月，

齋戒沐浴，親往拈香禮拜，先從昭慶寺起，其他靈隱法相淨慈天竺等寺，以次而行。

就中單說天竺寺是觀音大士的香火，有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三處，香火俱盛，却是山路，不通舟楫。朱重叫從人挑了一擔香燭，三擔清油，自己乘轎而往，先到上天竺來。寺僧迎接上殿。老香火秦公點燭添香。

此時朱重居移氣，養移體，儀容魁梧，非復幼時面目。秦公那里認得他是兒子，只因油桶上有箇大大的秦字，又有『汴梁』二字，心中甚以為奇。

也是天然湊巧，剛剛到上天竺，偏用着這兩隻油桶。朱重拈香已畢，秦公托出茶盤，主僧奉茶。秦公問道：『不敢動問施主，這油桶上為何有此三字？』

朱重聽得問聲，帶着汴梁人的土音，忙問道：『老香火，你問他怎麼？莫非也是汴梁人麼？』秦公道：『正是。』朱重道：『你姓甚名誰？為何在此出家？共有幾年了？』秦公把自己姓名鄉里，細細告訴，『某年上避兵來此，因無活計，將十三歲的兒子秦重，過繼與朱家，如今有八年之遠，一向為年老多病，不曾下山，問得信息。』

朱重一把抱住，放聲大哭道：「孩兒便是秦重，向在朱家挑油買賣。正爲要訪求父親下落，故此於油桶上寫『汴梁秦』三字，做箇標識。誰知此地相逢，真乃天與其便！」衆僧見他父子別了八年，今朝重會，各各稱奇。

朱重這一日就歇在上天竺，與父親同宿，各叙情節。次日取出中天竺下天竺兩箇疏頭換過，內中朱重乃改做秦重，復了本姓。兩處燒香禮拜已畢，轉到上天竺，要請父親回家安樂供養。秦公出家已久，吃素持齋，不願隨兒子回家。秦重道：「父親別了八年，孩兒有缺侍奉，況孩兒新娶媳婦，也得他拜見公公方是。」秦公只得依允。秦重將轎子讓與父親乘坐，自己步行，直到家中。秦重取出一套新衣，與父親換了，中堂設坐，同妻辛氏雙雙參拜。親家辛善，親母阮氏，齊來見禮。

此日大排筵席。秦公不敢開葷，素酒素食。次日，隣里斂錢稱賀。一則新婚，二則新娘子家眷團圓，三則父子重逢，四則秦小官歸宗復姓。共是四重大喜，一連又吃了幾日喜酒。

秦公不願家居，思想上天竺故處清淨出家。秦重不敢違親之志，將銀二百兩，於上天竺

另造淨室一所，送父親到彼居住。其日用供給，按月送去。每十日親往候問一次。每一季同莘氏往候一次。那秦公活到八十餘，端坐而化，遺命葬於本山。此是後話。

却說秦重和莘氏夫妻偕老，生下兩箇孩兒，俱讀書成名。至今風月中市語，凡婦人善於幫襯都叫做『秦小官』，又叫『賣油郎』。有詩爲證：

春來處處百花新，蜂蝶紛紛競探春。堪愛豪家多子弟，風流不及賣油人。

今古奇觀

第七回

賣油郎獨占花魁

一九四

## 第八回 灌園叟晚逢仙女

連宵風雨閉柴門，落盡深紅只柳存。

欲掃蒼苔且停帚，堦前點點是花痕。

這首詩，爲惜花而作。

昔唐時有一處士，姓崔，名玄微，平昔好道，不娶妻室，隱於洛東，所居庭院寬敞，遍植花卉，竹木，構一室在萬花之中，獨處於內，童僕都居苑外，無故不得輒入，如此三十餘年，足跡不出園門。時值春日，院中花木盛開。玄微日夕徜徉其間。

一夜，風清月朗，不忍舍花而睡，乘著月色，獨步花叢中，忽見月影下一青衣，冉冉而來。玄微驚訝道：「這時節那得有女子到此行動……」心下雖然怪異，又想道：「且看他到何處去。」

那青衣不往東，不往西，徑至玄微面前，深深道箇萬福。玄微還了禮，問道：「女郎是誰家

宅眷因何深夜至此？」那青衣啟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道：「兒家與處士相近，今與女伴過上東門訪表姨，欲借處士院中暫憩，不知可否？」

玄微見來得奇異，欣然許之。青衣稱謝，原從舊路轉去，不一時，引一隊女子，分花約柳而來，與玄微一一相見。玄微就月下仔細看時，一個個姿容媚麗，體態輕盈，或濃或淡，粧束不一，隨從女郎，盡皆妖豔，正不知從那裏來的。

相見畢，玄微邀進室中，分賓主坐下，開言道：「請問諸位女郎姓氏？今訪何姻戚，乃得光降敝園？」一衣綠裳者答道：「妾乃楊氏。」指一穿白的道：「此位李氏。」又指一衣絳服的道：「此位陶氏。」遂逐一指示。最後到一緋衣小女，乃道：「此位姓石，名阿措。我等雖則異姓，俱是同行姊妹。因封家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見其至，今夜月色甚佳，故與姊妹們同往候之。二來素蒙處士愛重，妾等順便相謝。」

玄微方待酬答，青衣報道：「封家姨至。」衆皆驚喜出迎，玄微閃過半邊觀看。衆女子相見畢，說道：「正要來看十八姨，爲主人留坐，不意姨至，足見同心。」各向前致禮。十八姨道：

『屢欲來看卿等，俱爲使命所阻，今乘閒至此。』衆女道：『如此良宵，請姨寬坐，當以一尊爲壽。』遂授旨青衣去取。

十八姨問道：『此地可坐否？』楊氏道：『主人甚賢，地極清雅。』十八姨道：『主人安在？』玄微趨出相見，舉目看十八姨體態飄逸，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近其傍，不覺寒氣侵肌，毛骨竦然；遜入堂中，侍女將卓椅已是安排停當，請十八姨居於上席。衆女挨次而坐。玄微末位相陪。

不一時，衆青衣取到酒餚，擺設上來，佳餚異果，羅列滿案，酒味醇醲，其甘如飴，俱非世人所有。此時月色倍明，室中照耀如同白日，滿坐芳香，馥馥襲人，賓主酬酢，盃觥交雜，酒至半酣，一紅裳女子滿斟大觥，送與十八姨，道：『兒有一歌，請爲歌之。』歌云：

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

歌聲清婉，聞者皆淒然。又一白衣女子送酒道：『兒亦有一歌。』歌云：

皎潔玉顏勝白雪，况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



其音更覺慘切。

那十八姨性頗輕佻，却又好酒，多了幾杯，漸漸狂放；聽了二歌，乃道：『值此芳辰美景，賓主正歡，何遽作傷心語？歌旨又深刺予，殊爲慢客。須各罰以大觥。當另歌之。』遂手斟一盃遞來，酒醉手軟，持不甚牢，盃纔舉起，不想袖在筯上一兜，撲碌的連盃打翻。

這酒若翻在別個身上，却也罷了，恰恰裏盡潑在阿措身上。阿措年嬌貌美，性愛整齊，穿的卻是一件大紅簇花緋衣。那紅衣最忌的是酒，纔沾點滴，其色便改，怎經得這一大盃酒？況且阿措也有七八分酒意，見潑了衣服，作色道：『諸姊便有所求，吾不畏爾！』卽起身往外就走。十八姨也怒道：『小女弄酒，敢與吾爲抗耶！』亦拂衣而起。衆女子留之不住，齊勸道：『阿措年幼，醉後無狀，望勿記憶。明日常率來請罪。』相送下塔。十八姨忿忿向東而去。衆女子與玄微作別，向花叢中四散行走。

玄微欲觀其蹤跡，隨後送之，步急苔滑，一交跌倒，掙起身來看時，衆女子俱不見了，心中想道：『是夢，却又未曾睡臥；若是鬼，又衣裳楚楚，言語歷歷；是人，如何倏然無影……』胡猜

亂想，驚疑不定，回入堂中，卓椅依然擺設，盃盤一毫已無，惟覺餘馨滿室。雖異其事，料非禍祟，却也無懼。到次晚又往花中步玩，見諸女子已在，正勸阿措往十八姨處請罪。阿措怒道：「何必更懇此老媪！有事只求處士足矣。」衆皆喜道：「妹言甚善。」齊向玄微道：「吾姊妹皆住處士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誤觸之，此後應難借力。處士倘肯庇護，當有微報耳。」玄微道：「某有何力得庇諸女？」阿措道：「但求處士每歲元旦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立於苑東，吾輩則安然無恙矣。今歲已過，請於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即立之，可免本日之難。」玄微道：「此乃易事，敢不如命。」齊聲謝道：「得蒙處士慨允，必不忘德。」言訖而別。其行甚疾，玄微隨之不及，忽一陣香風過處，各失所在。

玄微欲驗其事，次日即製辦朱幡；候至廿一日，清早起來，果然東風微拂，急將幡豎立苑東。少頃，狂風振地，飛沙走石，自洛南一路，摧林折樹，惟苑中繁花不動。玄微方悟諸女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到次晚，衆女各裝桃李花數斗來謝道：「承處士脫某等大難，無以爲報，餌此花英，可延年却老，願長如此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

玄微依其言服之，果然容顏轉少，如三十許人，後得道仙去。有詩爲證：

洛中處士愛栽花，歲歲朱幡繒采茶。學得餐英堪不老，何須更覓棗如瓜？

列位莫道小子說風神與花精往來，乃是荒唐之語。那九州四海之中，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不載史冊，不見經傳，奇奇怪怪，蹊蹊蹊蹊的事，不知有多少。就是張華的博物志，也不過志其一二；虞世南的行書厨，也包藏不得許多。此等事甚是平常，不足爲異。

然雖如此，又道是子不語怪，且閣過一邊，只那惜花致福，損花折壽，乃見在功德，須不是亂道。列位若不信時，還有一段『灌園叟晚逢仙女』的故事，待小子說與列位看官們聽。若平日愛花的聽了，自然將花分外珍重。內中或有不惜花的，小子就將這話勸他惜花起來。雖不能得道成仙，亦可以消閒遣悶。

你道這段話文出在那個朝代？何處地方？就在大宋仁宗年間，江南平江府東門外長樂村中。這村離城只有二里之遠。村上有個老者，姓秋，名先，原是莊家出身，有數畝田地，一所草

房。媽媽水氏已故，別無兒女。

那秋公從幼酷好栽花種果，把田業都棄撇了，專於其事；倘偶覓得種異花，就是拾著珍寶，也沒有這般歡喜；隨你極緊要的事出外，路上逢著人家有樹花兒，不管他家容不容，便陪着笑臉，捱進去求玩；若平常花木，或家裏也在正開，還轉身得快，倘然是一種名花，家中沒有，或雖有，開已過了，便將正事撇在半邊，依依不捨，永日忘歸。人都叫他是『花痴』。或遇見賣花的，有株好花，不論身邊有錢無錢，一定要買；無錢時便脫身上衣服去解當。也有賣花的，知他僻性，故高其價，也只得忍貴買回。又有那破落戶曉得他是愛花的，各處尋覓好花折來，把泥假捏個根兒哄他，少不得也買。有恁般奇事：將來種下，依然肯活。日積月累，遂成了一個大園。

那園周圍編竹爲籬；籬上交纏薔薇，荼蘼，木香，刺梅，木槿，棣棠，金雀；籬邊遍下蜀葵，鳳仙，雞冠，秋葵，鴛粟等種；更有那金萱，百合，剪春羅，剪秋羅，滿地嬌，十樣錦，美人蕉，山躑躅，高良姜，白蛺蝶，夜落金錢，纏枝牡丹等類，不可枚舉。遇開放之時，爛如錦屏。遠籬數步，盡植名花異卉。

一花未謝，一花又開。向陽設兩扇柴門，門內一條竹徑，兩邊都結栢屏遮護。轉過栢屏，便是三間草堂。房雖草覆，却高爽寬敞，窗榻明亮，堂中掛一幅無名小畫，設一張白木臥榻。桌檯之類，色色潔淨，打掃得地下無纖毫塵垢。堂後精舍數間，臥室在內。那花卉無所不有，十分繁茂。真個四時不謝，八節長春，但見：

梅標滯骨，蘭挺幽芳。茶呈雅韻，李謝濃粧。杏嬌疎雨，菊傲嚴霜。水仙冰肌玉骨，牡丹國色天香。玉樹亭亭塔砌，金蓮冉冉池塘。芍藥芳姿少比，石榴麗質無雙。丹桂飄香月窟，芙蓉冷艷寒江。梨花溶溶夜月，桃花灼灼朝陽。山茶花寶珠稱貴，臘梅花馨口方香。海棠花，四府爲上；瑞香花，金邊最良。玫瑰杜鵑，爛如雲錦；繡毬郁李，點綴風光。說不盡千般花卉，數不盡萬種芬芳！

籬門外正對着一個大湖，名爲朝天湖，俗名荷花蕩。這湖東連吳淞江，西通震澤，南接龐山湖。湖中景致，四時晴雨皆宜。秋先於岸傍堆土作堤，廣植桃柳，每至春時，紅綠間發，宛似西湖勝景。沿湖遍插芙蓉，湖中種五色蓮花，盛開之日，滿湖錦雲爛熳，香氣襲人。小舟蕩槳，採菱

歌聲泠泠。遇斜風微起，便船競渡，縱橫如飛。柳下漁人，艤船晒網，也有戲魚的，結網的，醉臥船頭的，泅水賭勝的，歡笑之音不絕。那賞蓮遊人，畫船簫管鱗集。至黃昏回棹，燈火萬點，間以星影螢光，錯落難辨。深秋時，霜風初起，楓葉漸染黃赭。野岸衰柳芙蓉，雜間白蘋紅蓼，掩映水際。蘆葦中鴻雁羣集，嘹唳干雲，哀聲動人。隆冬天氣，彤雲密布，六花飛舞，上下一色。那四時景致，言之不盡。有詩爲證：

朝天湖畔水連天，不唱漁歌卽採蓮。小小茅堂花萬種，主人日日對花眠。

按下散言。且說秋先每日清晨起來，掃淨花底落葉，汲水逐一灌溉，到晚上又澆一番；若有一花將開，不勝歡躍，或煖壺酒兒，或烹甌茶兒，向花深深作揖，先行澆奠，口稱「花千歲」三聲，然後坐於其下，淺斟細嚼，酒酣興到，隨意歌嘯，身子倦時，就以石爲枕，臥在根旁，自半含至盛開未嘗暫離；如見日色烘烈，乃把櫻拂蘸水沃之，遇著月夜，便連宵不寐，倘值了狂風暴雨，卽披簔頂笠，周行花間檢視，遇有欹枝，以竹扶之，雖夜間，遠起來巡看幾次；若花到謝時，則

累日歎息，常至墮淚，又不捨得那些落花，以櫬拂輕輕拂來，置於盤中，時嘗觀玩，直至乾枯，裝入淨甕，滿甕之日，再用茶酒澆奠，慘然若不忍釋，然後親捧其甕，深埋長堤之下，謂之「葬花」；倘有花片被雨打泥污的，必以清水再四滌淨，然後送入湖中，謂之「浴花」。平昔最恨的是攀枝折朶。

他也有一段議論，道：「凡花一年止開得一度，四時中只占得一時，一時中又占得數日。他熬過了三時的冷淡，纔討得這數日的風光，看他隨風而舞，迎人而笑，如人正當得意之境，忽被摧殘，巴此數日甚難，一朝折損甚易。花若能言，豈不嗟歎？况就此數日間，先猶含蕊，後復零殘，盛開之時，更無多了；又有蝶攢蜂採，鳥啄蟲鑽，日炙風吹，霧迷雨打。全仗人去護惜他，却反恣意拗折，於心何忍？」

「且說此花自芽生根，自根生本，強者爲幹，弱者爲枝，一幹一枝，不知養成了多少年月；及候至花開，供人清玩，有何不美，定要折他？花一離枝，再不能上枝；枝一去幹，再不能附幹；如人死不可復生，刑不可復贖，花若能言，豈不悲泣？」

「又想他折花的，不過擇其巧幹，愛其繁枝，插之瓶中，置之席上，或供賓客片時，侑酒之歡，或助婢妾一日梳粧之飾，不思客觴可飽玩於花下，閨粧可借巧於人工，手中折了一枝，樹上就少了一枝，今年伐了此幹，明年便少了此幹，何如延其性命，年年歲歲，玩之無窮乎？還有未開之蕊，隨花而去，此蕊竟槁滅枝頭，與人之蚤歿何異？又有原非愛玩，趁興攀折，既折之後，揀擇好歹，逢人取討，即便與之，或隨路棄擲，略不顧惜，如人橫禍枉死，無處申冤。花若能言，豈不痛恨？」

他有了這段議論，所以生平不折一枝，不傷一蕊。就是別人家園上，他心愛著那一種花兒，寧可終日看玩，假饒那花主人，要取一枝一朶來贈他，他連稱「罪過」，決然不要。若有旁人要來折花者，只除他不看見罷了，他若見時，就把言語再三勸止。人若不從其言，他情願低頭下拜，代花乞命。人雖叫他是「花痴」，多有可憐他一片誠心，因而住手者。他又深深作揖稱謝，又有小厮們要折花賣錢的，他便將錢與之，不教折損。或他不在時，被人折損，他來見了損處，必淒然傷感，取泥封之，謂之「醫花」。



爲這件上，所以自己園中，不輕易放人遊玩。偶有親戚鄰友要看，難好回時，先將此話講過，纔放進去。又恐穢氣觸花，只許遠觀，不容親近。倘有不達時務的，捉空摘了一花一蕊，那老兒便要面紅頸赤，大發喉急，下次就打罵他，也不容進去看了。後來人都曉得了他的性子，就一葉兒也不敢摘動。

大凡茂林深樹，便是禽鳥的巢穴；有花果處，越發千百爲羣。如單食果實，到還是小事，偏只揀花蕊啄傷。惟有秋先，却將米穀置於空處飼之；又向禽鳥祈祝。那禽鳥却也有知覺，每日食飽，在花間低飛輕舞，宛轉嬌啼，並不損一朵花蕊，也不食一個花實。故此產的果品最多，却又大而甘美。每熟時，秋先望空祭了花神，然後敢嘗；又遍送左近鄰家試新，餘下的方鬻。一年到有若干利息。

那老者因得了花中之趣，自少至老，五十餘年，略無倦怠，筋骨愈覺強健，粗衣淡飯，悠悠自得，有得贏餘，就把來周濟村中貧乏。自此合村無不敬仰，又呼爲「秋公」。他自稱爲「灌園叟」。有詩爲證：

朝灌園兮暮灌園，灌成園上百花鮮。花開每恨看不足，爲愛看園不肯眠。

話分兩頭。却說城中有一人姓張，名委，原是個宦家子弟，爲人奸狡詭詐，殘忍刻薄，恃了勢力，專一欺鄰嚇舍，紮害良善，觸著他的風波，立至必要弄得那人破家蕩產，方纔罷手。手下用一般如狼似虎的奴僕，又有幾個助惡的無賴子弟，日夜合做一塊，到處闖禍生災，受其害者無數。不想却遇了一個又狠似他的，輕輕捉去，打得個臭死。及至告到官司，又被那人弄了些手脚，反問輸了，因粧了幌子，自覺無顏，帶了四五個家人，同那一班惡少，暫在莊上遣悶。那莊正在長樂村中，離秋公家不遠。

一日早飯後，吃得半酣光景，向村中間走，不覺來到秋公門首。只見籬上花枝鮮媚，四圍樹木繁翳，齊道：「這所在到也幽雅，是那家的？」家人道：「此是種花秋公園上，有名叫做『花痴』。」張委道：「我常聞得說莊邊有什麼秋老兒，種得異樣好花，原來就住在此。我們何不進去看看？」家人道：「這老兒有些古怪，不許人看的。」張委道：「別人或者不肯，難道

我也是這般快去敲門？」

那時園中牡丹盛開，秋公剛剛澆灌完了，正將著一壺酒兒，兩碟果品，在花下獨酌，自取其樂。飲不上三杯，只聽得闐闐的敲門響，放下酒杯，走出來開門一看，見站著五六個人，酒氣直冲，秋公料道：「必是要看花的。」便攔住門口問道：「列位有甚事到此？」張委道：「你這老兒，不認得我麼？我乃城裏有名的張衙內，那邊張家莊便是我家的。聞得你園中好花甚多，特來游玩。」秋公道：「告衙內，老漢也沒種甚好花，不過是桃李之類，都已謝了，如今並沒別樣花卉。」張委睜起雙眼道：「這老兒恁般可惡！看看花兒，打甚緊，却便回我沒有！難道吃了你的？」秋公道：「不是老漢說謊，果然沒有。」

張委那裏肯聽，向前叉開手，當胸一攔，秋公站立不牢，踉踉跄跄，直撞過半邊。衆人一齊擁進。秋公見勢頭兇惡，只得讓他進去，把籬門掩上，隨著進來，向花下取過酒果，站在旁邊。衆人看那四邊花草甚多，惟有牡丹最盛，那花不是尋常玉樓春之類，乃五種有名異品。那五種：

黃樓子，綠蝴蝶，西瓜穰，舞青猊，大紅獅頭。

這牡丹乃花中之王，惟洛陽爲天下第一，有姚黃、魏紫名色，一本價值五千。你道因何獨盛於洛陽？只爲昔日唐朝有個武則天皇后，淫亂無道，寵幸兩個官兒，名喚張易之、張昌宗，於冬月之間，要遊後苑，寫出四句詔來道：

『來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百花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不想武則天原是應運之主，百花不敢違旨，一夜發盡開花。次日駕幸後苑，只見千紅萬紫，芳菲滿目。單有牡丹花有些志氣，不肯奉承女主倖臣，要一根葉兒也沒有。則天大怒，遂將牡丹花貶於洛陽，故此洛陽牡丹冠於天下。有一隻玉樓春詞，單贊牡丹花的好處。詞云：

名花綽約東風裏，占斷韻華都在此。芳心一片可人憐，春色三分愁雨洗。

玉人盡日慳慳地，猛被笙歌驚破睡。乍臨粧鏡似嬌羞，近日傷春輸與你。

那花正種在草堂對面，周圍以湖石欄之，四邊豎個木架子，上覆布幔，遮蔽日色。花本高有丈許，最低亦有六七尺。其花大如丹，五色燦爛，光華奪目。衆人齊贊：『好花！』張委便踏上湖石去嗅那香氣。秋先極怪的是這節，乃道：『衙內站遠些看，莫要上去。』張委惱他不容。

進來，心下正要尋事；又聽了這話，喝道：『你那老兒住在我莊邊，難道不曉得張衙內名頭麼？有恁樣好花，故意回說沒有，不計較就夠了，還要多言！那見得聞一聞就壞了花？你便這般說，我偏要聞！』遂把花逐朵攀下來，一個鼻子湊在花上去嗅。

那秋老在傍氣得敢怒而不敢言，也還道略看一回就去，誰知這厮故意賣弄道：『有恁樣好花，如何空過？須把酒來賞玩。』分付家人快去取。秋公見要取酒來賞，更加煩惱，向前道：『所在蝸窄，沒有坐處。衙內止看看花兒，酒還到貴莊上去喫。』張委指著地上道：『這地下儘好坐。』秋公道：『地上齷齪，衙內如何坐得？』張委道：『不打緊，少不得有氈條遮襯。』不一時，酒餚取到，鋪下氈條。衆人團團圍坐，猜拳行令，大呼小叫，十分得意。只有秋公骨篤了嘴，坐在一邊。

那張委看見花木茂盛，就起個不良之意，思想要吞占他的，斜著醉眼，向秋公道：『看你這蠢老兒不出，到會種花！却也可取賞你一杯酒。』秋老那有好氣答他，氣忿忿的道：『老漢天性不會飲酒，衙內自請。』張委又道：『你這園可賣麼？』秋公見口聲來得不好，老大驚訝，

答道：『這園是老漢的性命，如何捨得賣！』張委道：『什麼性命不性命！賣與我罷了！你若沒去處，一發連身歸在我家，又不要做別事，單單替我種些花木，可不好麼？』衆人齊道：『你這老兒好造化！難得衙內恁般看顧，還不快來謝恩！』

秋公看見逐步欺負上來，一發氣得手足麻軟，也不去睬他。張委道：『這老兒可惡！不肯如何不答應？』秋公道：『說過不賣了，怎的只管問！』張委道：『放屁！你若再說句不賣，就寫帖兒送到縣裏去！』

秋公氣不過，欲要搶白幾句，又想一想：『他是有勢力的人，却又醉了，怎與他一般樣見識？且哄了去再處。』忍著氣答道：『衙內縱要買，也須從容一日。豈是一時急驟的事？』衆人道：『這話也說得是，就在明日罷。』

此時都已爛醉，齊立起身。家人收拾家火先去。秋公恐怕折花，預先在花邊防護。那張委真個走向前，便要踹上湖石去採。秋先扯住道：『衙內，這花雖是微物，但一年間，不知費多少工夫，纔開得這幾朵，不爭折損了，深爲可惜。况折去不過一二日就謝了，何苦作這樣罪過？』

張委喝道：『胡說！有甚罪過？你明日賣了，便是我家之物，就都折盡，與你何干！』把手去推開。秋公揪住，死也不放，道：『衙內便殺了老漢，這花決不與你摘的！』衆人道：『這老兒其實可惡！衙內取朶花兒，值什麼大事？粧出許多模樣，難道怕你就不摘了？』遂齊走上前亂摘，把那老兒急得叫屈連天，捨了張委，拚命去攔阻，扯了東邊，顧不得西首。頃刻間，摘了許多。

秋老心痛肉痛，罵道：『你這般賊男女，無事登門，將吾欺負，要這性命何用！』趕向張委身邊，撞個滿懷，去得勢猛，張委又多了幾杯酒，把腳不住，翻筋斗跌倒。衆人都道：『不好了！衙內打壞也！』齊將花撒下，便趕過來要打秋公。內中有一個老成些的，見秋公年紀已老，恐打出事來，勸住衆人，扶起張委。張委因跌了這交，羞中轉惱，趕上前打得個隻齒不留，撒作遍地，意猶未足，又向花中踐踏一回。可惜好花，正是：

老拳毒手交加下，翠葉嬌花一旦休。好似一番風雨惡，亂紅零落沒人收。

當下只氣得個秋公，搶地呼天，滿地亂滾。鄰家聽得秋公園中喧嚷，齊跑進來看，見花枝滿地狼藉，衆人正在行兇，鄰里盡喫一驚，上前勸住，問知其故。內中倒有兩三個是張委的租

戶，齊替秋公陪個不是，虛心冷氣，送出籬門。張委道：『你們對那老賊說，好好把園送我，便饒了他！若說半個「不」字，須教他仔細著！』恨恨而去。

鄰里們見張委醉了，只道酒話，不在心上，覆身轉來，將秋公扶起坐在堦沿上。那老兒放聲號慟。衆鄰里勸慰了一番，作別出去，與他帶上籬門。一路行走，內中也有怪秋公平日不容看花的，便道：『這老官兒忒煞古怪，所以有這樣事。也得他經一遭兒，警戒下次。』內中又有直道的道：『莫說這沒天理的話。自古道：「種花一年，看花十日。」那看的但覺好看，贊聲「好花」罷了，怎得知種花的煩難？只這幾朶花，正不知費了許多辛苦，纔培植得恁般茂盛，如何怪得他愛惜？』

不題衆人。且說秋公不捨得這些殘花，走向前，將手去檢起來，看見踐踏得凋殘零落，塵垢沾污，心中悽慘，又哭道：『花阿！我一生愛護，從不曾損壞一瓣一葉，那知今日遭此大難！』正哭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秋公爲何恁般痛哭？』秋公回頭看時，乃是一個女



子年約二八，姿容美麗，雅淡梳粧，却不認得是誰家之女，乃收淚問道：『小娘子是那家？至此何幹？』那女子道：『我家居在左近，因聞你園中牡丹花茂盛，特來遊玩，不想都已謝了。』

秋公提起『牡丹』二字，不覺又哭起來。女子道：『你且說有甚苦情，如此啼哭。』秋公將張委打花之事說出。那女子笑道：『原來爲此緣故。你可要這花原上枝頭麼？』秋公道：『小娘子休得取笑。那有落花返枝的理。』女子道：『我祖上傳得個『落花返枝』的法術，屢試屢驗。』

秋公聽說，化悲爲喜道：『小娘子真個有這法術麼？』女子道：『怎的不真！』秋公倒身下拜道：『若得小娘子施此妙術，老漢無以爲報，但每一種花開，便來相請賞玩。』女子道：『你且莫拜，去取一碗水來。』

秋公慌忙跳起去取水，心中又轉道：『如何有這樣妙法……莫不是見我哭泣，故意取笑……』又想道：『這小娘子從不相認，豈有耍我之理？還是真的。』急舀了一碗清水出來，擡頭不見了女子，只見那花都已在枝頭，地下並無一瓣遺存，起初每本一色，如今却變做紅

中間紫，淡內添濃一本五色俱全，比先更覺鮮妍。有詩爲證：

曾聞湘子將花染，又見仙姬會返枝。信是至誠能動物，愚夫猶自笑『花痴』

當下秋公又驚又喜道：『不想這小娘子果然有如此妙法！』只道還在花叢中，放下水，前來作謝，園中團團尋遍，並不見影，乃道：『這小娘子如何就去了……』又想道：『必定還在門口，須上去求他傳了這個法兒。』一徑趕至門邊，那門却又掩着。拽開看時，門首坐著兩個老者，就是左近鄰家，一個喚做虞公，一個喚做單公，在那里看漁人晒網。見秋公出來，齊立起身拱手道：『聞得張衙內在此無理，我們恰在田頭，沒有來問得。』秋公道：『不要說起！受了這班潑男女的毆氣，虧着一位小娘子走來，用個妙法，救起許多花朵，不曾謝得他一聲，徑出來了。二位可看見往那一邊去的？』

二老聞言，驚訝道：『花壞了有甚法兒救得這女子去幾時了？』秋公道：『剛才出來。』二老道：『我們坐在此好一回，並沒個人走動，那見什麼女子！』

秋公聽說，心下恍悟道：『恁般說，莫不這位小娘子是神仙下降？』二老問道：『你且說

怎的救起花兒。」秋公將女子之事叙了一遍。二老道：「有如此奇事！待我們去看看。」秋公將門拴上，一齊走至花下看了，連聲稱異道：「這定然是個神仙，凡人那有此法力！」

秋公即焚起一爐好香，對天叩謝。二老道：「這也是你平日愛花心誠，所以感動神仙下降。明日索性到教張衙內這幾個潑男女看看，羞殺了他。」秋公道：「莫要莫要。此等人即如惡犬遠遠見了，就該避之，豈可還引他來？」二老道：「這話也有理。」

秋公此時非常歡喜，將先前那瓶酒熱將起來，留二老在花下玩賞，至晚而別。二老回去一傳，合村人都曉得，明日俱要來看，還恐秋公不許。

誰知秋公原是意思的人，因見神仙下降，遂有出世之念，一夜不寐，坐在花下存想。至張委這事忽地開悟道：「這皆是我平日心胸褊窄，故外侮得至；若神仙汪洋度量，無所不容，安得有此！」至次早將園門大開，任人來看。先有幾個進來打探，見秋公對花而坐，但分付道：「任憑列位觀看，切莫要採便了。」衆人得了這話，互相傳開，那村中男子婦女，無有不至。按下此處。

且說張委至次早，對衆人道：『昨日反被那老賊撞了一交，難道輕恕不成！如今再去要他這園。不肯時，多教些人從，將花木盡打個希爛，方出這氣！』衆人道：『這園在衙內莊邊，只怕他不肯；只是昨日不該把花都打壞，還留幾朵，後日看看便是。』張委道：『這也罷了，少不得來年又發。我們快去，莫要使他停留長智。』

衆人一齊起身，出得莊來，就有人說秋公園上神仙下降，打下的花，原都上了枝頭，却又變做五色。張委不信道：『這老賊有何好處，能感神仙下降？況且不前不後，剛剛我們打壞，神仙就來，難道這神仙是養家的不成？一定是怕我們又去，故此謫這話來，央人傳說，見得他有神仙護衛，使我們不擺布他。』衆人道：『衙內之言極是。』

頃刻到了園門口，見兩扇柴門大開，往來男女，絡繹不絕，都是一般說話。衆人道：『原來真有這等事！』張委道：『莫管他就是神仙見坐著，這園少不得要的。』灣灣曲曲，轉到草堂前看時，果然話不虛傳。這花却也奇怪：見人來看，姿態愈艷，光采倍生，如對人笑的一般。

張委心中雖十分驚訝，那吞占念頭全然不改；看了一回，忽地又起一個惡念，對衆人道：「我們且去！」齊出了園門，衆人問道：「衙內如何不與他要園？」張委道：「我想得個好計在此，不消與他說得，這園明日就歸於我！」衆人道：「衙內有何妙策？」張委道：「見今貝州王則謀反，專行妖術，樞密府行文書，普天下軍州嚴禁左道，捕緝妖人。本府見出三千貫賞錢，募人出首。我明日就將落花上枝爲繇，教張霸到府，首他以妖術惑人。這個老兒熬刑不過，自然招承下獄。這園必定官賣。那時誰個敢買他的？少不得讓與我。還有三千貫賞錢哩！」衆人道：「衙內好計事不宜遲，就去打點起來。」當時即進城寫下首狀，次早教張霸到平江府出首。這張霸是張委手下第一出尖的人，衙門情熟，故此用他。

大尹正在緝訪妖人，聽說此事，合村男女都見了，不由不信，即差緝捕使臣，帶領幾個做公的，押張霸作眼，前去捕獲。張委將銀布置停當，讓張霸與緝捕使臣先行，自己與衆子弟隨後也來。緝捕使臣一徑到秋公園上，那老兒還道是看花的，不以爲意。衆人發一聲喊，趕上前一索捆翻。秋公喫這一嚇不小，問道：「老漢有何罪犯？望列位說個明白。」衆人口口聲聲罵

做妖人反賊，不繇分說擁出門來。鄰里看見，無不失驚，齊上前詢問。緝捕使臣道：「你們還要問麼！他所犯的事也不小，只怕連村上人都有分哩！」那些愚民，被這大話一寒，心中害怕，盡皆洋洋走開，惟恐累及。只有虞公單老，同幾個平日與秋公相厚的，遠遠跟來觀看。

且說張委，俟秋公去後，便與衆子弟來鎖園門，恐還有人在內，又檢點一遍，將門鎖上，隨後趕至府前緝捕使臣，已將秋公解進，跪在月臺上。見旁邊又跪著一人，却不認得是誰。那些獄卒，都得了張委銀子，已備下諸般刑具伺候。大尹喝道：「你是何處妖人，敢在此地方上將妖術煽惑百姓，有幾多黨羽，從實招來！」

秋公聞言，恰如黑暗中閃個火炮，正不知從何處起的，稟道：「小人家世住於長樂村中，並非別處妖人，也不曉得什麼妖術。」大尹道：「前日你用妖術，使落花上枝，還敢抵賴！」

秋公見說到花上，情知是張委的緣故，即將張委要占園打花，并仙女下降之事，細訴一遍。不想那大尹性是偏執的，那里肯信，乃笑道：「多少慕仙的修行至老，尚不能得遇神仙，豈

有因你哭花仙就肯來？既來了，也必定留個名兒，使人曉得，如何又不別而去？這樣話哄那個！不消說得，定然是個妖人！快夾起來！獄卒們齊聲答應，如狼虎一般，蜂擁上來，揪翻秋公，扯腿拽脚。剛要上刑，不想大尹忽然一個頭暈，險些兒跌下公座，自覺頭目森森，坐身不住，分付上了枷杻，發下獄中監禁，明日再審。

獄卒押著秋公一路哭泣出來，看見張委道：「張衙內，我與你前日無怨，往日無仇，如何下此毒手，害我性命？」張委也不答應，同了張霸和那一班惡少，轉身就走。虞公單老接著秋公，問知其細，乃道：「有這等冤枉的事！不打緊，明日同合村人具張連名保結，管你無事。」秋公哭道：「但願得如此便好！」獄卒喝道：「這死囚還不走，只管哭甚麼！」

秋公含著眼淚進獄，鄰里又尋些酒食，送至門上。那獄卒誰個拿與他喫，竟接來自去受用。到夜間將他上了囚床，就如活死人一般，手足不能少展，心中苦楚，想道：「不知那位神仙，救了這花，却又被那厮借此陷害。神仙阿！你若憐我秋先，亦來救拔性命，情願棄家入道！」

一頭正想，只見前日那仙女冉冉而至。秋公急叫道：「大仙救拔弟子秋先則個！」仙女

笑道：『汝欲脫離苦厄麼？』上前把手一指，那枷杻紛紛自落。秋先爬起來，向前叩頭道：『請問大仙姓氏？』仙女道：『吾乃瑤池王母座下司花女，憐汝惜花至誠，故令諸花返本，不意反資奸人讒口；然亦汝命中合有此災，明日當脫。張委損花害人，花神奏聞上帝，已奪其算，助惡黨羽，俱降天災。汝宜篤志修行，數年之後，吾當度汝。』秋先又叩首道：『請問上仙修行之道。』仙子道：『修仙徑路甚多，須認本源。汝原以惜花有功，今亦當以花成道。汝但餌百花，自能身輕飛舉。』遂教其服食之法。

秋先稽首叩謝起來，便不見了仙子；擡頭觀看，却在獄牆之上，以手招道：『汝亦上來，隨我出去。』秋先便向前攀援了一回，還只到得半牆，甚覺喫力；漸漸至頂，忽聽得下邊一棒鑼聲，喊道：『妖人走了！快拿下！』秋公心下驚慌，手酥脚軟，倒撞下來，撒然驚覺，元在囚床之上。想起夢中言語，歷歷分明，料必無事，心中稍寬。正是：

但存方寸無私曲，料得神明有主張。



且說張委見大尹已認做妖人，不勝歡喜，乃道：「這老兒許多清奇古怪，今夜且請在因床上受用一夜，讓這園兒與我們樂罷！」衆人都道：「前日還是那老兒之物，未曾盡興，今日是大爺的了，須要盡情款賞。」張委道：「言之有理。」遂一齊出城，教家人整備酒肴，徑至秋公園上，開門進去。那鄰里看見是張委，心下雖然不平，却又懼怕，誰敢多口？

且說張委同衆子弟走至草堂前，只見牡丹枝頭一朵不存，原如前日打下時一般，縱橫滿地。衆人都稱「奇怪。」張委道：「看起來這老賊果係有妖法的；不然，如何半日上，倏爾又變了？難道也是神仙打的？」有一個子弟道：「他曉得衙內要賞花，故意弄這法兒來羞我們。」張委道：「他便弄這法兒，我們就賞落花！」當下依原鋪設氈條，席地而坐，放開懷抱恣飲，也把兩瓶酒賞張霸，到一邊去喫。看看飲至日色西，俱有半酣之意，忽地起一陣大風。那風好利害：

善聚庭前草，能開水上萍。  
腥聞羣虎嘯，響合萬松聲。

那陣風，却把地下這些花朵吹得都直豎起來，眨眼間，俱變做一尺來長的女子。衆人大驚，齊叫道：『怪哉！』言還未畢，那些女子迎風一幌，盡已長大，一個個姿容美麗，衣服華艷，團團立做一大堆。衆人因見恁般標致，通看呆了。內中一個紅衣女子，却又說起話來道：『吾姊妹居此數十餘年，深蒙秋公珍重護惜，何意驀遭狂奴俗氣薰熾，毒手摧殘，復又誣陷秋公，謀吞此地！今仇在目前，吾姊妹曷不戮力擊之，上報知己之恩，下雪摧殘之恥，不亦可乎？』衆女郎齊聲道：『阿妹之言有理，須速下手，毋使潛遁。』說罷，一齊舉袖撲來。那袖似有數尺之長，如風旛亂飄，冷氣入骨，衆人齊叫『有鬼！』撇了家火，望外亂跑。彼此各不相顧，也有被石塊打脚的，也有被樹枝抓面的，也有跌而復起，起而復跌的，亂了多時，方纔收脚。點檢人數都在，單不見了張委張霸二人。

此時風已定了，天色已昏，這班子弟，各自回家，恰像檢得性命一般，抱頭鼠竄而去。家人們喘息定了，喚幾個生力莊客，點起火把，覆身去抓尋，直到園上，只聽得大梅樹下有呻吟之聲，舉火看時，却是張霸被梅根絆倒，跌破了頭，掙扎不起。莊客著兩個先扶張霸歸去。衆人周

圍走了一遍，但見靜悄悄的，萬籟無聲，牡丹棚下繁花如故，並無零落；草堂中杯盤狼籍，殘酒淋漓。衆人莫不吐舌稱奇，一面收拾家火，一面重複照看。這園子又不多大，三回五轉，毫無踪影，難道是大風吹去了？女鬼吃去了？正不知躲在那裏，延捱了一會，無可奈何，只索回去過夜，再作計較。

方欲出門，只見門外又有一夥人，提著行燈進來。不是別人，却是虞公，單老，聞知衆人遇鬼之事，又聞說不見了張委，在園上抓尋，不知是真是假，合着三鄰四舍，進園觀看，問明了衆莊客，方知此事果真。二老驚訝不已，教衆莊客，「且莫回去，老漢們同列位還去抓尋一遍。」衆人又細細照看了一回，正是興盡而歸，歎了口氣，齊出園門。二老道：「列位今晚不來了麼？」老漢們告過，要把園門落鎖。沒人看守得，也是我們鄰里的干係。」此時莊客們，「蛇無頭而不行」已不似先前聲勢了，答應道：「但憑，但憑。」

兩邊人待要散，只見一個莊客在東邊牆脚下，叫道：「大爺有了。」衆人蜂擁而前。莊客指道：「那槐枝上掛的，不是大爺的軟翅紗巾麼？」衆人道：「既有了巾幘，人也只在左近。」

沿牆照去，不多幾步，只叫得聲『苦也。』

原來東角轉灣處，有個糞窖，窖中一人，兩脚朝天，不歪不斜，剛剛倒種在內。莊客認得鞋襪衣服，正是張委，顧不得臭穢，只得上前打撈起來。虞單二老，暗暗念佛，和鄰舍們自回。衆莊客抬了張委，在湖邊洗淨。先有人報去莊上，合家大小，哭哭啼啼，準備棺衣入殮，不在話下。其夜張霸破頭傷重，五更時亦死。此乃作惡的見報。正是：

兩個兇人離世界，一雙惡鬼赴陰司。

次日，大尹病愈陞堂，正欲弔審秋公之事，只見公差稟道：『原告張霸，同家長張委，昨晚都死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大尹大驚，不信有此異事。須臾間，又見里老鄉民，共有百十人，連名具呈前事，訴說秋公平日惜花行善，並非妖人，張委設謀陷害，神道報應，前後事情，細細分剖。

大尹因昨日頭暈一事，亦疑其枉，到此心下豁然，還喜得不用刑，即於獄中弔出秋公，當堂釋放；又給印信告示，與他園門張掛，不許閒人侵損他花木。衆人叩謝出府。秋公向鄰里

作謝，一路同回。虞單二老，開了園門，同秋公進去。秋公見牡丹繁盛如初，傷感不已。衆人沽酒與秋公壓驚。秋公又答席，一連喫了數日酒席。

閒話休題。自此之後，秋公日餌百花，漸漸習慣，遂謝絕了煙火之物。所嚮果實錢鈔，悉皆布施；不數年間，髮日更黑，顏色轉如童子。

一日正值八月十五日，麗日常天，萬里無瑕。秋公正在花下趺坐，忽然祥風微拂，彩雲如蒸，空中音樂嘹亮，異香撲鼻，青鸞白鶴，盤旋翔舞，漸至庭前，雲中正立著司花女，兩邊幢幡寶蓋，仙女數人，各奏樂器。秋公看見，撲翻身便拜。司花女道：「秋先，汝功行圓滿，吾已奏聞上帝，有旨封汝爲護花使者，專管人間百花，令汝拔宅上升。但有愛花惜花的，加之以福；殘花毀花的，降之以災。」

秋公向空叩首謝恩訖，隨着衆仙登雲，草堂花木一齊冉冉升起，向南而去。虞公單老和那合村之人都看見的，一齊下拜，還見秋公在雲中舉手謝衆人，良久方沒。此地遂改名「升

仙里，』又謂之『百花村』云：

園公一片惜花心，得感仙姬下界臨。草木同升隨汝宅，淮南不用鍊黃金。

今古奇觀

第八回

灌園史晚逢仙女